

連城壁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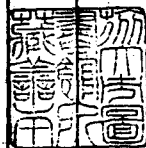
# 連城璧

下

〔清〕李漁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連城壁中集



覺世稗官編



睡鄉祭酒批許

寡婦設計贅新郎

衆美齊心奪才子

詞云

潘安貌無才也使佳人好佳人好若逢才女還須同調 ○才多加上容顏俏風流又值人年少人年少不愁天上花星不照

右調憶秦娥

這首詞乃說世間做風流子弟的才貌二字缺一不可有貌無才要老實又老實不得有才無貌要風流也風流不來要做養一等風流之人須要在賦生之初把這兩件東西放在天平上彈過然後併在一處合為一身方纔沒有欹陷之恨這兩件之中又要分個難易得的是貌難得的是才世間絕標致的男子一百個之中常有一兩個莫說富貴人家的兒子居移氣養移體自然生得嬌皮細肉俊雅可觀就是僮

僮僕厮養之輩和園小唱之流儘有面似潘安

同沈約令婦人女子見之不覺魂搖心蕩者正自不  
少只是這樣的男子容易使人動興也容易使人敗  
興看字他的容顏舉止正要打聽害相思及至想到  
他是何等之人所作不為的何等之事就不覺情興  
索然那場相思病就值不得去害他了天下極俊雅  
的才人一萬個之中選不出一兩個無論才貌兩件  
都有十分的使天下婦人見之個個願為之死即使  
易得之貌有了七分難得之才有了三分那些嬌才  
好色的婦人也就肯截長補短替他總笑起來一般



是個兩樣俱全十分並之的才子知書識字的佳人  
愛其才而願為之婦就是不通文墨的女子也慕其  
名而欲其名而欲得為夫所以才貌二字雖然並稱  
畢竟才字在貌字之前是說有了才貌二字雖然並稱  
有了貌可以不同其才也從古及今標致男子之中  
極着的只有兩個叫做潘安是晉朝人生得姿容既  
好神情亦佳同時的美男子甚多比並起來要算他  
第一一個常揆了彈子出遊竟像張仙下界那些少年  
女子一見了他個個都如顛如狂不惜廉賍竟到

街市之中你扯我曳，趕來所以世說新語上面載他這一段道：潘岳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過者莫不連手共索之。索者即扯曳之意也。連手共索者即你扯我曳之意也。潘安是個立名砥行的人，被這些放冶婦人纏擾，不遇恐怕生出物議來，竟不敢在街市上行。走有事出門，只得坐了車子，車上與地下有高低俯仰之分，又且行走得快，使地爬不上，野不踏，就可以平安無事了。誰想那此婦人究竟放他不過，就是爬不上，野不着，也要妙他一場打，也要打他幾下，犬

出衛玠  
廣奇名  
絕倫真  
才子之

家不約而同。預先買了車子，放在袖中。等他車子經過，就一齊拋擲出來，做個半愛半恨之愛。愛者愛他多才多貌，恨者恨他專情寡意。所以潘安擲第一事，至今流傳，以為風話柄。這個才子，雖然生得惹事，還虧他命根牢固，經得那些頑皮婦人擺佈得去。終日在車子縫中鑽來鑽去，不曾被人擲得死。另有一個，在車子的縫中鑽來鑽去，不曾被人擲得死。另有一個，可憐他活不多年，竟被天下之人看殺。這個風流話，

柄比擲菓之事更奇。那才子姓衛名玠，也是晉朝人。生得神清骨秀，體不勝衣，常坐白手車行於洛陽市上。使人看了，竟像是一塊白璧，雕洗出來的人物一般。就替他取個美號，叫做璧人。與他同時的也有許多美男子，如王澄、王濟、王玄，都有絕美的姿容。為時人所艷羨。及至見了衛玠，就把那幾個相形下來。當時的人有兩句批評道：「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衛玠被這兩句批評，許一個美號，傳播開去，莫說天下的婦人，一個個思量人，愛慕不知把沒秋沒數的相思。



害殺人家多少，女子就是男子裡面也沒有，一個不  
眷戀他。衛玠一日有事從豫章行，至下都路上的人  
聽見說衛璧人從，此經過那一個婦人不艷粧以待  
那一個男子，不拭目而觀，把那車子兩旁擠個沒縫，  
只當是幾千里的官塘大路，每邊築了一堵肉牆，待  
他的車子從，人氣之中，輦將過去，及至到了下都那  
下都的人，無論相知不相知，有舊沒有舊，都來拜訪，  
要借壁人一觀。若問他不在家，他今日去了，明日  
又來，直到見了，說住衛玠是個孱弱書生，那裡經得

這般勞碌不上幾時就被人看出病來竟以弱疾而死所以當時的人編句巧話出來叫做看殺衛玠這段事實也出在世說新語不是做小說的人編造出來這的兩個標致男子都是極有才思極有名望的丈人所以他的姿貌因其才而益重從來的風流才子畢竟要數他這兩個不然你子暇龍陽君的面孔儘有可觀為甚麼風流二字不歸與他提起這兩個名字反覺得可鄙而可賤者何也這等說起來才貌二字畢竟是分不開不得的只是這兩件東西造

物再不肯兼付與人不是使他少這件就是使他  
缺那件這不是造物的刻薄處正是造物的忠厚處  
若還兼付與人這個人就不能勾循規蹈矩守着自  
家的妻子終身定有許多風流罪過犯將出來不是  
授以善身之資反是予以喪德之實具了從古及今稱  
幾個才貌兼全的人能勾完名全節的若還有才有  
貌又能循規蹈矩不做妨倫背禮之事方纔叫做真  
正風流風者有閔風化之意流者可以流傳之意原  
是兩個正經字眼為甚麼不加在道學先生身上常

與這句个字眼  
切而且當所以  
來稱贊他如今

千古不  
易之論  
有功名  
教不淺

用在才人韻士身上，只因道學先生做來的事，板腐  
處多，活動處少，與風流的字義不甚相合，所以不敢  
加他才人韻士做出事來，如風之行如水之流，一毫  
沾滯也沒有，一毫痕迹也不着，又能不傷風化，可以  
流世<sub>傳</sub>上的人，不解字義，竟把偷香竊玉之事，做了風  
流二字的註脚，豈不可笑！方終所說的兩個古人都  
是有才有貌，又能循規矩，矩不做妨倫背禮之事的。  
如今再說個古以，後今人以前的標致，男子雖不取  
十分循規蹈矩，却不曾做出妨倫背禮之事來，與風



流二字不甚相合也。還不甚相離。說來做個消間的  
話柄。這個標致。男子姓呂名旭。表字茂生。是明朝弘  
治年間人。祖籍原是福建。因父親呂春陽在揚州小  
東門外開個雜貨舖子。做起家業來。就不回福建。竟  
在揚州地方娶了妻室。從來女色出在揚州。男色出  
在福建。這兩件土產。是天下聞名的。呂春陽少年時  
節。原是個絕標致的。擺揚耍的那位。妻子又是個極  
美。蕭的。瘦馬。俗語四句道得好。

低銅鑄低錢

好土燒好瓦

要<sub>ハ</sub>生<sub>ニ</sub>上<sub>一</sub>相<sub>ヲ</sub>驛<sub>テ</sub>

先<sub>ツ</sub>棟<sub>ハ</sub>好<sub>ク</sub>驢<sub>マ</sub>

律<sub>レ</sub>常<sub>レ</sub>人<sub>ノ</sub>家<sub>ニ</sub>只<sub>ニ</sub>消<sub>ス</sub>一<sub>ノ</sub>個<sub>ヲ</sub>標<sub>テ</sub>致<sub>シ</sub>妻<sub>ヲ</sub>子<sub>ヲ</sub>就<sub>テ</sub>生<sub>レ</sub>得<sub>ル</sub>好<sub>ク</sub>兒<sub>ヲ</sub>好<sub>ク</sub>女<sub>ヲ</sub>出<sub>ス</sub>  
來<sub>レ</sub>何<sub>レ</sub>况<sub>レ</sub>他<sub>ノ</sub>這<sub>ノ</sub>一<sub>ノ</sub>底<sub>ニ</sub>一<sub>ノ</sub>盪<sub>ニ</sub>都<sub>レ</sub>是<sub>ス</sub>絕<sub>レ</sub>精<sub>ノ</sub>的<sub>ノ</sub>印<sub>子</sub>印<sub>子</sub>印<sub>子</sub>出<sub>レ</sub>來<sub>ル</sub>的<sub>ノ</sub>  
花<sub>ノ</sub>樣<sub>ノ</sub>豈<sub>レ</sub>有<sub>ラ</sub>不<sub>レ</sub>齊<sub>ニ</sub>整<sub>ス</sub>的<sub>ノ</sub>呂<sub>ノ</sub>哉<sub>ノ</sub>生<sub>レ</sub>未<sub>レ</sub>曾<sub>レ</sub>蓄<sub>ス</sub>髮<sub>ニ</sub>之<sub>ノ</sub>時<sub>ニ</sub>竟<sub>レ</sub>像<sub>ス</sub>個<sub>ノ</sub>  
衫<sub>ノ</sub>圓<sub>ノ</sub>捏<sub>レ</sub>就<sub>ス</sub>的<sub>ノ</sub>孩<sub>子</sub>子<sub>ノ</sub>隨<sub>テ</sub>你<sub>ノ</sub>甚<sub>ニ</sub>麼<sub>ノ</sub>婦<sub>人</sub>人<sub>ノ</sub>沒<sub>レ</sub>有<sub>ル</sub>他<sub>ノ</sub>那<sub>ノ</sub>種<sub>ノ</sub>白<sub>ノ</sub>法<sub>ノ</sub>  
性<sub>子</sub>子<sub>ノ</sub>又<sub>レ</sub>聰<sub>レ</sub>明<sub>ノ</sub>口<sub>ノ</sub>齒<sub>ノ</sub>又<sub>レ</sub>伶<sub>レ</sub>俐<sub>ノ</sub>走<sub>レ</sub>出<sub>ス</sub>去<sub>ル</sub>上<sub>ニ</sub>學<sub>ス</sub>那<sub>ノ</sub>些<sub>ノ</sub>路<sub>ノ</sub>上<sub>ノ</sub>人<sub>ノ</sub>  
家<sub>ノ</sub>的<sub>ノ</sub>婦<sub>人</sub>女<sub>ノ</sub>無<sub>レ</sub>論<sub>ス</sub>先<sub>ノ</sub>少<sub>ノ</sub>都<sub>レ</sub>要<sub>ス</sub>扯<sub>テ</sub>進<sub>ス</sub>去<sub>ル</sub>頑<sub>ニ</sub>要<sub>ス</sub>心<sub>ノ</sub>上<sub>ニ</sub>愛<sub>ス</sub>他<sub>ノ</sub>不<sub>レ</sub>  
過<sub>レ</sub>又<sub>レ</sub>因<sub>テ</sub>他<sub>ノ</sub>年<sub>ノ</sub>紀<sub>ノ</sub>幼<sub>小</sub>小<sub>ノ</sub>再<sub>レ</sub>不<sub>レ</sub>稱<sub>ス</sub>名<sub>ノ</sub>道<sub>ノ</sub>姓<sub>ノ</sub>只<sub>レ</sub>以<sub>テ</sub>心<sub>ノ</sub>肝<sub>ノ</sub>兒<sub>子</sub>子<sub>ノ</sub>  
呼<sub>レ</sub>之<sub>ヲ</sub>撲<sub>テ</sub>在<sub>ニ</sub>懷<sub>中</sub>中<sub>ノ</sub>撲<sub>テ</sub>了<sub>ル</sub>又<sub>レ</sub>撲<sub>テ</sub>叫<sub>テ</sub>了<sub>ル</sub>又<sub>レ</sub>叫<sub>テ</sub>及<sub>テ</sub>至<sub>テ</sub>叫<sub>テ</sub>熟<sub>テ</sub>了<sub>ル</sub>口<sub>ノ</sub>

樓憤了手等他到頭髮披肩情實將開的時節依舊  
扯進去頑要有幾個不識廝的撲他幾撲也要他  
回撲幾撲叫他幾聲也要他回叫幾聲又以摩疼擦  
癢為名竟要他渾身摸索起來把個不曾出幼的孩  
子未及十三歲就弄得無不知無般不曉看官你  
說這等一個惹事的孩子遇着那許多作孽的婦人  
人如此地步比乾柴烈火更甚一倍自然要做出事  
來弄壞為人的根脚這個正人君子就做不成了誰  
想呂哉生的命好當此萬難擺脫之時看一個救命

的見人替他，臨崖勒馬，還不至於墮落火坑。使後來  
翻身不得他這一位恩人，不是別個，就是一位割蒙的  
先生全虧他教誨得嚴拘束得緊，所以留得這條性命。  
命到後來還做個好人。如今世上的父母不知教子  
之法，只說蒙館先生是可以將就得，造次相近  
也不加選擇，直到開筆行文之後，用着經館先生方  
纔去求籤問卜，訪問眾人，然後開筮下榻，不知道破  
子從師就如病人服藥，空心吃下去的，方纔有知到  
用過飲食之後，就有靈丹吃下去也與五臟六腑隔



着一層不能勾粘脾胃了。開寺徒的那位先生就是得病之初空心吃的一服，凡散吃得着也是這一服吃不着也是這一服。投了個方正的先生那孩子後來自然會方正投了個苟且的先生那孩子後來畢竟要苟且不信。但看寫字的筆法若還開手把筆的先生是個會寫指書的教來的學生個會寫楷書就是寫得不好也到底有些端莊之意決不至于連行帶草若還開手把筆的先生是個善寫草字的教來的學生個會寫草字即使寫不到底也究竟

帶些龍蛇之体，再不能勾一點一畫。即此一事，就是教方，即方教圓，即圓的証據了。所以發蒙的先生，比經館先生更有關係，不可不嚴。如選擇呂春陽的兒子，只目這位蒙師從，得着所以至於失身，教他寫字，字讀書，還不十分嚴厲，獨有進退出入之間，管得十分嚴緊，放他回去吃飯，不~~能~~的教人，踴躍他若還來，遲一~~刻~~就要盤問到底，稍有差錯之處，不是罰跪就要記打。不打則已，一打定，要打得皮破血流，所以呂我生往來之際，不敢十分~~說~~那些作孽的婦人正。

不敢替他開筆  
馮專寫他一位  
在錯者他講書  
作也

要留他頑耍。他想到先生身上就不覺毛骨悚然。洒  
脫袖子就跑了去。故此保得童子原身。不至于十  
分破壞。那位蒙師把他教到十二歲上。見他聰明日  
進。文理日深。就對官春陽道。你這位冷郎如今大有  
進益。可謂青出于藍。不我這樣。先生只好督他。訓蒙  
後。束方有出息。只一件。你令郎的容貌生得太儉  
整了。恐有不積德的男子。不正氣的婦人。要有相他  
須要獨請一位。西席。閑在家中。讀書方終保得他成  
器。不然功名二字。或者騙得。到字品折二字。只怕保

不到頭也。呂春陽雖是個市井之人，也還有些志氣。況且少年時節，也曾吃過男子的苦，也曾受過婦人的虧，怎麼肯把這掌上之珠與人去，而讓孩兒就依了蒙師的話，獨請一位老成先生，閉在家中，朝攻夜習，半步也不放出門。一來是他壽長，二來是他命好。這位經館先生，也與蒙師一樣，專在行止上做工夫。把讀書作文之事，都做了第二義。幸說舉人進士是前世修的，正人君子是今世學的。今世的正人君子，就是來世的舉人進士，可見一一生的行止，關了兩世。

的功名富貴。要做舉人進士者。豈可不于此加嚴。每到朔望之日。教他把太上感應篇。朗頌一遍。然後看書作文。說到色慾之事。就把奸淫的報應。奪曲誠論他。總是見他五官四肢。都是些詐造之具。他就不去惹事。宜有事。來惹他。故此下藥。于未病之先。使他取法。平上。僅得平中之意。早我生的書館。通迤於內室之中。他的知識又多。凡家中之人。一舉一動。都滿他。不過一日。有個老僕的毒子。與個少年。官味在僻靜之處。解帶寬衣。正要做些。購人的肉。當被呂成生。淨面

面撞着呵叱了一頓，回到書房，餘怒未靖，還有些怒  
髮冲冠之意。先生問他的原故，他就把僮婢相好的  
話說一遍，要轉去告訴父親，求他正個家法。先生問  
問道：「那個少年管家想是沒有專室的麼？」先生道：「  
若是沒有專室，也還情有可原。他自己的老婆還好，  
似別人的心上偏不中意，要睡別人的老婆，所以可  
恨。先生道：「既然如此，不消你管閒事。他睡人的妻子，  
自然會把妻子還人，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婦。這兩  
句古語，是鐵板鑄定的，隨你甚麼好漢，再逃這兩句。」

不過你若不信再留心伺察他只怕你令尊的家  
法沒有這般處得他痛快呂戎生聽了這些話只說  
是尋常因果之言那裡字字不差人人都有驗誰想過  
不多時又看見一個婦人與一個男子在暗室之中  
如此如此呂戎生看不明白還只說是一對舊人回  
前日的陣勢被人衝散不曾上得戰場所以今日復  
來打救呂戎生見他在雲中之時要差去拿他恐怕  
近于誤本就去喚那老僕來叫他自己捉奸那個老  
僕也只說是自己的妻子心止憤恨不過拿了一條

繩索情之立到卧榻之前把這一男一女連頭連頸  
捆在一處使他叫喊不出又夾了一個管家把他抬  
到中堂聽憑家主發落呂成生父子叫人解開一看  
誰想那個婦人不是老僕的妻子却是前日好夫的  
老婆那個男子前日的奸夫是一名新進之僕却好  
却好是個無妻無室情有可原之人正在審問之時  
那個少年管家聽見妻子被人淫污豎到跟前不消  
家主動手自家揪住老婆打個不數又與奸夫扭做  
一團爭與他拚命呂成生道你不消發極這分明是



天理昭張一報還你一報我前日辱處你之時先生  
念兩句古語勸我說道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婦我  
還只說是套話誰想一字不差你前日奸淫別人的  
妻子是我親眼見的今日你的妻子被人奸淫也  
是我親眼見的剛纔含着那兩句古語只是不該這  
等應驗得快可見奸淫之事果然是做不得的呂春  
陽見兒子的話得中聽心上十分歡喜倒把這一  
對男女當做兒子的恩人不是他番警告如何知道  
通奸淫有報就不施鞭朴已把說話誠一番從輕口

發落過了，却說呂戎生見過這番報應，就把那兩句古語寫來，貼在面屏，以便出入之間，不時驚省見了。那些無耻婦人，平日引誘他的，就像虎狼一般，頭也不抬，急之的走過，惟恐急出事來，要把妻子還責他。自從驚醒之後，不但行止分明，一事不為，連學業也大進起來。但凡人人家，子孫長進，讀得書，與讀不得，不得書，全看情實。初開的那幾年，是還情實，一開終日，想着色慾之事，就要與書本為讐，已不得開了。他好去尋花問柳，這個舉人進士，就有教分，做不成。

了。若還情實既開，有得色慾之事，也不過如此。除了  
妻妾之外，不想去窺伺別人，就要與書本為緣。沒有  
分心之處，這個舉人進士就有幾分做得成。呂氏  
生見過那番報應，知道別人的妻子是好淫不得的。  
要做風流才子，只好多娶幾房。姐喜隨敘東邊，暗到  
西邊，既不損於聲名，又無傷于陰德。何等不妙。要想  
姐妾衆多，除非中了科甲，終要得像意，不然就掃了  
些銀子，娶來那些姐妾，也是勉強相從，不覺得十分  
遂意見了。富貴之人，未免要羨他。這個風流才子，

依舊做得沒興，所以盡心竭力，只想讀書，一毫不去外務。他的學業，豈有不進之理？十四歲出來赴考，縣尊就取他。第一揚州的人見他不是本處籍貫，就欺起冒籍來，寫了知舉，各處粘貼，要等府試院試之日，一齊攻打，不容他進場。呂春陽只有這個兒子，怎肯把性命去換功名？就丟了揚州，不考竟領他回故鄉，復還本籍。俗道：『得好是個老虎，到處吃肉。』呂發生生在揚州地方，考了案首，回到福建，也不曾考個舉。二由縣而府，而道，處々都是他領批，早於生進士。

監生ハ録ミ  
官人ノカテヲ  
買フ

株ヲ買メル  
英ノ商官ヲ流  
寓的顯官  
云

任奉憲雖然。是父母之邦。怎奈聲音不對。與親友說  
話。定要個通事之人。覺得十分不便。就父親面議。不  
不如援例。做了監生。移到南京居住。一來聲音相近。  
便于交游。二來監中科舉。又容易。中者。陽就依着兒  
着兒子替他納了。南監連家小搬到南京。呂氏生入  
監之後。沒有一次考試。不在前列。未及一兩年。就做  
了下極分的貢士。有個流寓的顯官。見呂氏生氣。度非  
凡。又考得。起就要把女兒招他。呂春陽住在異鄉。正  
要攀結。一門高親。好做靠壁。豈有不允之理。就把兒

貌

子送上顯官之門，做了貴人之婿，誰想這一對夫妻，正合着古語二句：

保錦娶巧婦

美男得醜妻

呂武生的容貌，竟像個絕美的婦人，那位小姐的形狀，反像個極醜的甲子。又麻又暈，又且痴蠢。呂武生一見，羞氣死，悔又悔不得，就只得只得勉強。娶了，就尋個僻靜處，到外面去讀書。只說這段姻緣，是終身改正不得的了。誰想他到底命好，不上一二年，那位小姐就染病而死。呂武生脫得這個

雉星惟恐離了東施又要過着媼姆再不敢輕易續  
發終日孤眠獨宿直到父母雙亡丁娘起復之後方  
終出去擇配怎奈他自己的姿色生得太美了那裡  
尋得着對頭擇去只是不中自己嫌賤不過遇田租  
思想良家女子是見戲不得的只好到漳隆楚館標  
嫖妓婦還十分損傷陰險彼時各院之中名妓甚  
多看見呂先生的容貌竟是仙子一般又且才名藉  
甚那一個不愛慕他聞得他在院中走動有幾個聲  
價最高不大留客的婦人也為他妾節起來都艷粧

盛飾立<sub>レ</sub>在<sub>二</sub>門前<sub>一</sub>候<sub>レ</sub>經<sub>レ</sub>過<sub>一</sub>見<sub>レ</sub>了<sub>二</sub>面<sub>一</sub>定要<sub>レ</sub>留<sub>レ</sub>進<sub>レ</sub>去<sub>二</sub>盤桓<sub>一</sub>  
種<sub>一</sub>一番<sub>レ</sub>呂<sub>レ</sub>我<sub>レ</sub>生<sub>レ</sub>眼<sub>レ</sub>力<sub>レ</sub>最<sub>レ</sub>高<sub>一</sub>一<sub>レ</sub>百<sub>レ</sub>個<sub>一</sub>之<sub>レ</sub>中<sub>一</sub>沒<sub>レ</sub>有<sub>一</sub>一<sub>レ</sub>兩<sub>レ</sub>個<sub>一</sub>  
中<sub>レ</sub>意<sub>レ</sub>大<sub>レ</sub>率<sub>レ</sub>寡<sub>レ</sub>門<sub>一</sub>聞<sub>レ</sub>得<sub>レ</sub>多<sub>レ</sub>實<sub>レ</sub>事<sub>一</sub>做<sub>レ</sub>得<sub>レ</sub>少<sub>レ</sub>起<sub>レ</sub>先<sub>レ</sub>是<sub>レ</sub>呂<sub>レ</sub>我<sub>レ</sub>生<sub>レ</sub>  
去<sub>レ</sub>嫖<sub>レ</sub>婦<sub>レ</sub>女<sub>一</sub>誰<sub>レ</sub>想<sub>レ</sub>嫖<sub>レ</sub>到<sub>レ</sub>後<sub>レ</sub>來<sub>レ</sub>竟<sub>レ</sub>做<sub>レ</sub>出<sub>レ</sub>一<sub>レ</sub>樁<sub>レ</sub>反<sub>レ</sub>事<sub>一</sub>男<sub>レ</sub>子<sub>一</sub>不<sub>レ</sub>  
去<sub>レ</sub>嫖<sub>レ</sub>婦<sub>レ</sub>人<sub>一</sub>婦<sub>レ</sub>人<sub>一</sub>例<sub>レ</sub>來<sub>レ</sub>嫖<sub>レ</sub>男<sub>レ</sub>子<sub>一</sub>要<sub>レ</sub>宿<sub>レ</sub>呂<sub>レ</sub>我<sub>レ</sub>生<sub>レ</sub>一<sub>レ</sub>夜<sub>レ</sub>那<sub>レ</sub>個<sub>一</sub>  
妓<sub>レ</sub>女<sub>一</sub>定<sub>レ</sub>費<sub>レ</sub>十<sub>レ</sub>數<sub>レ</sub>兩<sub>一</sub>嫖<sub>レ</sub>錢<sub>レ</sub>還<sub>レ</sub>有<sub>レ</sub>携<sub>レ</sub>來<sub>レ</sub>的<sub>レ</sub>東<sub>レ</sub>道<sub>一</sub>在<sub>レ</sub>外<sub>レ</sub>甚<sub>レ</sub>至<sub>一</sub>  
有<sub>レ</sub>出<sub>レ</sub>了<sub>レ</sub>嫖<sub>レ</sub>錢<sub>レ</sub>陪<sub>レ</sub>東<sub>レ</sub>道<sub>レ</sub>呂<sub>レ</sub>我<sub>レ</sub>生<sub>レ</sub>託<sub>レ</sub>故<sub>レ</sub>推<sub>レ</sub>辭<sub>レ</sub>不<sub>レ</sub>肯<sub>レ</sub>留<sub>レ</sub>宿<sub>一</sub>  
只<sub>レ</sub>聞<sub>レ</sub>得<sub>レ</sub>一<sub>レ</sub>次<sub>レ</sub>寡<sub>レ</sub>門<sub>一</sub>做<sub>レ</sub>了<sub>レ</sub>個<sub>レ</sub>乘<sub>レ</sub>興<sub>レ</sub>而<sub>レ</sub>來<sub>レ</sub>盡<sub>レ</sub>興<sub>レ</sub>而<sub>レ</sub>返<sub>レ</sub>的<sub>レ</sub>也<sub>一</sub>  
不<sub>レ</sub>知<sub>レ</sub>多<sub>レ</sub>少<sub>一</sub>這<sub>レ</sub>是<sub>レ</sub>甚<sub>レ</sub>麼<sub>レ</sub>原<sub>レ</sub>故<sub>一</sub>只<sub>レ</sub>因<sub>レ</sub>呂<sub>レ</sub>我<sub>レ</sub>生<sub>レ</sub>風<sub>レ</sub>流<sub>レ</sub>之<sub>レ</sub>名<sub>レ</sub>播<sub>一</sub>



於段這沒有一毫不知道他竟把的取舍定了。妓  
婦的優劣，但是呂叔生嘗學過的，就稱他為名妓。門  
前的車馬漸多，會多起來，都說呂叔生自己，身上何  
等溫柔，何等香膩，不單第一等婦人，怎肯容他粘皮  
靠肉，所以一經品題，便成佳士。若還呂叔生不曾識  
面，或是見過一兩次，不去親近他的，任你名高六院，  
品重一時，平素的聲價，也會低微起來。都說呂叔生  
不賞鑒他，畢竟有些古怪，不是風姿久好，就是情意  
未佳，不然第一等婦人與第一等男子，怎肯當面錯

過這叫做伯樂失顧，即成駑馬。那婦人嫖男子的規矩，不是有心做出來的，只目呂莪生嫖妓之時，被那些尋常婦人扯曳，不過竟不敢在院中走動，有幾個能書善畫，稍通文墨的，呂莪生不忍絕他，許他常來就教。誰想就教之端，一開這兩扇大門，就閉閉不住。那些好名的姊妹，那一個不來物色他？又怕呂莪生開戶不納，損了自己的聲名，都預先央了分上討了薦書替自己，先容過了。然後來載酒問奇，呂莪生却不得情面，只得勉強應承，若還走到面前，看見是作

不喜的

養不得的就只好吃幾杯酒說幾句話假託一播事  
故送他起身若還是作養得的定要留宿一晚消了  
那頭分上那婦人到臨行之際都有幾兩參價贈他  
為償精神腎之費雖不叫做嫖金其實與嫖金無異  
此婦人嫖男子之名所由來也呂哉生受了參價沒  
有別樣回禮只做一首無題之詩或寫在扇頭或  
是題在帕上做個投瓊報李之意詩後不落姓字只  
用一方小小圖書是紅顏知己四個字她生亦不喜  
務名凡作詩文都不肯落款也不去刊刻所以姓名

不傳這是他生性如此不獨特故婦為然古人有兩  
句名言合着他的心事常寫來貼在面前道

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壽一杯酒

彼時名妓雖多內中只有三個是呂氏生許河之人

竟與三房姬妾一般許他瀚流當夕一個叫做沈留

雲一個叫做朱艷雪一個叫許仙儔這三個妓女原

不叫這三個名字只曰呂氏生相與之初曾做幾首

詩詞贈他詩詞之中有這幾個新鮮字眼那妓女堂

他不過就取來做了名喚呂氏生之見重于婦人水

率類此他贈沈留雲的是一首絕句其詩云

緩々霓裳澹欲飛

人間若個許相依

袁主愛作巫山夢

留住行雲不故歸

這三個之中態度要算他第一輕飄無着竟像要飛去的一般所以這等替他贈朱艷雪的是一首小令名為風入松其詞云

十年留意訪婁媿今日始逢仙梅花帳裡借

鴛夢問許品柳媚花妍氣似幽蘭韻神疑

秋水消○醒來疑在雪中眠瑩質最堪憐

善于贊  
嘆

又怪人間無艷雪，多應是玉映霞夫焉。得良宵，不但百年長，卧花前。

這三個之中，肌膚要算他第一白，到極處又從白裡透出紅來，所以這等贊他，贈許仙傳的是一隻曲子名為黃鶯兒，其詞云：

處々惹人愁，最閑情是兩眸。等閒一轉教人瘦，腰肢恁柔肌香恁稠。凡夫端的難消受，與卿謀人間天上，一個許相傳。

這三個之中，眉眼風情要算他第一強，到極處又能

同船人達理  
風一處二同  
云  
走不九ニタト云

騷而不淫，畢竟要擇人而與。所以這等贊他這三個名姬，起先不甚相合，自與呂戣生相與之，後就同船合命起來，竟像嫡親姊妹一般，一毫無妬心，也沒有都拚了大錢財物，結識呂戣生。呂戣生的身子被這三個大老官，城卒包定了，就一個嫖客也不接，終日守着。他這三個姊妹漸有起權柄來，竟成了品足之勢。大家立定主意，要嫁呂戣生，不顧他情願，不情願把這三首情詩當做鐵券一般，繫着的，藏了。若還不久，就要執此為憑，和他做呂戣生，心上也要垂納。

三人只目正室未娶不好把妓女為妻要待續絃之後然後收納他這三個姊妹也許他先娶正妻自己隨後來做小只怕娶了個娼婦回來不容呂莸生做主負了從前之約竟要自己替他擇配不容呂莸生私自議婚連聘金也不要他出都是自己包管到底好使新來之人感激他不忍與他為難他三個身邊都有千金積蓄又是自己做主沒有轉母的所以敢作敢為把呂莸生拿住了做呂莸生又怕說來的親事未必中意畢竟要揀個將就的方纔下聘怎肯要



個美貌婦人來奪自家的寵，故此口便應承他，依舊  
央了媒人在外面訪擇。誰想這三個姊妹却是一片  
好心，都說尋常的女子不但配他，不來就與自己三  
個也搭配不上。况再自己三個又不是過路的媒人  
走得開的，萬一新婦不中意，恨起媒人來，以後相從  
的事就不穩了。所以盡心竭力要尋個絕世佳人，為  
市恩之計，有個姓喬的寡婦，止生一女，頗有才名。又  
會寫字作画，與這三個姊妹神交已久，只是不曾見  
面。這一日三個姊妹以拜訪同社為名，去看喬小姐。

見他生得奇嬌異媚，又且賢慧絕倫，就問他母親道：「聞得令愛小姐，還不曾許人家，不知要選個甚麼女婿，喬審婦道別樣，都可以不論，只有才貌二字是少不得的。」這三個姊妹道：「如今現有一個才子，容貌是當今第一，若選法外方巾，與小姐立在一處，只怕辦不出那個是男，那個是女，不知肯許他麼？」喬審婦道：「是那一家？」這三個姊妹就把呂成生說去。喬審婦一向留心擇婿，男子裡面畧有幾分才貌的，都在他肚裡，豈有閉閣之中，家該戶頂的才子，反不知道之理？」

就滿口應承沒有一個含糊字。眼高小姐聞之自然  
喜出望外。惟恐錯了機會，竟不肯顧惜廉耻，又扯到  
背後叮囑一番。這三個姊妹就對高小姐道：「他與  
我們三個都有終身之約。小姐進門之後，要留著三  
個坐位。等我們的喬小姐也滿口應承，不作一毫難  
色。這三個姊妹見了家，竟了，不怕男家不克，就便宜  
行事起來，竟把下聘的裏宜與過門的日子都與喬  
寡婦當面訂過。然後去知會呂執事。呂執生一來不

肯見信。二來自己也相冲。一個正要選期納采。那裡肯依允。他只說婚姻大事。不是草草得的。且待我從容占卦。這三個姊妹到背後去商議道。若還要他自出聘禮。就不好。聽他做事。如今聘禮是我們出。要他做個現成新郎。不是甚麼好事。竟替他做成了。到娶親之日。投他上場。不怕他走上天去。若還新人不好。還怕他到臨期。埋怨有這等一個絕世佳人。不知不覺。抬到面前。却像天上掉下來的。一般。也不是甚麼苦事。料想不肯推他出門。大家商議定了。竟把呂執

生的名字寫了啓，備下禮物，齊整的送聘過門。呂執生只當在賭博之中，那裡知道一心去做那一頭。那頭親事不是男子相中，婦人是婦人看上男子生個巧計出來，說他成事的那女子姓曹名婉淑，住在園子監前，是個少婦，年紀雖過二八，却有絕世的姿容。又且長于筆墨。呂執生入監攻書時，常在門首經過。曹婉淑之居，牆原像阜文廟名之守，不曾想起。高牌坊的看見這個美貌相，如走來志。

去那點琴心，不消人去挑得，自然會動彈起來。思想這樣，男子怎麼好不嫁他？就着人訪問姓名，還只說是有孝、事室的人，只要做得他的阿嬌，就住他第二間，拿屋也是甘心的。不想又是久曠之夫，與自家這個，然女正好湊成一對，就去央人說親。那個說親的媒婆，是知道呂氏生的，就把三個姑女占定了他。要教資擇配，不務呂氏生做主的話，說了一遍，誰想雷姨、淑這頭親事，還不曾提起，教就預先吃起酒來，把眉頭蹙了，蹙蹙想出一個主意，對媒婆道：「改然如此，這

頭親事不是上門去說得的了。須要在別處候他。就  
是遇見之時。也不要把這頭親事。發然說起。須要如  
此如此。這般這般。然後說到。我身上。他方諛肯做。一  
有應承之意。就領他來相親。無論成不成。都有媒錢。  
謝你媒婆。答應了去。果然依計而行。去在太學門前。  
見呂成生。走過問他。跟隨的人道。這位郎君。莫非就  
是呂相公麼。跟隨的人道。正是。你問他怎的。媒婆道。  
道日院裡。三位姑娘。央我尋一頭親事。說是娶與  
呂相公的。如今有了一頭。正打點去說。故此要認。

日後好來領賞。呂莪生聽見就回轉頭來對他道：「只怕所說的親事未必中意。」媒婆道：「他出的題目是極容易的，有甚麼不中意？」呂莪生道：「他出甚麼題目與你媒婆道？」他說：「只要二三分姿色的，若還十分標致，就不要了。這樣女子怕尋不出。」呂莪生聽了這一句，正合着自己的疑心，就發起色來。道：「原來如此。這等你不要理他。若有十分姿色的，你便來講，就是九分九厘，我也不做。不要在帶了精神。」媒婆道：「相公若要好的，莫說十分，就是二十分的，也有。只是那三位，却



娘立定了主意，只怕你拗他。不過呂彥生道：「他又不是我的親人，那裡有得與他做主？媒婆道：「既然如此，眼面前就有一個，何不去相一相？」呂彥生道：「住在那裡？」媒婆道：「曹家就在這裡。」面呂彥生往常去過，看見這分人家有個絕色的女子，只說是有丈夫的，所以不想去。如今聽了這一句，就不覺高興起來，盤問他的來歷。媒婆把少年喪妻，更將要改醮的話說了一遍。呂彥生歡喜不了，就叫媒婆進去，知會自己。隨後去相親，只見曹婉淑淡粧素服，風致嫣然，沒有

一毫脂香粉氣媒婆要替他噴弄淫素不但淨身肌  
休憑他相驗連那三寸金蓮也替他高聲擊鼓併那  
一捻腰肢都把手去抱過要見他細得可憐又取出  
筆硯詩箋叫呂我生出題面試呂我生先賦一絕要  
他依韻和來其詩云

自是瓊花種

還須着意栽

今宵歸別業

先築避風堂

曹奴淑不做思索死提起筆來和一首在後面道

有意惱春色

還須獨拂我

此乃揚州  
詩集卷之五  
不徒  
卷之五  
揚州  
詩集

靈和官邸標

豈屑垂章臺

呂戎生見了十分嘆服謝家咏雪之才不過如此口  
只怪他醋意太重知道是娣婆告訴他的就一味模  
糊積賣不說他所以然的妙處當面就定了婚議只  
等選期下聘擇日完姻曹娥淑恐怕那三個姑女與  
他相處在先嫁去之後一時不能杜絕定有教場氣  
和要想居重馭輕又且以靜待動就叫娣婆傳話說  
自家願有積蓄儘勾膳養終身不過為無人婦妾要  
招個男做主須是男子棄了家堂過來就他自已

不肯扶贊往嫁呂武生也慮做親之日那三個姊妹  
必來賠室肚裡思量正要尋個避秦之地不想他這  
句話巧中機謀就欣然應允青婉淑要贖弄家私不  
但聘禮不要他出鋪陳也不要他辦連梅他上門的  
子也是自家的索性賠錢到底不要他破費半文使  
那三個妓婦知道說呂武生的身子只當賣與他的  
一般不好走來爭論呂武生的身子也是賣與婦人  
贖的就是自己倒做新人坐了花轎子嫁到他家  
去也不是甚麼奇事就滿口應承神了詩箋而去却

說那三個姊妹，定了喬小姐，正要替他擇吉完姻，不想聽見風聲，知道呂氏生瞞着自己，做成了一頭親事，心下十分驚恐，起先還在疑信之間。一日呂氏生脫下衣服，這三個姊妹拿去漿洗，忽然在袖子裡取出了一幅詩箋，展開一看，竟是婦人與男子親口訂婚之詞。大家就動了公憤，要與呂氏生為難。說前面一首是他親筆，後面一首分明是婦人雲霞裏，他不願與我們並處，要他拒絕我們，獨要他一人之意。這個淫婦，還不肯進門，就這般成親以後的克。

景不問而可知。不知此時若不阻他，明白娶了回來，如何了得。正要打點出兵，內中有個知事的道：「他的親事既然做成了，我們定做冤家科，想沒有退親之理。」不如且藏在胸中，隱而不發，使他不防備我。大家用心去打聽，看他聘的是那一家，揀的是那一日，要在何處成親。大家搜索枯腸，想個計數出來，與那不賢之婦鬪一鬪。聰明顯一顯本事，且看那個的手段高強。如今這兩頭親事都翻悔不得的了。為今之計，計只有搶先的一着，倘若預先弄得他成親，等喬小姐

新  
占了坐位，就是娶了他，也與我們一樣做，不比他強到那裡去。若選正事不做去，討那口上的便宜，再一他使起性來，斷然不寬我們，做全那位高小姐，叫他如何着落。難道好娶在我們家，裡與他一同接，容不成，那兩個道，極說得是，就一味撒慢，不惜銀子，各處求人，伺察他，却說呂氏生還，定吉日，叫媒婆知會，過了日，已度日如年，盼不到那個日子，一心要見親人，犯這三個舊文，當了饑家，敵國恨，不得早離一刻，也是好的。及至到了成親之日，脫去舊衣，換了新

怪絕

服坐在家中只等轎子來接那三個姊妹自從聞信之後大家跟這呂戎生一刻也不離惟恐他要背夫逃走及至到了這一日不知甚麼原故反寬宏大量起來只留一個沒氣性的與他做伴那兩個淫養不足的反飄然去了呂戎生與他坐了一會只見轎子來到門前就只說朋友相格要拂袖而去那個姊妹也並不稽查憑他上轎呂戎生出了大門就放下這頭心事一心想着做親不管東西北隨那兩個轎夫夫抬着徑走及至抬進大門走出轎子把光景一看



誰想不是前目的所在。另是一分人家疑心起來。來問轎夫道：「這是那裡為甚麼不到曹家去把我抬到這邊來？」轎夫道：「曹家娘子說他那所房子是前夫物故的所在，不十分吉利，要另在一處成親。這座房子也是他自己的，請相公先來等候他的轎子。隨後就到了呂氏生，見他說得道理，就不十分疑惑，獨自一個坐了一會，忽然聽見鼓樂之聲，從遠而近，漸響到前。呂氏生心上又有些疑惑起來，思量孀婦再醮，沒有吹打出門之理，況且又不是別人要他，難道自

已叫了吹手，迎着自己去嫁人不成。及至新婦出了轎子，走到面前見他一般，戴了方巾，穿了團襖，與霞妝出嫁無異。新人面上，更有珠簾蓋着的。呂荻生看不分明，未知是與不是，只得隨了攬相的口，拜就拜，叫興就興，行成親的大禮，同入綉房之中。又對坐坐一會，然後替他除去巾，把面容仔細一看，就大驚大怪起來。原來這個新婦，並非曹娥，另是一位絕色的佳人。年紀只好二八，丰姿綽約，態度翩躚，大有仙子臨凡之意。呂荻生不解其故，正要開口問他。

山陰道  
中取見  
有此續  
結在此  
奇傳

不想綉榻之後，另有一間暗房，門環响了一下，閃出兩  
兩個女子，却像有些面善的一般。心要走，去識認不  
想房門外，又有一個女子，喊叫進來，捏了拳頭，要替  
這新郎打喜種，怪異之事，教呂荻生應接不暇。原  
來這三位女子，不是別人，就是呂荻生的警家敵團  
替他硬主婚姐，強做好事的人。那位新婦，就是喬小  
姐。只因呂荻生做事不審，把曹娥淑釵他為夫，連轄  
子不教他，催要迎接上門的話，告訴了朋友，朋友替  
他漏洩出來，被這三個有心人打聽得明白，故

初集

之女陳

平智巧

故阿

之

多人也

此預先賃下一所房屋，定了一乘轎子，一乘去娶喬小姐，只說是呂武生的一乘去，接呂武生，只說是曹婉淑的都把大塊銀子買，騙了轎夫，叫他不要漏洩。把這一對佳人才子，騙在一處，硬逼他成親。一來遂了自己的意，二來報了妬婦，叫做一舉兩得。呂武生，生看了新人，正在驚疑之際，又被這三個姊妹，從兩處夾攻進來，弄得進退無門，不知從那裡說起。那三個姊妹道：「這一位小姐，是我姊妹三個要來奉送的，容貌雖不甚佳，還將就有得過別樣的文字，雖做

毒甚巧

更毒更巧

不來像你袖子裡面緊藏着的那樣，歪詩也還做  
得出幾首。只有一件，不中式。你是喜歡骨董的人，偏  
是破碎家伙，用得着新鮮物件，是不要的。所以立  
定主意，要娶寒婦，績紵不使我們知道。這位小姐是  
一件，~~新~~新的玩器，不曾有人賞鑒過的。恐怕你這骨  
董新即不大十分中意。古語道：得好衣，不穿新。何由  
得舊來？你不要憎嫌，留在身邊自己用，舊了罷。呂氏  
生被。他這些巧話說得滿面羞慚，半句也答應不出。  
只好賠着笑臉，自家認个不覺。那三个姊妹還有許

多言說要發洩出來見他羞得可憐也就不忍再說  
五個人坐在一處吃了合觀的酒席這三個姊妹不  
但把他送歸錦幕杖上牙床連那噴香的被窩都替  
他撒好了方纔去睡呂氏生這一夜本是來尋己放  
之花不想適着未開之露喬小姐那種香艷又是生  
平不曾受用過的這番得意的光景那裡形容得出  
只是想到曹婉淑身上未免有些不安還想今晚就  
了這一頭明日去補那一頭做個二羞兼收終是他  
的心事誰想那三個姊妹自他成親之後就把裡外

的門戶重々鎖死一個閑人也不放進來一毫信息  
 也不放出去大家伴住下他要待一年兩年之後打  
 聽青婉淑別嫁了人方纔容他出去却說青婉淑那  
 一日打發轎子出門自家脫去素服改了艷粧只等  
 新郎一到就完親事不想新郎並不見面抬了一乘  
 空轎回來說呂相公不在家中到朋友家吃酒去  
 了只有一封書札與一件東西是他出門的時節留  
 在家中家中人遞出來的青婉淑聰了這句話氣得  
 渾身冰冷心上思量道不信有這等異事揀了好時

好月約他來做親，誰想親不來做，反去吃酒。來雞道那「一席酒是皇帝的御宴」不成，此時氣便氣惱，便惱還有些原辭他畢章有意外之事，再不得已，又之情決，不草為吃酒。這書定是寫來告限的，要我另棟好日，也不可及。至拆開一看，誰想那封書札例不是告限，是寫來退親的。書裡面的意思大概是說：「不親親之事，非丈夫所為，自己還有薄產，足以聊生，不屑靠婦人養活。」又有幾句陰諷的話，說他丈夫飲骨未冷，還談再守幾年，即使熱不過也只談出云。



嫁人沒有坐產格，夫之理，死者的陰靈未必不在。故  
土萬一成親之夜，忽然出現起來。這一夜的枕席之  
歡，就不能勾終局了。故此深謀熟慮，不便相從。特地  
寫書來回絕他，叫他另選。才郎別圖，佳會書上的話  
說得，有文有理，不像這等直致。又說相許一場，忽然  
謝絕，也覺得雅。以為情特寄小物一件，叫他不時佩  
用。只當自己相隨。書尾後面又夾着半幅詩箋，就是  
那日相親之時，曹娥叔和他的親筆寄去自己那一  
首。送來返壁，一來取信于他，二來要示決絕婚媾之

急曹婉淑見了。竟像幾十瓢冷水。從頭上澆將下來。激得渾身亂神。又像發擺子的一般。身上冷一陣熱一陣。思量天地之間。竟有這等刻毒的男子。既說新寡之人。不該就嫁為甚麼。豈未相我。既然相中了我。又當面定下婚議。豈有反悔的道理。你既不要。當初就該直說。難道你立意要我過去。我難道好卸你不成。為甚麼許了人。竟騙人家的轎子上門。使遠近的人都知道了。忽然變卦。叫我這張面皮。放在那裡。就指這呂發生的名字。咒罵了一場。又自

己悲切，哭個不了。那說親的媒婆立在旁邊，替他思想道：他既然謝絕婚姻，就不該拿東西來送你。既有東西送來，可見還有着戀之意，何不取出來看。這件甚麼東西？曹婉淑道：也說得是，就把帶回之物取到面前，與他回看。原來那件東西是有綿紙封着的，約有二寸多闊，七寸多長。又且有綾角，却像是个扇匣一般。曹婉淑道：把扇子或者另有詩詩寫在上面，也不可。誰想拆開一看，扇匣倒是个扇匣，只是匣中之物非扇，非詩，出人意料之外。你說

是什甚麼東西有西江月一首為証

俗號景東人事雅稱角氏先生鋤強扶弱

有聲名慣受善男央青○常伴嬌然取能

醫癢摩疼保全王潔與水清夜何曾孤

月

曹婉淑見了羞得滿面通紅沒有存身之地連那  
鬟使翠都替他慚愧起來笑得一聲就急急的走了  
開去那媒婆道他把這件東西送在還有個情孤恤  
寡之意或者身子被人纏住不得過來先央這位先

生替他代職。政相還要來娶你，也不可。待我明日  
走去問他，但看是甚麼原故。常婉淑這一夜心事不  
往，難以獨宿。把媒婆留在家中，作了一夜。第二日  
起來，就央他去見呂致生，討個悔親的來歷。只見媒  
婆去了兩日，不見回音。直到第三日，走來問他。就理  
他說：呂致生並不見面。連自己的家人也不知他。去  
詢，只說他在妓婦家中。及至走去打探，連那三個妓  
婦也不知那裡去了。常婉淑道：「這等說起來，那一個  
男子與三個婦人畢竟同在一處，只要訪得着婦人。」

恥

出子通老李致作伴  
共志勉吾李志漢  
李下孤苦爾語記  
有先兒女老丁太李  
御覽數良有夫文  
老丁個今尋人  
抄子以紙書之懸  
音狀老丁

警

就曉得男子的下落了。還央你去打聽那聽那娼婆  
又去訪問幾日不見一毫踪影。只得尋過一處却說  
青娥淑守寡不堅。做出這椿詭事。隣近的人那一個  
不耻笑他。內中有個惡少。假捏他的姓名。做一張尋  
人的帖子。各處粘貼。取來道：

立。青娥淑。今日自不小心。失去新郎。一  
个名喚呂分生。頭戴黑氈巾。身穿玄色襖。脚踏  
大紅鞋。腰間並無財物。止有相親絕句一首。忽  
于警婚之日。未及到門。即被奸人拐去。屢次訪

尋不知下落此係急切要用之人斷不容久  
區如有四方君子知風報信者愿謝白銀三十  
兩收留送出者愿謝黃金五十兩決不食言請  
揭招子為証

那點招子的人原是一片歹意一來看庄曹婉淑要  
想娶他二來妬忌呂氏生要娶他使兩邊知道怕  
人談論不好再結婚她做个蚌相持漁翁得利的好  
意思不想機緣交巧反意反成了好意果然從招子  
裡面尋出人來本處地方地方有个院頭的女待詔

敵，四娘極會按摩修養，又替婦人梳得好頭，常在院  
子裡走動，呂氏生黑那三個姊妹，都是他服事慣的。  
雖然聞在幽室之中，依舊少他不得。敵四娘竟做了  
入幕之賓，是人都防備，獨不防備他。一日從街上走  
過，看見這張招子，只說果然是他。點的就動了射利  
之心，揭帖一張，竟到曹家去報信。說呂氏生現在一  
處要待贖錢到子，終說地方曹家淋正要尋人，竟把  
假招子認做真的，就取三十兩銀子交付與他。然後  
問他隱藏的來歷，敵四娘把三個姊妹婦，聘定高小。



見他不先預先，賃下席屋，僱了轎子，假說書家去接騙他入屋成親的話，有頭腦說了一遍，曹娥淑聰了，才總知道那封書札與那件東西都是這三個奴婢瞞着呂大出弄來取笑他，筋的上恨不過咬牙恨意，很罵了一場，還不曾知道地方就一面叫了轎子，一面分付了鬟奴僕要點齊人馬一齊出，叫啟四娘領了去，征勦那些劫賊，啟四娘道：「這等說起來，倒是我報的，不是了呂相公與那三個姊妹都是我極好的主顧，難道為你這幾兩銀子，叫我斷了生意不

戚况且你是個少年寡婦，到姑婦家中與他爭論起來，知道的說他拐你的丈夫，不知道的只說你爭他的孤老。這名聲不大十分好聽，兩下爭論不決，畢竟要投人講理。你是一張嘴，他是三張嘴。你做寡婦的人，要惜體面，他做姑婦的人，不怕羞耻。甚麼話講不出，甚麼事做不來。況且你那個丈夫，又是不曾實受的那一個廢事的人，肯在他肚皮上面扯來還你。這播有輸沒贏的事，勸你不做也罷。曹姨淑八面威風，被他這些言語說得垂首喪氣，想了一會，又對

他道你說的話雖是有理，難道我相定的丈夫被他冒名拐了去，不但自家受用還拿去做人情。既嫌他入之慨，又嫌自己之脾，寫那樣交薄的書來羞辱我。這等的冤讐，難道不報就肯罷休不成？你既不二報，肯領我去須要個計較出來成就我這樁親事。我除了賞錢之外，還要重賞謝你。敝四娘想了一會，甲覆他道：若要成親，只調停一法，尋個兩邊相熟的，人在裡面講，和你也不要自專，他也不要想獨得把兒子放出來。大家公用，這還說得有理。曹婉淑道：兩邊

相熟莫過于你。這等就央你去調停，教他早些放出  
來，不要耽擱了。日後來不好，張放四娘道：「這口  
介和事，老人倒是做得來的，只怕講成之後，大小次  
序之間有些難定。請問你的意思，還是要做大，要做  
小。書婉淑道：「自然是做大。豈有做小之理。」「四娘道：「  
這等說起來，成親之事，今生不能苟了。只好約到來  
世罷。莫說喬小姐是个處女，又是明增正娶過來的，  
自然不肯做小。就是那三个姊妹，一來與他相處在  
先，一來又以恩義相結，不費他一毫氣力，不破他一

文錢鈔娶个美貌佳人與他也可謂根深蒂固穩動  
不得的。如今羞肯聽人調處將就搭你一分也是  
个天大的人情公道不去的了。你還想自己做大把  
他做起小来麼。如成親的那一日被你先搶進門做  
了夫婦他如今要押我進来自己做了正室逼你做  
第二三房你情愿不情愿。曹娥淑見他說得有理也  
就不好強辯。思想這樣男人斷一捨他不得為才子  
而受屈還強如嫁倍子而求申口便不肯轉移還說  
做小的事斷成不得只是說話的氣概漸和軟下。

來不像，以爲激烈。殷四娘未來之先，知道這頭親事，  
樂來，像是完聚的原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故此芝  
來報信，先弄些實錢到手，再生個方法，成就他好弄  
他的謝禮。如今見他性氣漸平，知道這樁事是調停  
得來的了，就逐項與他。漸漸做第一房，是多少做第  
二房，是多少，就不能夠第一房。二房，只要做得成親，半  
了第四五把交椅，也要弄個平等謝儀，直等曹娥淑  
心上許了討個笑，而不吝的充累，做了票約，方纔肯  
去調停，却說呂氏生做親之後，雖則新婚燕尔，樂事

道

有加當不得一個書字橫在胸中，使他睹婉容而不  
樂見，淋女子增悲，既不能勾脫身出去，與他成就婚  
姻，又不能勾通个消息與他說明心事，終日思量，除  
了女特詔之外，再沒有第二個一日，殷四娘進來，跪  
頭，呂氏生等衆人不在面前，就把心腹的話與他說  
了，一遍要託他傳書與東殷四娘，正要調停此事，就  
犯雷婉淋，貼了招子，各處尋他，自己走報信，雷婉淋  
淋又託他調停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呂氏生道：「我  
正要如此，已不得弄在一處者，得苦樂不均，怎奈勢

搭

不由己，倒是新來的人，還有一線開恩之意，不得那  
那三個冤家，恨他入骨，提也，不容提起，這搭事，怎麼  
調處得來？殷四娘道：「只要費些心血，有甚麼調處不  
來？」呂氏生見他，有擔當之意，就再三求告，要他生个  
妙計出來也。許他說成之後，重相謝。殷四娘也與  
他討過謝儀，弄了第二張票約到方，終與他畫策  
想了一會，就對呂氏生道：「若要講和，須要等這三個  
冤家倒來求我，方纔說得成。還我去，求他，不但  
不聽，反要疑心。若果把我當做奸細，連傳消息之事，

我



都做不得了。呂氏生道：他如今自誇得計好，不顧個  
怎麼倒肯來求你。殷四娘道：不難，我自自有駕馭之法。  
這三個婦人肚裡又有智課，身邊又有積蓄，真是天  
不怕地不怕，沒有法子處他。只把他心上最愛的人，  
人丟處他，一處把牠心上最怕的事丟嚇他，一嚇終  
可以逼得上場。呂氏生道：他心上最愛的人是那下  
個心上最怕的事是那，一橋般四娘道：他們最愛的  
人就是你。只目你的才貌是當今第一，把三付心  
腸死在你一個，人身上千方百計要隨你終身。你若

言假相  
思赫婦  
人是漢  
出家事  
但不嫌  
取思之

肯把个死字嚇他：自然害怕起來，要救你的性命，自然件：依從了。呂氏生道說，便說得有理，只是沒有个尋死之法。難道一个男子漢大丈夫好去投河上吊不成？殷四娘搖頭道：「消這等激烈，金要做得及，婉轉你從今以後對了這些婦人，只是不言不語，長嗟短嘆，做个心事不足的光景，做了幾日，就要捱起病來，或說頭昏腦暈，或說腹痛心疼，終日不茶不飯，口裡只說要死，他們三四个自然會慌張起來，到那時節，我自引他上路之法，決不使你弄假成真，只

人而蘇  
拓思所  
思之人  
却是風  
流貴體

要你做作得好，不可露出馬脚來。呂欽生聽了這些話，贊服不已。與他商議定了，就依計而行。果然先作愁容，後粧病態，粧作了幾日，竟像有鬼神相助起來。把些傷風咳嗽的小症，替他粧點病容，好等人着急。的一般，身上發寒發熱，口裡叫疼叫苦。把那幾個婦人弄得日不敢食，夜不敢眠，終日替他求籤問卜。那些算命打卦的人都說：他雖生在命方，吉多凶。若要消災除非，見喜須要尋些好事，把維星沖一沖，方纔得。好，不然還要沉重起來，保不得平安無事。及至延

匡下昆ニヨク  
アツク九ノナ  
項真ト云

醫調治那醫生診過了脉都說是七情所感病入膏肓非藥石所能醫治須要問他自已所思念者何人所圖謀者何事一面替他醫心一面替他醫病內外交攻方能取效若還只醫病体不醫心事料想不能霍然只好捱些日子看官你說那些醫生術士為甚麼這等靈驗從假病之中看出真脉息來要曉得是般由娘的原故預先分付了他叫他如此如此所以字一頂真沒有一句不著那三个姊妹各自分生得病之後就知道他這場灾悔是我們弄出來的

冲喜  
冲喜  
冲喜  
冲喜  
冲喜

不消醫生、脈術士、談星。他這幾個撒謊使者，已是預先明白的了。如今聽了這些話，句句都說着自己，就有些反躬罪己，要犯醋製的飲疔，替他醫起心病來，又當不得一位高小姐，在旁邊攔撥，叫把曹婉淑迎接過來，替他冲喜。省得雜星不退，一月重似一日。到後，面懊悔不來，大家高議，要弄个心腹之人，到曹家去說合。恰好殷四娘走到面前，就把心上的話對他說了。一遍，殷四娘隨口答應，只當不知。還問曹家住在那裡，如今嫁了不曾，就作不曾嫁。恐怕知道

新郎病重，自己是傷弓之鳥，未必肯嫁个垂死之人。再<sub>レ</sub>做一番<sub>レ</sub>番<sub>レ</sub>幕<sub>レ</sub>婦<sub>レ</sub>說<sub>レ</sub>便<sub>レ</sub>去<sub>レ</sub>說<sub>レ</sub>，只怕這頭親事不能<sub>レ</sub>苟<sub>レ</sub>就。成<sub>レ</sub>那<sub>レ</sub>三個<sub>レ</sub>姊妹<sub>レ</sub>怕<sub>レ</sub>他<sub>レ</sub>不肯<sub>レ</sub>用<sub>レ</sub>命<sub>レ</sub>，大家<sub>レ</sub>許<sub>レ</sub>了<sub>レ</sub>一分<sub>レ</sub>公<sub>レ</sub>禮<sub>レ</sub>。待<sub>レ</sub>事成<sub>レ</sub>之後<sub>レ</sub>，與<sub>レ</sub>他<sub>レ</sub>耐<sub>レ</sub>勞<sub>レ</sub>，殷<sub>レ</sub>四<sub>レ</sub>娘<sub>レ</sub>弄<sub>レ</sub>了<sub>レ</sub>第三<sub>レ</sub>個<sub>レ</sub>票<sub>レ</sub>約<sub>レ</sub>到<sub>レ</sub>手<sub>レ</sub>，方<sub>レ</sub>終<sub>レ</sub>出<sub>レ</sub>門<sub>レ</sub>，出<sub>レ</sub>門<sub>レ</sub>之後<sub>レ</sub>，並<sub>レ</sub>不<sub>レ</sub>曾<sub>レ</sub>到<sub>レ</sub>曹<sub>レ</sub>家<sub>レ</sub>去<sub>レ</sub>，只<sub>レ</sub>在<sub>レ</sub>外<sub>レ</sub>面<sub>レ</sub>走<sub>レ</sub>了<sub>レ</sub>一<sub>レ</sub>轉<sub>レ</sub>，坐<sub>レ</sub>了<sub>レ</sub>一<sub>レ</sub>會<sub>レ</sub>，就<sub>レ</sub>進<sub>レ</sub>來<sub>レ</sub>，回<sub>レ</sub>復<sub>レ</sub>他<sub>レ</sub>喬<sub>レ</sub>小<sub>レ</sub>姐<sub>レ</sub>與<sub>レ</sub>三個<sub>レ</sub>姊妹<sub>レ</sub>問<sub>レ</sub>他<sub>レ</sub>親<sub>レ</sub>事<sub>レ</sub>何<sub>レ</sub>如<sub>レ</sub>，殷<sub>レ</sub>四<sub>レ</sub>娘<sub>レ</sub>捏<sub>レ</sub>了<sub>レ</sub>手<sub>レ</sub>，道<sub>レ</sub>不<sub>レ</sub>要<sub>レ</sub>他<sub>レ</sub>說<sub>レ</sub>，呂<sub>レ</sub>相<sub>レ</sub>公<sub>レ</sub>是<sub>レ</sub>個<sub>レ</sub>薄<sub>レ</sub>幸<sub>レ</sub>之<sub>レ</sub>人<sub>レ</sub>，當<sub>レ</sub>初<sub>レ</sub>相<sub>レ</sub>中<sub>レ</sub>了<sub>レ</sub>他<sub>レ</sub>，約<sub>レ</sub>定<sub>レ</sub>日<sub>レ</sub>子<sub>レ</sub>過<sub>レ</sub>去<sub>レ</sub>，招<sub>レ</sub>親<sub>レ</sub>及<sub>レ</sub>至<sub>レ</sub>，驕<sub>レ</sub>子<sub>レ</sub>上<sub>レ</sub>門<sub>レ</sub>，忽<sub>レ</sub>然<sub>レ</sub>變<sub>レ</sub>起<sub>レ</sub>卦<sub>レ</sub>來<sub>レ</sub>，使<sub>レ</sub>他<sub>レ</sub>放<sub>レ</sub>人<sub>レ</sub>。

○  
曰方身逐青  
及我我走過  
夫...  
公生...他△

不得這也罷了。又不該使心用計。寫一封刺薄不過  
的書札去。諷他送一件村俗不過的東西去。戲弄  
他。心上憤恨不了。做寡婦的人。又好出頭露面。  
同他講話。只好謙之干神。請了幾分紙馬。終日燒香  
禮拜。定要咒死了他。就拍掌大笑起來。說天地神明  
這樣靈感。又去添香禱告。許了一副備羊。只求呂相  
公死一日。他早還一日。的愿心。看了這樣光景。想他  
不肯結親。所以這稿心事。開不得口。那三个姊妹。聽  
了這些話。一發懊悔起來。只說。胃子的病。果然是他

咒出來的恨不得自己上門認个，不是寧可咒死自己，不要冤殺男人。從來鬼神之事，尊為婦人而設。沒有一个婦人不信邪說。所般四娘這番說話，更來及得巧喬小姐通達等說起來，病人一日不死，他那張毒口是一日不住的。你說這孫一个病人，那裡還咒得起。不如把真情實話對般四娘講罷。等他過去說个明白，一來止住那張毒口，省得替病人加罪；二來自己認个不是，等他回心轉意好過來，冲喜那三个姊妹，一來要救病人，二來知道橋事情，瞞不到。



底就把託名寫書的話說了一遍又怕殷四娘直說  
出來曹娥淋要遷怒于他未必不丟了病人咒害怕  
已叫殷四娘善詞說詞說只推那封書札與那件東西  
呂相公與他們三四個都不知情想是外面的人冒  
他名字寫來破親的這等說去方纔不礙本面殷四  
娘道既然如此還可以調停等我再說一說說又到  
外面走了一轉坐了一會進來回覆他道這頭啣姐  
如今有些成意了只有三件事要你們做你們未必  
肯依衆人道那三件事殷四娘道第一件他要做大

要你們做小第一件要你們人隨着病人過去就他人  
不肯來就你第二件說你們三位不該做這圈套拐  
騙他的丈夫進門之日都要負罪請罪這三件裡面  
若有一件不依他家可一世守寡決不嫁與人做  
小還受你們的輕薄衆人聽了這些話都要起色來  
說寧可拚了病人等他不死這二件事是斷不依  
的。由娘道他這等對我說我也這等對你說。明曉  
得是做不來的說了這一句起身就立喬小姐見這  
三個姊妹性子不好弄出這事來恐怕他執意太

過把殷四娘放走了，沒人替他收拾，就把他留到房中，再三叮囑道：「那邊雖是這等說，還要仗你調停，難道他說一句就依他，一句不成，或者三件之中依了一件，也就全他的体面了。」殷四娘道：「你的意思要依他那一件？」喬小姐道：「只有請罪的一掃，還可以依得那兩件事，都是講不去的。」殷四娘道：「我看他的意思，三件之中極重的做大事，不依就依了小事，也是講不來。」的據我看起來，他們三個是妓女出身，又不曾明婚正娶，就認些下賤，做了妾，二三席也不叫做有

圓通心  
隔ナリニ  
心融通ニ  
ナリ不詳

屈只有你一位是个良家處子，做了偏房，覺得不象。  
奔面當不得那邊一个典這邊三个都不肯圓通，叫  
我也不好做主。喬小姐道：我的意思也是這等說，要  
他們三个吃些小葷，好扶持病人。再活幾歲，只是這  
白碍口的話，我不好說得。還求你行个方便，把那邊  
一个與這邊三个都宛轉勸諭一番，還勸諭得來，來  
使我做得正室。我除了公禮之外，還要私自謝你。般  
四娘見他說到此處，方纔踴躍起來，只當席面張票  
約，又弄到手。除此之外，再沒有別樣生發了。就依着

他的話走出房門先把那三個姊妹、轉、勸了  
一項說請罪一事喬小姐方終許過了不必再說只  
有大小二字最難調停據我說起來喬小姐的奉面  
攬你你們三位是斷了受屈不得的只有你們三位  
還可以圓通除非把喬小姐做大你們三位做小把  
新來的那一個夾在裡面使他不大不小介乎喜喜  
之間這還有些道理喬小姐是你們的人他若做大  
就與你們做大一般還有甚麼不願意只怕那邊一  
介來必肯依至於成親之處他又不肯來你們又不

肯去。難道把一個男子，一切做兩塊不成？又有個妙法，在此兩處地方，都不見用。另尋一所房子，大家拍在一處，只當會親的一般，何等不妙？那三個姊妹聽了這些話，都快活起來，說他至公至正，沒有一毫偏處。只要那邊肯了，我們一一依從，就是般由娘到了此時，知道這些強的人，都心服了。料想沒有更翻，方終去見青婉，淋把自家的神機妙算，細細誇張了一番。又把那一位小姐與三個姊妹，起先如何強橫，後來如何軟弱，都是他的回天之力，少不得手舞足蹈說說。

个盡情曹媿淋見他前次的話來得凶狠連增明之  
事還有些疑慮只要說得成親就做臨了一个也豈  
情愿的了如今不但增明成就還徹然做了二香馬  
手諸妓之上有甚麼不歡喜就做然許了託他早尋  
房屋以便成親還怕衆人要賄賂他第二張交椅積  
又奪了去就不等事成預先付出謝禮只當下約定  
錢使他不好移場殷四娘看見大勢已成恐怕衆人  
到了一處大家和好起來說出兩相情愿的話這个  
和事佬人就不越但無功反有過了棺材出日之後去

討靴歌郎錢那裏還得清楚所以兩邊終日催促要  
想完姐殷四娘故意你難只是姪姪直等那三  
主謝儀陸續收完了方終與他成事這五位佳人个  
个要賣弄家私你不肯住我的房我不肯住的屋又  
大家爭買君停求為地主又是殷四娘調停叫他各  
出二百金湊成一千兩房價買了一所絕大的花園  
未幾畫檻暖閣涼亭無所不有擇了吉日一个才子  
五位佳人合來住在一處莫說呂氏生的病症原是  
假的即使患病是真到了這個時候也會痊可起來



△呂嘉生婦人  
養居ルニハ  
夫カク人ニ氣ヲ  
分クテ文字ヲ  
猪ニ入ル

起先吃的是四物湯，如今上一味改做五積散，已  
有甚麼不徒脾胃那五位佳人，這先是林火及至  
相見之後，就合着俗語，一句要好打場官司，大家合  
力同心，把水火變成膠漆，真是手足不重，骨肉相同。  
呂氏生插了五卷，也就心滿意足，不想再遇佳人，終  
日埋頭讀書，要替婦人爭氣。後來舉科中了兩榜，由  
縣令起家，做到憲副之職，從來標教男人，像這般結  
果的甚好，他只目善聽長者之言，不為才貌所誤，故  
有這等的收成。若不虧那兩位先生替他臨崖勒馬，

莫說功名不保富貴難期連這五位佳人也不能勾  
必得入即得使得強也不勾他他賞賞誰誰要要一一副副身  
家性命命做做利利錢錢也

--	--	--	--	--	--	--	--	--	--

連城壁西集

覺世裨官編



贈知祭酒批評

喫新醋正室蒙冤

續舊歡家堂和事

詞云

蘆菜瓶カサ翻カサ莫救カサ葡萄架カサ倒カサ難支カサ欄內カサ烽烟何日  
結カサ報云死カサ後カサ班カサ師カサ欲使カサ婦人カサ不カサ如カサ除カサ非カサ慳カサ盡カサ男  
兒カサ醋有カサ新陳カサ二種カサ其間カサ酸味カサ同カサ之陳醋カサ止カサ聞カサ毒  
如カサ尋カサ近カサ來カサ幸カサ反カサ先カサ施カサ新醋カサ更加カサ有味カサ唇邊カサ啞カサ盡

胭脂

這首詞名為何漏子，單說婦人吃醋，一事人只曉得醋乃妬之別名，不知這兩箇字也。還有些分辯妬字，後才貌起見是男來，女人通用得的醋字，後色慾起見婦人用滿着，男子用不着的。雖然這兩個名自同是不相容的，意思究竟咀嚼起來，妬是箇歪字眼，醋是件好東西。當初古人命名，一定有個意思，開門七件事，醋是少不得的。婦人主中饋，凡物都要先嘗吃醋，是他本等，怎麼比做爭鋒奪寵之事，要曉得爭。

鋒爭得好奪寵奪得富也。就如調和飲食一般醋用得  
得不多不火，那吃的人就但覺其美而不覺其酸了。  
若還不當爭而爭，不當奪而奪，只顧自己，不管別人，  
就如性喜吃醋的婦人，安排飲食，只像自己的心不  
管別人的口。常用鹽醬的都用了醋，那吃的人自然  
但覺其酸而不覺其美了。可見吃醋二字不必盡是  
妬忌之名，不過說他酸的意思。就如秀才慳吝人叫  
他酸子的，一般究竟婦人家這種醋意原是少，不得  
的當。醋不醋謂之失調，要醋沒醋謂之口淡，怎叫做

當醋不醋譬如那個男子是姬妾象的外遇多的若  
有箇會吃醋的妻子鉗束住了還不至於縱欲亡身  
若還見着不見聞若不聞一味要做女漢高詒達大  
度就像飲食之中有油膩而無薑鹽多甘甜而少酸  
辣吃了必致傷人豈不叫做失調怎叫做要醋沒醋  
譬如富貴人家珠翠成行釵環作隊若有個會吃醋  
的妻子夾在中間愈加覺得津津有味若還聽我自  
去由我自來不過像個家鴉母迎商奉客譬如飲食  
之中但知魚肉之腥羶不覺珍饈之貴重滋味甚是

平常豈不叫做口淡，只是這件東西原是拿來和作料的，不是拿來壞作料的。譬如藥中的飲子姜，只好用三片棗，只好用一枚，若用多了，把藥味都奪了去，不但無益，而反有損。那服藥的人自然容不得。後來婦人吃醋的事，戲文小說上都已做盡。那裡還有一椿剩下來，的只是戲文小說上的婦人都是吃的陳醋。新醋還不曾開壇，就從我這一回吃起。陳醋是大吃，小的新醋是小吃，大的做天的醋，小還有幾分該當就酸也酸得有理。況且他說的話，丈夫未必



心服或者還有幾次醋不着的惟有做小的人倒轉  
來醋大那種滋味酸到箇沒理的去處所以更覺難  
當況且丈夫心上愛的是小厭的是大他不醋就罷  
一醋就要醋着了區區眼睛看見一個耳稟聽見一  
箇眼睛看見的是浙江人不好言其姓氏丈夫因正  
妻無子四十歲上娶了一個美妻這妻極有內才又  
會生子進門之後每年受一次胎只是小產的多生  
得出的少他又酷制丈夫使他不與正妻同宿一  
日正妻五旬壽誕丈夫稟命於他說大生日比不得

小生且不好教他守空房。我權過去宿一晚。這叫做  
百年難遇歲朝春。此後不以爲例。就是了。其妻妻平  
臉來道：「你去就是了。何須對我說得他這句話。是煞  
氣的声音。原要激他中止的。誰想丈夫要去的。心恍  
就是明白禁止。尚且要矯詔而行。何況得了這個。似  
溫不嚴的旨意。那裡還肯認做假話。調過頭去。竟走  
其毒。還要啗他轉來。不想纔走進房。就把門窗緊閉。  
同上牙床大做生日去了。十年割絕的夫妻。一旦湊  
做一處。在妻子着了不消。說是久旱逢甘雨。在丈夫

看了也只當是他鄉遇故知識於中而形於外自然  
有許多轍响做出來了其妻在門外聽見竟當做一  
樁怪事不說他的丈夫被我占來十年反說我的丈  
夫被他奪去一夜要勉強熬到天明與丈夫廝鬧一  
來十年不曾獨宿捱不過長夜如年一來又怕做大  
的趁這一夜工夫把十年含忍的話在枕邊發洩出  
來使丈夫與他離心離德想到這個地步真是立刻  
難容要叫又不好叫得就生出一箇法子走到廚下  
點一盞燈拿一把草跑到猪圈屋裡放起火來好等

丈夫睡不寧寧起來救火他的初意只說豬圈屋裡  
沒有甚麼東西拚了這間茨房子做個火攻之計只  
要嚇得丈夫起來救滅了火依舊扯到他房裡睡就  
得計了不想水火無情放得起燒不息一夜直燒到  
天明不但自己一分人家化為灰燼連四鄰八舍的  
屋宇都變為瓦礫之場次日大夫拷打了鬻說為甚  
麼夜頭夜晚點燈到豬圈裡去只見許多鬻衆口  
一詞都說昨夜不曾進豬圈只看見二娘立在木娘  
門口悄悄聽了一會後來慌忙急走進廚房一

隻手拿了燈，一隻手抱了菓，走到後面去。不多一會，就火着起來。不知甚麼原故，丈夫聽了這些話，總曉得是奸棍婦人做出來的。好事後來鄰舍知道人，切齒要寫公呈，出首丈夫，不好意思，只得私下擺佈殺了。這一個是區區目擊的，乃崇禎元年之事耳。聞的那一箇是萬曆初年的人，丈夫叫做韓一卿，是個大富長者，在南京淮清門外居住。正妻楊氏，偏房陳氏，楊氏嫁來時，節原是個絕孀致的女子，只因到二十歲外，忽地染了瘋疾，如花似玉的面龐，忽然臃腫。

一個美貌佳人變做瘋皮癩子，丈夫看見竟要害起  
來，只得另娶了一房，就是陳氏他，又親是個皂隸，既  
要接人的重聘，又不肯把女兒與人做小，因見一御  
之妻染了此病，料想法不久貪一卿家富，就許了他。  
陳氏的姿色雖然艷麗，若比楊氏未病之先也差不  
得多少，此時進門與瘋皮癩子比起來，自然一個是  
西施，一箇是嫫姆了。治家之才，取用之術，件件都好，  
又有一種籠絡丈夫的技倆，進門之夜就與他斷過  
我在你家，只可與一人並肩，不可使二人敵體，自我

進門之後再不許你娶別個了。一卿道以後自然不  
娶只是以前這一個若醫不好就罷了萬一醫得好  
我與他是結髮夫妻不好拋撇少不得一邊一夜只  
把心向你些就是了。陳氏曉得是決死之症落得做  
虛人情就應他道他先來我後到凡事自然要護他  
莫說一邊一夜就是他六我四他七我三也是該當  
的從此以後曉得他醫不好故意催丈夫贖藥調治  
曉得形狀惡賴丈夫不敢近身故意推去與他同睡  
楊氏只道是個極賢之婦心上感激不了凡是該說

的話，沒有一句不教誨他。一日對他道：我是死快的人，不想在他家過日子。你如今一桌舞花綵，開不可不使丈夫得意。他生平有兩樁毛病，是犯不得的。一犯了他，隨你百般粉飾，再醫不轉。陳氏問：那兩樁？楊氏道：第一樁是多疑，第二樁是慳吝。我若偷他一些東西到俞娘家去，他查出來，不是罵，就是打。定有好幾夜不與我同床。這是他慳吝的毛病。他眼睛裡再着不得一些嫌疑之事。我初來的時節，滿月之後，有個表兄來問我借銀子。見他坐在面前，不好說。



等。他走出來，靠了我的耳朵，說幾句私話，不想被他  
張見。當時不說直等表兄去了，與我大鬧說：平日與  
他沒有私情，為甚麼附耳講話？竟要寫休書。休起我  
來，被我再三折辯，方纔中止。這樁事至今還不曾釋  
然。這是他疑心的毛病。我把這兩樁事說在你肚裡，  
你曉得他的性格。時刻要存心待他，不可露出  
一些破綻，就離心離德，不好做人家了。陳氏得了這  
些秘訣，口中感謝不盡，道是母親愛子，兒也不過如  
此。若醫得你好，教我割股也情愿。却說楊氏的病

起先一日狼似一日。自從陳氏過門之後，竟停住了。又有箇筆命先生說，他只因大夫命該尅妻，所以累你生病。如今娶了第二房，你的担子輕了，一半將來不會死了。陳氏聽見這句話，外面故意歡喜，內裡好不擔憂。就是他的父親也巴不得楊氏死了。好弄女兒，做大不時美些東西去浸潤他。誰想終日打聽，再不見個死的消息。一日來與女兒商量說：他萬一不是一旦好起來，你要受人的鉗制了。倒不如美些毒藥早些結果了他。省得港口纏，教人記掛。陳氏

道我也正要如此。又把革命先生的話與他說了。一遍父親道：「這藥一發，談下 hands 就去買了一服毒藥。」交與陳氏。攪在飲食之中。與楊氏吃了。不上一個時辰，發狂發躁起來。舌頭伸得尺把長，眼睛烏珠掛出一寸。陳氏知道着手了，故意叫天叫地哭個不了。又埋怨丈夫說：「他不肯上心醫治，一卸把衣衾棺槨辦得齊，只等斷了氣，就好收殮。誰想楊氏的病不是真正麻瘋，是喫着毒物了起的。如今以毒攻毒，只當遇了良醫發過一番狂躁之後，渾身的皮肉一

齊裂開流出幾盆紫血。那眼睛舌頭依舊收了進去。昏了沉沉睡過一晚到第二日只差薄黃瘦了些。形體面貌竟與未病時節的光景一毫不差。再將養幾時瘋皮癩子依舊變做美貌佳人。了陳氏見藥他不死一發氣恨不平埋怨父親說他毒藥買不着錯買了靈丹來倒把死人醫活了。將來怎麼受制得過。一鄉見孝子容貌復舊自然相愛如初。做定了規矩。一房一夜陳氏契先還說三七四六如今對半均分還覺得吃虧。心上氣忿不了。要生出法來離間他。思量

道他當初把那兩樁毛病來教導我。如今就把這  
兩樁毛病去擺布他。疑心之事家中沒有閑雜人往  
來。沒處下手。只有慳吝之隙可乘。他爺娘家不住有  
久來走動。我且把賊情事寬屈他。我遭一來使丈夫  
變臉動手。省得他十分得意。二來多啣幾次氣  
也。少同幾次房。他兩個鷓鴣相持。少不得是我漢人  
得。  
便宜到後來再算。摠帳計較定  
了。着人去對父親說。以後要貴重此。不可常來走動  
我有東西自然央人送來。與你父親曉得。他必有妙

用果然絕跡不來一窺。隔壁有個道濬居住。陳氏背  
後與他說過。我不時有東西丟過牆來。煩你送到娘  
家去。我另外把東西謝你。道濬曉得有些利落。自然  
一口應承。却說楊氏的。父母見女兒大病不死。喜出  
望外。不住教人來親熱他。陳氏得他來。一次就偷一  
次東西。丟過牆去。寄與父親。一窺起來。只說陳家  
沒人過往。自然是楊氏做的。手脚偷與來人帶去了。  
不見一次東西。定共他偷一次。氣喘一次。氣定。有幾  
夜不同床。撮氏恐過。一遭尋濟他。怒氣將平。正要過

來的時節，又是茅二樵賊情發作了，竟相繼總再沒  
有個了時，只得寄信與父母，教以該女來往此三者，得  
累我受氣，父母聽見也，像陳家絕跡不來，一連隔了  
幾月，家中漸漸覺平安，鷓鴣不見相持，漢公羽的利息自  
然少了，陳氏又氣不過，要尋別計，美他再沒有個機  
會，一日將晚，楊氏的表兄走來借宿，一卿起先不肯  
留，後來見城門關了，打發不去，只得在大門之內，二  
門之外，收拾一間空房，等他睡了一夜，這一晚該輪  
着陳氏，往往常極貪獨，有這一夜，忽然廉介起來。

等一御將要上床故意推到楊氏房裡去。一御見他固辭也就不敢相強竟去與楊氏同睡。楊氏又說不該輪着自己死推硬攪辣不容他上床。一御費了許多氣力方纔鑽得進被。只見睡到一更之後不知不覺被一個人掩進房來把他臉上摸了一把摸到鬚鬚忽然走了出去。一御在睡夢之中被他摸醒大叫起來道房裡有賊。楊氏嚇得戰戰兢兢把頭鑽在被裡再不則聲。一御就叫了鬟點起燈來自己披了衣服把房裡房外照了一遍並不見個人影了。鬟道二



門起先是關的，如今為何開着？莫非走出去了？不  
一，卿再往外面一照，那大門又是門好的，心上思量  
道：「吾說不是賊，二門為甚麼會開？若說是賊，大門又  
為甚麼不開？這樁事好不明白。」正在那邊躊躇，忽然  
聽見空房之中有人咳嗽，一，卿點點頭道：「是了，是了，  
原來是那個淫婦與這個畜生，日間有約說我今夜  
輪不着他，所以開門相尋，及至這個畜生扒上床去，  
摸着我的鬚鬚，知道幹錯了事，所以張惶失措，跑了  
出來。」我一向疑心不決，直到今日纔曉得是真。一，卿

是個有血性的人。詳到這個地步，那裡還忍得住。就走到該處，所在將房門踢開，把楊氏的表兄從床上拖到地下，不字皂白，拖箇羊羔。那人問他甚麼原故，一鄉只是打再，不說。那人只講高聲大叫，喊妹子來救我。誰想他越喊得急，一鄉越打得凶。楊氏是無心的人，聽見叫喊，只得穿了衣服走出來看。為甚麼原故，那裡曉得。那位表兄是後被裡拖出來的，赤條條一箇身子，沒有一件東西，不露在外面。起先在暗處打楊氏，還不曉得。後來被一鄉拖到亮處，來楊氏

忽然看見總曉得自家失體羞滿面通紅掉轉頭來要走不想一把頭髮已被丈夫揪住就捺在空房之中也像令表兄一般打個不數楊氏只說自己不該出來看見男子出身露體原有可打之道還不得那椿冤情直等陳氏教許多了鬢把一腳扯了進去細問原由方纔說出楊氏與他表兄當初附耳細繆如今暗中摸索的說話陳氏替他辯說大娘是個正氣之人決無此事一腳只是不聽等到天明要拿奸夫與楊氏一齊送官不想那人自打之後就開

門走了。一卿寫下一封休書，教了一乘轎子，要休楊氏。到嫁家去，楊氏道：「我不曾做甚麼反事，你怎麼休得我？」一卿道：「奸夫都扒上床來，還說不做反事。」楊氏道：「或者他有反意進來？」一卿道：「我也不可知我，其實不曾約他進來。」一卿道：「你既不曾約他，把二門開了，等那一個楊氏賭神罰呪，說不曾開門。」一卿那裡肯信，不由他情愿，要勉強扯進轎子。楊氏痛哭道：「幾幸恩愛夫妻，虧你下海，這隻毒手，就要休我也。」等訪的實了，休也未遲。昨夜上床的人，你又不曾看見他的面。

貌聽見他的聲音，糊裡糊塗，焉知不是做夢。就是二  
門開了，或者是手書人忘記，不會開，也不可。我如  
今爲這樁冤枉的事，休了回去，就死也不得甘心求  
你積個陰德，暫且留我在家，細細的查訪。若還沒有  
反事，你還替我做夫妻。若有一毫形迹，憑你處死就  
是了。何須林海說完，悲切切，好不哭得傷心。一腳  
聽了，有些過意不去，也不叫走，也不叫住，低了頭，只  
不刺聲。陳氏料他決要中止，故意跪下來討饒。說求  
你恕他個初犯，以後若再不正氣，一搥處他，就是了。

又對楊氏道：「後今以後，要改過自新，不可再蹈前轍。」  
一御原要留他，故意把爐人情做在陳氏面上，就讓  
落他進房去了。從此以後，留便留在家中，日間不共  
桌，夜裡不同床。楊氏只吃得他一碗飯，其實也只當  
休了的一般。他只說：「那夜進房的，果然是表兄。」  
魚、綠、魚、故、走、來、沾、污、人、的、清、名、心、上、恨、他、不、過、每、日、起、來、  
定、在、家、堂、香、火、面、前、恨、咒、一、次、不、說、表、兄、的、姓、名、只  
說、走、來、算、計、我、的、教、他、如、何、！、我、若、約、他、進、來、教  
我、如、何、！、！、定、要、求、菩、薩、神、明、昭、雪、我、的、冤、枉、好、待、

大夫回心轉意，呢了許多時，也不見大夫回心，也不見表兒有甚麼笑難。忽然一夜，一卿與陳氏並頭睡到三更，一齊醒來，下身兩件東西，魚心湊在一處，不知不覺，自然會運動起來，竟漸比往夜更加有趣。完事之後，一卿問道：「同是一般取樂，為甚麼今夜的光景有些不同？」一連問了幾聲，再不見答應。一句只說他怕羞，不好開口，誰想過了，一會忽然流下淚來。一卿問是甚麼原故，他究竟不肯回言。後三更哭起，哭到五更，再勸不住。一卿只得撐了同睡，到天明正

專問他夜間的原故誰想睜眼一看不是陳氏却是楊氏把一卿嚇了一跳思量昨夜明與陳氏一齊上床一齊睡去為甚麼換了他來想過一會又疑心道這畢竟是陳氏要替我兩個知事怕我不肯故意睡到半夜自己走過去把他送了來一定是這個原故了。麴泉不知是接着的如今曉得就起身離開了。却說楊氏昨夜原在自家房裡一人獨宿誰想半夜之後從夢中醒來忽然與丈夫睡在一處只說他念我結髮之情一向在那邊睡不過意半夜想起特地



走來請罪的。所以丈夫問他，再不答應。只因生藥了許久，不好就說肉麻的話，想起前情，唯有痛哭而已。及至曉到天明，掀開帳子一看，竟不在自己房中，却睡在陳氏的床上。又疑心，又沒趣，急之爬下床來，尋衣服穿。誰想裙襖褶褲都是陳氏所穿之物。自己的衣服，羊倂也沒有。正在張惶之際，只見陳氏倒穿了。他的衣服，走進房來，掀開帳子，對着一脚罵道：「好巧，烏龜做的好事，你心上割捨不得，要與他私，就該到他房裡去睡，為甚麼在睡夢之中，把我抬過去把

他扯過來，難道我該替他守空房？他該替我做寢事的麼？一御只說陳氏做定圈套替他，和了事故，竟來取笑他。他就答應道：你倒趁我睡着了，走去換別人來。我不埋怨你，就勾了你反莊，聾做啞來罵我。陳氏又變下臉來，對楊氏道：就是他扯你過來，你也該自重。你有你的床，我有我的舖，為甚麼把我的纏條褲子，毀了？你們做把戲，難道你自家的被席，只該留與表兄睡？的麼？楊氏羞得頰口無言，只說也穿了陳氏的衣服，走過房去。夫妻三個都像做夢一般，一日疑心。

到晚再想不着是甚麼原故。及至點燈的時節，陳氏對一御道：你心上丟不得他，趁早過去，不要睡到半夜三更。又把我當了死屍，擡來擡去。一御道：除非是鬼攝去的，我並不會擡你。兩人脫衣上床，陳氏兩隻手死緊把一御摟住，睡夢裡也不肯放鬆。只怕自己被人擡去上床，一寬直睡到天明。及至醒來，一看，擡的是個竹夫人太太，不知那裡去了。流水爬起來，披了衣服，趕到楊氏房中，掀開帳子一看，只見丈夫與楊氏四隻手，摟成一團，背對背，鼻對鼻，一線也不差。

只有下身的嘴鼻蓋在被中不知對與不對陳氏氣  
得亂抖就趁他在睡夢之中把丈夫一箇嘴巴連揚  
氏一齊嚇醒各人睜開眼睛你相我相你不知又  
是幾時湊着的陳氏罵道好烏龜巧忘人教你明  
白<sub>レ</sub>的過來偏生不肯定要到半夜三更瞞<sub>レ</sub>了人來  
做賊我前夜看了鬼你難道昨夜也着了鬼不成好  
好起來對我說個明白一卿道我昨夜不曾動一動  
為甚麼會到這邊來這樁事着實有些古怪陳氏不  
信又與他爭了一番一卿道我有個法子今夜我在

你房裡睡把兩邊門都鎖了且看可有變動若平安無事就是我的詭計萬一再有怪事出來無疑是鬼了畢竟要請箇道士來遣這難道一家的人把他當做傀儡今日挈過東明日挈過西不成陳氏道也說得是到了晚間先把楊氏的房門鎖了二人一齊進房教了鬟外面加鎖裡面加拴脫衣上床依舊搆做一處這一夜只因怕鬼二人都睡不着一直醒到四更不見一響動直到雞啼方纔睡去一御醒轉來天還未明伸手把陳氏一摸竟不見了只說去上

馬桶連喚幾聲不見答應就着了忙叫了鬻快點起  
燈來把房門開了各處搜尋不見一毫形迹及至尋  
到毛坑隔壁只見他披頭散髮在豬圈之中捧着一  
箇癩猪同睡喚也不醒推也不動竟像吃酒醉的一  
般一御要教了鬻快推他進去又怕醒轉來自己不曉  
得反要胡賴別人要殺他在那邊自己去睡心上又  
不忍只得坐在豬圈外守他醒來楊氏也坐在那邊  
一來看着他二來與一御做伴一御嘆口氣道好一  
歹人家弄出這許多怪事自然是放怪了將來怎麼

被他攪擾得過楊氏道你昨日說要請道士遣送如  
今再遲不得下一御道口便是這等說如今道士  
個是騙人的那裡有甚麼法術楊氏道遣得去遣  
不去也要做個看難道好由他不成兩個不曾說得  
完只見陳氏在豬圈裡神膊嘆氣了鬢曉得要醒了  
走到身邊把他搖兩搖道二娘快醒來這裡不便請  
進去睡陳氏嚇嚇的應道我不是甚麼二娘是  
個有法術的道士來替你家遣妖怪的了鬢只說他  
做夢依舊攀住身子亂搖誰想他立起身來高聲大

叫道：「捉妖怪，捉妖怪！」面喊一面走，不像往常的脚  
步，竟是男子一般。兩三步跨進中堂，吧上一張桌子。  
對了鬢道：「不寶劍法未來一家，人個嚇得沒半  
意，都定着眼睛相他。」又對了鬢道：「你若不取來，我  
就先拿你做妖怪。」試了我的拳頭，說完一隻手，捏  
了鬢的頭髮，輕輕撲上桌子。一隻手捏了拳頭，把  
了鬢亂打了鬢，喊道：「二娘，不要再打放我下去。」取來就  
是陳氏依舊把了鬢，提了朝外一去，去一大多路。  
一卿看見這箇光景，曉得有神通，附往他，了，就教了。



鬚當真去取來了鬚留一碗，辟水取一把，牌刀遞與他，就交，扛捏訣，竟與道士一般，做作起來，竟念完個咒，把水碗打破，跳下一張檯子，走到自己房中，拿二條束膊帶子，套在自家頸上，一隻手牽了出來，對衆人道：妖怪拿到了你家的怪事，是他做起待我教他招來，對着空中問道：「頭一樁怪事，你為甚麼用毒藥害人，害又害不死，反把他醫好，這是甚麼原故？」問了兩遭，空中不見有人答應，他又道：「你若不招，我就動手了。」將刀背朝自己身上重打了一百，自己又

喊道：「不消打招，就是了。」我當初嫁來的時節，原說他害的是先說要「想自己做大」的，後來見他「不死」所以買毒藥來催他，不知甚麼原故，反醫<sub>治</sub>了。這樁事是真的，歇息一會，自己又問道：「第二樁怪事，你為甚麼把大夫的東西偷到爺娘家去，反把賊情事寬屈做大的？」這是那箇教你的法子？自己又答應道：「這箇法子是大娘自己教我的。」他瘋病未好之先，曾對我講說：「丈夫有慳吝的毛病，家中不見了東西，定要與他啣氣啣氣之後，定有幾夜不同床。」我後來見他兩個

相處得好氣忿不過就以這個法子擺布他這樁事也是真的自己又問道第三樁怪事楊氏是個冰清玉潔之人並不曾做反事那晚他表兄來借宿你為甚麼假粧男子走去摸丈夫的鬚鬢累他受那樣的冤屈這個法子又是那個教你的自己又應道這也是大娘教我的他說初來之時與表兄說話丈夫疑他有私後來他的表兄恰好來借宿我就用這個法子離間他這樁事是他自己說話不留心我固然諛死他也該認些不是我做的怪事只有這三樁要第

四件就沒有了。後來把我們攪來攪去的事，不知是那箇做的。也求神道說個明白。自己又應道：「攪你們的就是我。」見楊氏終日哀告，要我替他伸冤。故此顯個神通，驚嚇你。又說你做了虧心之事，見有神助，幫助他自然會驚心改過。誰想你全不懊悔，反要欺丈夫毆辱楊氏。故此索性顯個神通，扯你與癩豬同宿。今日把他的冤枉說破，了了一家人的疑惑。你以後却要改過自新。若再如此，我就不肯輕恕你了。楊氏聽了這些話，快活到極處，反痛哭起來，只曉得

是神道不記得是箇人倒跪了陳氏。嗑上無救的頭。  
下卿心上思量道是便是了。他又不會到那裡去。娘  
家又不十分有人來當初的毒藥是那個替他買來  
的。偷的東西又是那箇替他運去的。畢竟有些不明  
白。正在那邊疑惑。只見他又親與隔壁的道婆聽見  
這樁異事都趕來看。只說他既有神道附了。畢竟曉  
得過去未來都要問他。終身之事不想走到面前。陳  
氏把一隻手揪住兩個的頭髮。一隻手掉轉了刀背。  
一面打一面問道。毒藥是那個買來的東西。是那

運去的快，招來起先兩個還不肯說，後來被他打得頭破血流，熬不住，只得各人招出來。一卿到此方纔曉得是真正神道也對，陳氏亂拜，過之後，陳氏舞弄，半日精神倦了，不覺一交跌倒，後桌上滾到地下，就動也不動。衆人只說他跌死，走去一看，原來還像起先閉了眼睛，呼了的臉像個醉漢的一般。只女個癩猪做伴衆人，只得把他擡上床去，過了一夜，方纔甦醒。問他昨日舞弄之事，一毫不知。只說在睡夢之中，被一個神道打了無數刀背，一卿道可

曾教你招甚麼話麼他只是模糊答應不肯說明那  
裡曉得隱微之莫己曾親告許別人過了後來雖  
然不死也染了一樁惡疾與楊氏當初的病源大同  
小異只是楊氏該造化有久把毒藥醫他了自己姑  
息不肯用那樣虎狼之劑所以害了一世不能勾與  
丈夫同床你道陳氏他染的是甚麼惡疾原來只因  
那一晚捧了癩猪同睡猪倒好了把癩瘡盡過與他  
雪白粉嫩的肌膚變做牛皮蛇殼一卿靠着他就要  
喊叫起來便宜了個不會吃醋的楊夫人享了一生

忠厚之福，可見新醋是喫不得的。我這回小說，不但說做小的不該醋大，也要使做大的看了曉得。這件東西，不論新陳，捉是不喫的妙。若使楊氏是個醋量高的，終日與陳氏炒鬧，使家堂香火不得安生。那鬼神不笑計，他也勾了那裡，還肯幫襯他。無論癩病，不得好，連後來那身癩瘡焉知不是他的晦氣。天下做大的人，忠厚到楊氏也，沒處去了。究竟不曾吃虧，反討了便宜去。可見世間的醋，不但不該吃，也儘不必吃。我起先那些吃醋的詳詳，原是說來解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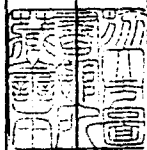


不可當了寔事做。

評

這回小史天下人看了都要怪他說得<sub>ル</sub>不經世上那有小反醋大之理不知做大的醋小一百個之中有九十九個做小的醋大二百個之中也有九十九箇只是做大的醋小發洩得<sub>ス</sub>出做小的醋大發洩不出雖有內外之分其醋一也這回小史即使天下做小的看了也都服他是誅心之論。

連城壁戍集



覺世裨官編



睡卿祭酒批許

重義奔喪奴僕好

貪財須命子孫愚

詩云

古云有子萬事足

多少然民然孤獨

常見人生忤逆兒

又言無子翻為福

有子無兒終莫嗟

黃金不盡便傳家

床頭有穀人爭哭

信語從來說不差

話說世間子嗣一節是人生第一樁大事。祖宗血食要他綿自己終身要他養一生掙來的家業要他保守。這三件事本是一樣要緊的。但照世情看起來。為父為子的心上各有一番輕重。父親望子之心前面兩樁極重。後面一件甚輕。兒子望父之心前面一還輕。後面一樁極重。若有了家業無論親生之子生前奉事懇懇。死後追思哀切。就是別人的骨血承統來的也都看銀子面上生前一樣溫養。廟祀死後一般戴孝披麻。却像人的兒子儘可以不必親生。若還

家業凋零，老景蕭索，無論螟蛉之子，莽意不誠，喪容  
欠戚，就是自己的骨髓流出來，結成的血塊也都冷  
面，承歡愁容，進食及至送終之際，減其衣衾，薄其棺  
槨，道他原不曾有家業遺下來，不干我為子之事。待  
自己生身的尚且如此，待父母生身的一發，可知就  
逢時遇節，勉強祭奠一番也，與嘍蹠之食無異。祖宗  
未必肯享這等說來，豈不是三事之中，只有家業最  
重。當初有兩個老者，是自幼結拜的弟兄，一個有二  
子，一個無嗣，有子的要把家業盡數分與兒子，待他

輪流供膳無嗣的勸他留住十分自己養老者得在  
 兒子頂下取氣凡事不能自由有子的不但不聽還  
 笑他心性刻薄以不肯待人怪還得難為子息竟把  
 家業分拆開不要做個自在之人不想兩位令郎都  
 不孝一味要做人家不願爺娘死法成事不勸酒論  
 月不開暈那老兒不上幾月熬得骨瘦如柴一日在  
 路上攬着無嗣的無嗣的道一向不見為何這等  
 清減了有子的道只因不聽你輩名之言以致如此  
 就把兒子郵吞捨不得養奉的該告訴一遍無嗣的

嘆息笑聲想了了一會道令即肯作家也是好事只是  
古語云五十非因不飽你這樣年紀如何斷得因食  
我近日承總了兩個小兒倒還孝噴酒因魚養擔在  
面麻只愁沒有兩張嘴兩個肚你不如隨我回去同  
住幾日開暈了面去何有子的熬鍊不過願不  
得羞然果然跟他回去無嗣的道今日是大小兒供  
給且看他的飲食何如少頃只見美味盈前異香撲  
鼻有子的與他豪飲大嚼吃個頓頓足睡了次日  
起來道今日輪着二房供膳且看比大房豐候何如

少刻又見佳酥美饌不住的搬運出來取之無窮食  
之不竭一連過了幾日有子的對無嗣的嘆息道兒  
子只論孝不孝那論親不親我親生的那做什麼反  
不如你承繼的這等孝順只是小弟來了兩日再不  
見令郎走出來不知是怎生兩個相貌都一般有這  
樣的孝心可好請出來一見無嗣的道要見不難待  
我喚他們出來就是就向左邊喚道請大官人出來  
仲平在左邊袋裡摸出一個銀包放在桌上又向右  
邊喚道請二官人出來仲平又在右邊袋裡摸出一

體心 心ニキリ  
ケキニカアテ  
ヨリニ又ニ

個銀包放在桌上對有子指着道這就是兩個小兒先兄請看有子的大驚道這是兩包銀子怎麼說是令郎無嗣的道銀子就是兒子了天下的兒子那裡還有孝順似他的要酒就是酒要肉就是肉不用心焦不消催促何事體心他是我骨頭上掙出來的也只當自家骨血當初原教他回家過活不忍分居只因你那一日分家我勸你留一分養老你不肯聽我回來也把他分做兩處一個居一個居石也教他們輪流供膳且看是你家的孝順我家的孝順不



想他們還替我爭氣，不曾把熬瘦了。到如今還許  
我請人相陪，豈不是古今來第一個養志的孝子，不  
枉我初苦掉他一場。說完依舊塞進兩邊袋裡去。  
那有子的聽了這些話，不覺兩淚交流，無言可答。  
後來無子的憐他老苦，時常請他吃些肥食，滋補頭  
養終得盡具。天年省官，照這樁事論起來，有家業今  
與兒子的尚且，不得他存養之加。那白手傳家空囊  
投子的，一發不消了。雖然如此，這是入世不深，只知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話。若照情理細看起來，貧窮

之輩裏無苗貫倉少餘糧做一日吃一日的人家生  
出來的兒子倒還有些孝意為甚麼原故只因他無家  
家可傳無業可受那負米養親采薪供膳之事是自  
小做慣的也就習以為常不自知其為孝所以例有  
暗合道理的去處偏是富貴人家兒子吃慣用慣如  
像田地金銀是他前世帶來的不關父母之事畧分  
少些就要怨恨竟像剝了他己財一般若稍多為  
父母吃些辛苦就道是盡瘁竭力從來未有之孝了  
那裡曉得當初曾閔大舜還比他辛苦幾分所以人

的毒心大半發於膏粱纨绔不可把金銀產業當做傳家之寶既為兒孫做馬牛還替他開個當舖爺娘之輩我如今說個爭財背本之人以為逆子貧夫之戒明朝萬曆年間福建泉州府同安縣有個百姓叫做單龍漢以經商為業他不取別的貨物單在本處收荔枝園眼到獲梳發賣長子單金早喪遺腹生此一孫就叫做遺生次子單玉是中年所得與遺生雖也是叔侄年相上下却如兄弟一般兩個同學讀書下管生意之事家中有個義男叫做百順写得一手好

字打得一手，好算龍溪見他聰明，常帶在身邊。服  
事又相幫做，生意百順走過一兩處，就與老江湖一  
般慣熟。為人又信實，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所以行家  
店戶沒有一個不禮奉他。龍溪不在面前，一般與他  
同起同坐，又替他取個表號，叫做順之。做到後來，反  
厭龍溪。古板喜他。活龍溪脫不去的貨，他脫得去。  
龍溪討不起的帳，他討得起。龍溪見他結得人緣，就  
把脫貨討帳之事，索性教他經手。自己只管總管，就  
有人在背後勸百順，教他聚些銀子贖身出去，自做

人家百頓回他道我前世欠人之債所以今世為人  
之奴孫得替他勞碌一生償還清了來世終得出頭  
若還鬼頭鬼腦偷他的財物贖身出去自做人家是  
債上加債了那一世還得清潔或者家主嚴厲自己  
善不過要想脫身也還有些道理我家主僕猶如父  
子一般他不曾以嚴譬待我二怎忍以士芥視他那  
勸的人聽了反覺得自家不是一發救重他却說龍  
溪年近六旬妻已物改自知風燭草霜將來日子有  
限欲待差了生意不做又怕張自維討只得把本錢

收銀三分之二。瞞了家人，虛個把窖埋在土中，要待單玉興遺生。畧知世務，就取出來，與他只將一分。客本販貨，姓朱，答應主顧，要漸，到起陳帳，回家養光。誰想經紀舖戶，規矩做定了，畢竟要一帳搭一帳。後貨到了，前帳終還。後貨不到，前帳只管知。生龍溪的生意，再歇不得。手他平日待百順的情分，與親子無異。一樣穿衣，一般吃飯。見他有些病痛，恨不得把身子替他。只想到銀子上面，就要分個彼此。子孫畢竟是子孫，奴僕畢竟是奴僕。心上畧量道：我的生意。

一向是他經手。倘若我早晚之間有些不便，那以前  
上的帳目，總在他手裡。再一收了去，在我兒孫面前  
多的說，少有的說，無教他那裡去查帳，不如趁我生  
前把兒孫領出來認一認主顧，省得我死之後，眾人  
不相識，就有銀子也不肯還他。這計定了，到第三次  
回家，收完了貨，就吩咐兩道一向的生意，都是你  
跟去。做把兩個十官人，倒弄得游手靠閒，將來書讀  
不成，反誤他終身之業。我這番留你在家，教他們跟  
我出去，也受些出路的風霜，為害的辛苦，知道

難起後來好做人家百頓並老爺的話極說得是只  
怕你老人家路上沒人服事起倒不便兩位小亭人  
不曾出門得慣那車上擔子受係反要費你的心龍  
漢道也說不得且等他走一兩遭再做區處却說單  
玉與遺生聽見教他去了書本去做生意喜之不勝  
只道做客的人終日在外面游山玩水風花雪月不  
知如何受用那裡曉得穿着草鞋游山背着被囊玩  
水也不見有甚山水之樂至於客路上的風花雪月  
與家中大不相同兩處的天公竟是相友的家中是



解慍之風

兆瑞之雪

娛目之花

賞心之月

客路上是

刺骨之風

僵體之雪

斷腸之花

傷心之月

二人跟了出門，耐不過奔馳勞碌，一個埋怨阿父，一個嗟悵阿祖，道好在家快活，為甚麼領人出來受這樣苦？及至到了地頭，兩個水土不服，又一齊生起病來。這個要湯，那個要藥，把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家磨得頭光脚腫，勞終曉得百順的話，道是拿石之言，懊悔不曾聽得伏事得。兩人病痊到各店去發貨。

誰想人都嫌貨不好，一箱也不要，只得折了許多本錢。濫賤的攬去，要討起前帳，回家怎奈經紀舖行都回道：經手的不來，不好。何洋單玉遺生與他爭論，眾人見他大模大樣，一發不理。大家相約定了分文不付。龍溪是身先之人，已被一子一孫磨得七死八活。如今再受些氣，忙分明是雪上加霜。那裡撐持得住，一病着床，再醫不起。自己知道不濟事，就對單玉遺生道：我雖然死在冥鄉，有你們在此收殮也。只當死在家裡一般。我死之後，你可將前日賣貨的銀子

裝我骸骨回去這邊的帳目料想你們討不起不要  
與人啣氣回去叫百順來討他也有些良心料不致  
全然乾沒我還有一句話論理不該就講只恐怕臨  
危之際說不出來悞了大事只得講在你們肚裡我  
有銀子若干盛做幾壇埋在某處地下你們回去可  
掘起來均分或是買田或是做生意切不可將來浪  
費說完就教買棺木辦衣裳只等無常一到即便收  
殮却說單玉遺生見他說出這宗銀子埋在家中兩  
人心中如同火發巴不得乃袒乃父早此斷氣收拾

完了好回去掘來使用誰想垂危之病猶如將滅之燈乍暗乍明不肯就息二人度日如年好生難過一日遺生出去討帳到晚不見回來龍溪與人各處尋覓不見踪跡誰想他要銀子心慌等不得乃祖畢余又怕阿叔一同回去以大小分不均故此瞞了阿叔背了乃祖做個高才捷足之人預先題回去掘藏了龍溪不曾設身處裡疑心到此單玉是同此回事之人曉得其中訣竅遺生未去先他早有此意又只回意思不決遲了一兩天所被人占了先着心

上思量道：他既然瞞我回去，自然不顧道理，一總都要掘去了。那裡還留一年與我？明日回去，取計他也未必肯還要打官司。又沒馮標，難道孫子得了祖財，兒子反立在空地不成？如今父親的衣衾棺槨都已有了，若還斷氣，主人家也會殮殮，何必定要兒子送終？我若興他說明，他決然不放我走，不如便直行事罷了。笑計已定。次日，瞞了父親，以尋訪遺生為名，僱了快船兼程而進的去了。龍溪見孫子尋不回來，也知道為銀子的原故，懊悔出言太早，還嘆息道：孫

子比兒子到底隔了一層情意不相關切。只要銀子就做出這等事來。還虧得我帶個兒子在身邊不然骸骨都沒人收拾了。可見天下孝子易求慈孫難得。誰想到第二日連兒子也不見了。方纔知道不但慈孫難得。孝子也不易求。只有錢財是嫡親父祖就埋在土中。還要急急尋回去。掘他起來生身的父祖到臨終沒有出自竟與路人一般。就死在旦夕也等不得收殮過了帶他回去。財之有用亦至於此。財之為害亦至於此。嘆息了一回不覺放聲大哭。又思量

若帶百頓出來，豈有此事？自古道：國雖見忠，臣不列。今日如何見他好處？怎得他飛到面前，待我告訴一書，死也瞑目，却說百頓自從家言後，是不放心。終日求籤問卜，只怕高年之人，外面有些長短，一日勿見遺生走到，連忙問道：「老爺一向身體如何？」如今在在那裡？為甚麼不一齊回來？你一個先到。遺生回道：「病在外面，十分危篤，如今死了，也不可。百頓驚道：『既然病重，你為何不在那邊料理後事？』」跑了回來。遺生只道：「回家有事，不說起藏的原故。」百頓見他聲

止張言語錯亂心上十分驚疑思想家主病在冥  
卿若果然不保身邊只有一個兒子又且少不更事  
教他如何料理來正要疑去相鄰不想到了次日因  
連那少不更事的也回來了而順見他慌張如  
有所失心上一發驚疑問他原故並不答應直到尋  
不見銀子與遺孫爭鬧起來總曉得是掘藏的原故  
而順急了也不通知二人收拾行囊竟走不數日  
到地頭喜得龍溪還不曾死正在慄慄待死之時忽  
見親人走到悲中生喜處生悲少不得主僕二人



各有一番疼熱的話。次日龍溪把行家鋪戶一每請到面前。將忤逆子孫貪財背本先後逃歸與妻男聞信。千里奔喪的。詰告訴一遍。又對眾人道。我舍下的家私與遠遠的帳目約來。共有若干。都歸這個得力義子帶我掙來的。如今被那禽獸之子狼虎之孫。得了三分之二。只當被強盜劫去一般。料想追不轉這一分。雖在帳上。料諸公決不相顧。我如今寫張遺囑。下來煩諸公做個見證。分與這個孝順的義子。我死之後。教他在這裡自做家。不可使他回去我的。

囑

骸骨也不必裝我遷鄉就葬在這邊待他不服拏掃  
省得靠了不孝子孫反要做無祀之鬼倘若那兩個  
逆種尋到這邊來與他說話煩諸公執了我的遺囑  
送他到官追究今日背祖棄父死不尋喪之罪說便  
是這等說只怕我到陰間也就有個報應不到尋來  
的地步說完眾人齊聲贊道正該如此百頓跪下  
頭加辭不可說百頓是老爺的奴僕就粉身為王也  
是該當這些小勤勞何足掛齒若遷老爺這寺廟安  
起來是開知主懲僕之端貽百頓叛王之罪不見愛

百順反是害百順。不如何，使得龍溪不聽。勉強精神  
起來，只是要寫衆人同聲相知道。却主擺佈你我們，  
自有公道。一面說，一面取紙的取紙，磨墨的磨墨，擺  
在龍溪面前。龍溪雖是垂死之人，當不得感激百順，  
的心堅憤恨。子孫的念切，遂提起筆來，精神勃，竟像  
無病的一般，寫了一大幅。前年篇說子孫不存，竟  
是討逆鏑凶的檄文。後面年篇贊百順盡忠，竟是義  
士忠臣的論斷。寫完，又求衆人用了花押，方終。連與  
百順、百順怕病中之人，逼勒不得，只得權且受了。咳。

頭謝恩却也古怪龍溪與百悞想是前生父子夙世  
君臣在生不能相離臨死也該見面百悞未到之先  
淹一纏一再不見死等他未到說過一番永訣的話  
遺囑終寫得完等不得睡倒就絕命了百悞論云痛  
哭我<sub>不</sub>欲<sub>生</sub>將<sub>辦</sub>下的衣衾棺槨殯殮過不自己戴  
荐披麻<sub>衣</sub>蓋<sub>枕</sub>塊與<sub>親</sub>子一般開<sub>喪</sub>受<sub>吊</sub>七七已完  
就<sub>往</sub>各家<sub>討</sub>張<sub>准</sub>備<sub>要</sub>裝<sub>喪</sub>回<sub>去</sub>衆人<sub>都</sub>不<sub>肯</sub>道<sub>你</sub>  
家主<sub>臨</sub>終<sub>之</sub>命<sub>不</sub>可<sub>不</sub>遵<sub>若</sub>還<sub>在</sub>此<sub>做</sub>人<sub>家</sub>我<sub>們</sub>的  
帳目<sub>一</sub>還<sub>青</sub>待<sub>你</sub>好<sub>做</sub>生<sub>意</sub>若<sub>要</sub>裝<sub>喪</sub>回<sub>去</sub>把<sub>銀</sub>

子送與禽獸狼虎不但我們不服連你亡主也不  
心況且那樣凶人豈可與他相處待生身的父親尚  
且如此何況手下之人你若回去跟他將來不是餓  
死就是打死斷不可錯了主意百啞見眾人的話來  
得激切若還不信銀子決難到手只得當面應承道  
蒙諸公好意為我怎敢不知自愛但求把帳目賜  
還待我置些由地買所住定娶房家在此過活求  
諸公請領就是眾人見他依允就把一應欠帳如數  
還清百啞討足之後就嫌了葦席酒把眾人一併請

來拜了四拜謝他一向惺惺照顧之情然後開言道  
小人奉家主遺言蒙諸公盛意教我不要還鄉在此  
成家立業這是恩主愛惜之心諸公憐憫之意小人  
極該御承只是仔細籌度起來畢竟有些礙理從古  
以來只有子承父業那有僕受主財我如今若不裝  
喪回去把容林交還幼主不但明中犯了叛主之條  
就是暗中也犯了昧心之忌有幾個受才不義之財  
能勾安然受享的我如今拜別諸公要扶靈柩回去  
了衆人知道勸不住只請替他躊躇道你既然立心

以赤心置入  
腹中

要做義僕，我們也不好勉強留你。只是你那兩個知  
主未必像阿文能以恩義待人。據我們前日看來，却  
是兩個凶頑。你雖欲忠心赤膽的為他，未必推心  
置腹的信你。他父親生前貨物是你放死，後帳目是  
你收。萬一你回去之後，他倒疑你有私，厚息將盤報  
起來，如何了得？你的本心只有我們知道。你那邊有  
起事來，我們遠水救不得近火。你如今回去，銀子便  
交付與他那張遺囑，切記要藏好，不可被他看見。趁  
薄了去，他若難為你起來，你還有個馬家好到官去。

抵敵他百順聽到此處不覺改顏變色合該幸來忘  
一聲阿弥陀佛道諸公講的甚麼話自古道君欲臣  
死臣不得不死父欲子亡子不得不亡豈有做奴僕  
之人與家主相抗之理說到此處也覺得罪過那道  
嘴上的言語是家主憤怒頭上偶然發洩出來的若  
還此眼不死連他自己也要懊悔起來何況子孫看  
了不說他反常有理倒置尊卑我此番若帶回去使  
幼主知道教他何以為情若使為子者怨父為孫者  
恨祖是我傷殘他的骨肉攪亂他的倫理三人生前



以息結我。反以讐報他。不知使時。我不如當請  
公面。爺毀了這張遺囑。省得貽悔。於將來說。完取出  
遺囑。裡在手。中對審。拒拜了四拜。點起火來。燒化了  
四座之中。人。嘆服個。稱奇道。他是僮僕中的聖  
人。可惜不。曾做官。做吏。若受朝。逢一命之榮。自然是  
個。託孤。寄命之臣了。百頃別了眾人。雇下船隻。將旅  
襖。裝載。還鄉。一路燒錢化紙。招魂引魄。自不必說。一  
日到了同安縣。將軍拒。停在賊外。自己回去。請知事  
來迎。喪。不想走進大門。家中烟雨火滅。冷氣侵人。只

見兩個幼主母不見了兩位知主人問到那裡去了  
單玉遺生的妻子放聲大哭並不回言直待哭完了  
方纔述其原故原來遺孫得了銀子不肯命與單玉  
二人終日相打遺生把單玉致命處傷了一下登時  
嘔血而死地方報官知縣把遺生定為死罪原該秋  
後處決只因牢獄之中時疫大作遺生入監不上一  
月暴病而死當初掘起的財物都被官司用盡兩口  
屍體雖經收殮未曾殯葬百順聽了這消息慟痛  
一場只得尋了吉地單玉遺生附葬龍溪左右一口

夜百噴夢見龍溪對他大怒道你是明理之人為何  
做出背理之事那兩個逆種是我的讐人為何把他  
葬在前面終日使我動氣若不移他開去我寧可往  
別處避他百噴醒來知道他父子之讐到了陰間還  
不曾消釋只得另尋一地將單主遺棄一處一  
夜又夢見遺生對他哀求道叔生前是我打死如  
今葬在一處時刻與我為讐求你另尋一處把我移  
去避他百噴醒來懊悔自己不是父子之讐尚然不  
解何况叔侄既然得了前夢就不該使他合葬只得

又尋一地把遺生移去，葬了三處的陰魂，總得享安。  
單主遺生的妻子，年紀幼小，夫死之後，各人都要改  
嫁。百順目他無子，也不好勸他守節，只得各尋一分  
人家，送他去了。龍溪沒有親房，百順不忍家主絕嗣，  
就刻個先考龍溪公的神主，供奉在家祭祀之時，自  
稱不孝，繼男百順。進時掃墓，遇忌，情齋，追遠之誠，比  
親生之子更加一倍。後來家業興隆，子孫繁茂，衣冠  
累世不絕。這是他盛德之報。我通單百順所行之事，  
與嘉靖年間之徐阿翁一樣。流芳單龍溪所告。

子當與春然  
齊桓公之事  
不敏遺其所  
等輔佐主

母撫養孤兒，幸苦一生，權他神成家業。臨死之際，授他私產，後有分文，其事皆警世通言。桓公卒於宮中，五公子爭嗣，父位各相攻伐。桓公的尸骸停在上，六十七日不能殯殮，尸蟲出于戶外，其事載於通鑑。這四播事，却好是天生的對偶，可見奴僕好的也當得子孫，子孫不好的尚不如奴僕。凡子孫者，看口了這回小說，都要激發孝心，遜為奴僕。尚且如此，豈可人而不如奴僕？主有家業，傳與子孫，子孫未必盡孝，沒家業，傳與子孫，子孫未必不孝。凡為父祖者，

看了這回小說都要冷港財心道他們固有家業所以如此為人何必苦挣家業這等看來小說就不是無用之書了若有貪財好利的子孫問舍求田的父親不原作者之心怪我造此不情之言離間人家骨肉者請速孟子二句回覆他通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其惟春秋矣

--	--	--	--	--	--	--	--	--	--

連城壁亥集

覺世裨官編次

睡鄉祭酒批評

貞女守貞來異藹

明儕相譴致奇冤

詩云

治國齊家道本同

看來難做是家翁

五刑不為妻孥設

一孔能教法令窮

小忿最能妨愛敬

至明終可學知聾

古人盡昧調停術

只有文王在箇中



這首詩是說齊家一事比治國更難治國的人過了  
是非曲直之事可以原情而論據理而推情理上說  
不去的就把刑罰加他那怕他不服、貽、至于齊  
家的人遇了是非曲直之事只好用那調和鼎鼐的  
手段調劑攪來使他是者忘其是非者忘其非曲者  
冥其曲直者冥其直統能勾使一門之內盡奏雍熙  
五倫之中不生变故若還也像治國一般要把情理  
去壓服他無論妻妾子不是情理二字壓得服的  
連這情理兩件東西先不肯同心協力替他做事

老人頭先要在

問官胸中打起

上開

毆官司來了譬如

兄弟兩個相爭告在父親手裡原起情來自然是以

大欺小該說為兄的不是若還據起理來自然是以

下犯上又該說為弟的不是了妻妾兩個炒鬧告在

丈夫手裡原起情來自然是正妻吃醋磨滅偏房該

說做大的不是若還據起理來自然是受妾恃寵欺

凌正室又該說做小的不是了情要左祖這一邊理

要左祖那一邊還是把情字做了干証難為阿兄與

阿正的好還是把理字做了干証難為阿弟與阿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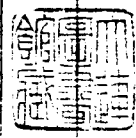
的好還是把情理扭做一團預先和了干証着他去，與兩邊解紛的好。可見情理二字是家庭之內用不着的東西，情理尚且用不着，那刑名法律一發不消說了。所以古語道得好：清官難斷家務事，但凡做官的遇着有家庭之事，調處不明，來告狀的只好以不治之學那當家人的藏拙之法，叫做不痴不聾不聋，做家翁只是不准，他便了。他見官府不准，自然回去調停，就如街市上相打的人，看見有人扯勸，他兩邊再不住手，及至扯勸的人一齊走開，他知道不好收。

自官府王  
借重一番詳  
レカレ口授ス  
ベシ

煞也就兩下收兵不解而自散了說便是這等說古  
語之中又有兩句道

若無解交人

冤家抱樹死



萬一有家室之事屢次調處不來畢竟要經官動府  
官府要藏拙他<sup>レ</sup>不肯容你藏拙定要借重一番詳  
官府的才<sup>レ</sup>斷比家主公的才<sup>レ</sup>斷何如難道好說我才  
斷不濟不敢領教不成如今說播奇事明朝弘治年  
間廣東瓊州府定安縣有個廩膳秀才姓馬名鑣字  
既開是個少年名士娶妻上官氏也是個名族

斯文、斯文  
一麻ト云テ字  
者ノソキアヒ云

兄弟三四個也都是考得起的秀才。上官氏生得千嬌百媚，又且賢慧，端莊自十四歲進馬氏之門，到二十四歲，這十年之中，夫妻兩口，恩愛異常，再不曾有下句參商的話。既間有個同社的朋友，姓姜名玄字念慈，也是同學的秀才，還有幾箇年少斯文，或是姓張或是姓李，序不得許多名字。他這幾輩名流，結為一社，終日會文講學，飲酒賦詩。一年到頭，沒有幾十個不見面的日子。一日馬既閑去訪朋友，那朋友正在家裡宴客，見既閑走到，就拉他入席同飲。到半

中間那善念也闖了來，恰好一班同社之人都做了不速之客。大家坐在一處，少不得要開懷暢飲。衆人之中，惟有善念茲的酒量不濟，吃不上幾杯，就有些醉意了。說話之間，忽然正顏厲色對馬既問道：「兄弟，你便在此飲酒，尊嫂在家做了一件不端之事，朋友有相規之義，不得不說出來。但不知你容小弟說，不容小弟說。馬既問變起來，道有何不端之事，快請說來。」善念道：「不但尊嫂連小弟方纔也做了一件不軌之事。若對兄說，兄定要變臉，只是事體相連。」

要說都要說要瞞都要瞞不好單說那一件馬既開  
道都來說來就是善念茲道小牙方終到案上奉前  
不想老兄公出在外只因失于迴避劈面撞着了尊  
嫂尊嫂的芳容不該生得那樣標致真所謂冶容誨  
淫小牙生手其實不曾見過這樣女子苟非聖人未  
有不動心者就不覺手舞足蹈起來若還尊嫂堅詞  
以拒或者還帶挈小牙做個魯男子也不可知不想  
尊嫂也見小牙有幾分賤容不有十分見外竟使小  
牙越開越檢做了一樁死有餘辜之事這也罷了正

與尊嫂在綢繆之際。不想有個威婢走進房來。不言  
不語。立在旁邊。却像有個臨淵羨魚之意。就如今日  
主人邀賓。小茅與兄走來。闖席。主人豈有不納之理。  
若還不納。就要打起怪來。今日這席酒。決不能勾歡  
然而散了。只得也拉他入坐。吃了一杯殘酒。這是小  
茅方纔造宅之時。與尊嫂二人做的不端不軌之事。  
論交理來。這樣碍口的話。不該對着兄面。陳只是危  
兄平日是個明見萬里的人。萬一久後覺察出來。這  
段讐恨。就終身不解了。倒不如預先講明。還可以自



首先罪如今只求老兄汪洋大度，恕小弟一念之差，饒個初犯。以後若再如此，莫說老兄該與小弟絕交，連同社諸兄都攔住小弟，不容見面，就是了。說完這些話，又走出位來，深了，彈了一個，偌然後坐到原位上去。馬既閑聽了這些詭異之談，不覺面如土色。當真又不是當假，又不是。若說他是真話，世間沒有奸了人的妻子肯對原夫說出之理。況且妻子是個正氣的人，想來決無此事。若說他是取笑的話，為甚麼正顏厲色，沒有一毫嬉笑之容。他一面說，既閑肚裡

一面請源思量這樣的事，無論虛實，既未沒有認真之理，任憑他說自己只當不聽，見直等他說完了，下未作楫的時節，方纔把他罵了幾聲，也拿幾句大酸的話討了回席，然後吃酒，衆人都說他是戲謔之詞，說對姜念茲道：「誰浪說，雖是我輩的常事，只是也要存些大體，自古道：『朋友妻不可嬉。』」麈笑話說不得，定要將朋友的內眷來做戲，於該罰你一碗冷酒，纔是姜念茲道：「小茅方纔的言語，句句是真，列位不要認做笑話，若還不信，待我把他尊嫂與感婢身體。」

上的光景略說幾句，且看對不對，就是了。就對馬說，  
閉道老兄莫怪，小茅說你那位尊嫂姿容態度果然  
嫵媚，只是身上肉少骨多，又且寒冷，沒有一毫溫柔  
之趣，別處冷，還冷得好，獨有膝上那兩塊肉分外  
冷得怕人。小茅的賤腿方纔被他冰了一冰，直到如  
今還不得熱倒，不如那位盛婢容貌雖不甚佳，身上  
的肌肉倒煖得有趣，別處雖冷，還與尋常婦人差不  
多，獨有胸前那一塊，可稱至寶，隨你甚麼婦人，再沒  
有那種熱法。據小茅評品起來，尊嫂中看不中用，盛

婢中用不中看。若還把兩個併做一個存，其所長去其所短，則為絕世之佳人。古之所謂溫乎御，不是過矣。衆人見他，說到這個地步，一發替馬既開，不平大家走起身來，道：你如今若不受罰，我們滿席的人都要激變起來了。就把起先零星折下的冷酒，共有一大碗，放在姜念慈面前，又委一個催酒的人，限三催要說如遲，信罰姜念慈道：諸公若要罰我，寧可換一碗，饒的我方纔行了房事，吃不得冷酒。若還逼我吃下去，豈不弄出陰症病來？衆人起先見他，說得有憑。

有據却像是構真事一般心上正有些疑惑如今驟  
了這一句一發疑上加疑正要借這一碗冷酒試驗  
他的真假出來那裡肯換就把一席的人分做三班  
揪耳的揪耳撿手的撿手灌酒的灌酒不上兩口氣  
灌箇傾江倒海一瀉無遺善念益原是已醉之人又  
加了這一碗冷酒自然把持不定一吐之後不覺狂  
躁起來連衣服也穿不住都脫去了衆人見他醉得  
不堪就着家人扶送回去大家再吃幾鐘也就散了  
却說馬鹿開聽了這些話心上十分狐疑思量自家

的毒子（俗）素為人正氣，難道一旦做出這樣事來，若  
還沒些影響，他爲甚麼平空白地造出些言來，羞辱  
我。我妻子身上骨多肉少，其實是真，只不十分寒冷，  
婢女生得肥胖，身上暖熟，也是真的，只是胸前一塊  
也與身上一般，不覺得半分，說與止有這兩句，說得  
不像其餘的語句，逼真天下的事，儘有不可意料的，  
的或者人，身上的血氣，一日之間，有時而衰，有時而  
旺，衰者愈覺其冷，旺者愈覺其熱，也不可不知我如今  
急，走回去，各人驗他，一驗就知道，想到此處，就

高唐楚王  
巫山夢  
洛浦洛陽王  
女英考

巴不得跨進大門把兩步併做一步急的趕到家  
中只說要與妻子行房把他扯進房去不由情願將  
上身的衣服盡數解開渾身一摸像一朵水仙花  
但覺寒韻侵人不見溫香襲體比往常受用的光景  
似有高唐洛浦之分再把褲帶解開將他兩豚一摸  
果然冷得異常與上身較量起來又有凜水寒冰之  
別矣馬既開十分的疑心已有五六分開交不得了  
就託故爬起身來不果行房做了件請客不誠虛處  
見意之事走出房去又到厨下尋着了髮也似調戲

他的一股從背後一把攔住別

媛法都是住常

領教過的不消再試止有物所那塊至寶雖然也曾  
靠着幾次只是家主偷一婢大約在慌忙急遽之時就  
如蜻蜓點水一着便開也不知水冷水熱直到此時  
用意撫摩總曉得是兩袋溫香一冷媛王果然有此  
詭異不媿至寶之名馬既開到了此時已十分開交  
不得了就放下臉來道我方終出去之後曾有人來  
尋我不曾了鬚道有一位姜相公來尋相公說話我  
道不在家他就去了馬既道只怕未必肯就去



這等娘子與他相見，不曾了。鬚道：他立在離巴外面，張得一張看見，娘子就像沒趣的一般，連忙走了。問去地，又不曾進門。娘子爲何與他相見？馬既問道：只怕也未必就肯沒趣。這等你與他近身說話，不曾了。鬚道：我與大娘時刻不離，大娘不見面，我也不見面了。爲何與他近起身來？這些話都問得好。馬既開滿吐不平之氣，正要發洩出來，只見他答應的時節，舉止如常，顏色不斐，還有個理真壯，不肯讓人要下。與家主說個明白的光景，馬既開十分疑心，看見這

種氣像就減了。一二分將隱恁住了。且慢慢的祭。其動靜。晚間與妻子睡在一處。不住的把言語試他。也有可信之處。也有可疑之處。既鬧躊躇了。一夜再不能決。具有無到。第二日起來。雖然沒有家樣。也覺得有些羞慚。不好出去見朋友。心上思量道。他若是酒後出的狂言。今日朋友對他說了。他畢竟要來請罪。若還來請罪。就愈加可疑。不但不是酒後出狂言。還是酒後吐真言了。誰想等了一日不見人來。到第二日又等一日。也不見人來。等到第三日有些熟。

不住了就分付一個書僮到外面去打聽看姜相公  
與衆位相公連日相會不相會說我不說我只見書  
僮去了一會轉來回覆道衆位相公都在一處只有  
姜相公不曾出來聞得害了陰症病睡在家裡起身  
不得衆位相公相約了要去看他不知相公也去不  
去馬既閉聽了這一勺不覺面色鉄青頭毛直豎連  
身上都發寒發熱起來知道這橋醜事是千真萬確  
的了還要等姜念茲病好之後別尋他一橋過失面  
說他一場然後與他絕交絕交之後也別尋妻子一

擣過夫休他回去以塞衆人之口省得貽笑于卿鄰  
誰想天下的事再不由人計較你要塞人的口天不  
肯塞人的口偏要與你傳播開來再幾日專恣妄  
竟死了那陰症病的三個字是他未曾得病之先自  
己逆料出來的難道好替他賴做別的症候陰恣某  
人妻子的話是他不肯隱過自己表白出來的難道  
好說沒有這擣事情在常人家閨闈之事沒些款响  
尚且有人捕風捉影生出話來何況這擣笑自有憑  
鑿可據之事沒人談論之理馬既閑休妻之念到

了此時即欲不決也不能勾了心上思量道我要休  
他少不得要把這樁事情說個明白纔好塞他的口  
使他沒得分辯要說明白方不得要把那壞事的了  
繫嚴刑拷打方纔肯招只是招出之後我要休他  
纔死賴活不肯回去也是一樁難處的事不如且騙  
了他把了繫帶到別處拷問一番真情出於了繫之  
口就常待他自己的供招了那怕他不服只消寫封  
休書遣他回去就是何以定要說明主意定不就生  
個計較出來他有個嫡親妹子嫁在近處只說叫了

繫去着。妹子了髮先去，自己也隨在後邊。走到妹子家中，就叫了髮跪下，把那日自己出門家中做出醜事的話，叫他直招了髮，不但招反，說家主青天白日見神見鬼，想是自己十日做慣此事，故此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在這邊胡猜亂說，豈有沒緣沒故一個男子進門，就與他通奸之理？就作主母要做此事，難道不怕了髮，碍眼了髮，要做此事，難道不怕主母？這道這樣沒志氣的話，虧你說得出口。馬既開，被他以前那些硬話掩飾過一次，後來分外可疑，如今就說

得理直氣壯也不信。思量不加刑罰，那裡肯罷。就  
把他渾身衣服盡皆剝去，又把一根索子將他兩手  
兩腳懸空，（吊）起自己執皮鞭打個不數直等招了。  
總住那了鬚是個精赤的身子，被他打了數百，不但  
皮破血流，而且筋傷骨換，就喊叫道：「相公，不消再打，  
待我招來。」就是馬既開，就放下皮鞭，聽他細說了鬚。  
道：「那日，姜相公進來，並不曾敢調戲娘子，只扯我一  
個到廚下去，說話是真。馬既開道：「這等，你被他好了，  
不帶了鬚道：「我扯他不過假他強，下一次也是真的。」

娘子並不曾失節，不敢亂抬馬廐，問道：「我家又沒有三層廡，四層屋，不過茅間破房子，豈有了襲被好？主母不曾失節之理，難道抽了一雙手，立在亭臺看你們做事不成？」這等說起來，不必再審，自然是千真萬確的。不當日回去，就寫了一封休書，叫了一乘轎子，只說：「娘家來接他，把上官氏打發回去。」又恨那了襲，不過說：「畢竟是他勾引奸夫，引誘主母，終做出這等事來，若仍舊實地為奴，不若以贖罪，就把他賣到瓊州府一個娼妓人家，倚門接客，却說上官氏當日



指到母家父母兄才見他無因而至正有些疑心及至着了那封休書一發驚慌不問他被出的原數上官氏一毫不知那兄弟等個只得趕來見既問他討箇明示既問道是令姪令妹做的事只消問他就是了何須趕來見我那兄弟個道方纔問過他他說一毫不知焉既問道這等小兒是個有血性的人這樣的事說不出口只請到背後去說但問善念慈之死由干何病得病之故起于何人就知道了只是列位自己去問恐怕那說話的人礙了列位的体面

不好直說，須要託人去訪，方纔探得真話出來。那兄弟幾個見他不肯說，只得依他的話，託了別人，又去訪問別人，及至別人說與別人，別人走來回覆，方纔知道其中，就裡他那父母兄弟，都是雲裏霧裏的人。見他做出此事，連自家也無顏。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把上官氏說得滿面羞慚。半個錢也不值。上官氏並不回言。直等他說到氣平之後，方纔辯論幾句。道：「的假不得，做的真不得。我若果有此妻，莫說丈丈休，我就是父母兄弟，也該置我于死地，為甚麼容此不」

育之女玷辱家門，若還沒些影響，平生受此奇冤，怕父母兄弟也難替我坐視。那父母兄弟道：如今外面的入眾口一詞，都是這等說了，你還有甚麼辦法？上官氏道：衆人的話都由于一個人的酒後之言。那有個酒後之言，是作得准的，只是那說話的人還該執死，故此把庫話都弄實了。馬知此，人之死不是因他無端造謗，平地生非，玷污人的清名，離間人的夫婦。故此天理不容，使他言出于口，禍中于身。故有此番顯報，也不可不知。如今這樁事體，若還不肯動揚，或

首選該隱忍嚇得一個是一個寧可受屈于己不可  
貶笑于人他若不曾休我或者選該忍耐過得一年  
是一年寧可受些不自之寬不可做那不詳之事如  
今休的業已休了你就送我轉去料想他也不收  
論的業已認論不做就家逐戶去辦料想他也不  
聽聽嚇也是出醜嚇揚也是出醜好說他也不要反  
說他也不要倒不如符我出頭露面當官與他合  
一場萬一過得着一位清官把這件寬枉事情審得  
明白固然是禱好事就作審不出來也是發生的寬

業了。我拚得一刀自刎死在官府面前。做個有氣性的女子。為甚麼包羞忍恥。坐在家中。使父母兄弟。做不得。豈不是兩敗俱傷。那父母兄弟。見他這些言語。說得激烈。或者果是冤情。也不可知。就替他寫張帖子。到定安縣裡去告。柱語是辨冤。明冤事。恰好那個知縣是廣東第一清官。姓包名勉。元人都說。是包龍圖的後身。故此改名不改姓。不但定安縣裡。沒有一橋。沒一樹。就是外府外縣。但有疑難事情。官府斷不來的。就到上司告了。求批與他審決。果然審得清。

不來的就到上司告了求批與他審決果恐審得情  
形畢露祗象眼見的一般當日包知縣准了狀詞就  
出牌拘着馬既開見他告也訴一狀程詰是無感  
可辨無冤可明懇恩雪死誅淫以維風化事據差把  
馬既開夫婦與狀上有名的干証個個拘獲只有了  
鬻賣在別處知縣不肯越境捉人故此不到臨審的  
時節先叫馬既開上去問他休妻來麼馬既開就  
把善念法飲酒之時當面談話的言語與回來試驗  
件不差教日之後善念法病死的話有頭有腦說

了。一遍知縣通檄你說來都是些捕風捉影以虛作  
實的話。一毫憑據也沒有。如何就把妻子出了馬院  
闕道這些話雖然滿手影響。那了鬻口裡的話却是  
明明白白的。又犯了鬻犯出的言語。細述了一遍  
道。老父師爺還不信此。婢見在村成拘來一審。就明  
白不知縣通他這些話。還是你不曾加刑。他情息說  
出來的。還是被你誘打不過。沒奈何了。招出來的。馬  
既開見官府問到此。妾有不好答。應只待捨命糊口  
說了一句。知縣道。我知道不你且下堂。叫那婦人上。

東上官氏走到面麻知縣問道你主婢二人若與姜秀才一無二他怎麼知道你身上寒冷了製身上煖熱說來一些不差難道是個神仙不成上官氏道這個源想故莫說大天疑心是心就小婦人自己也不明白或者若是他取笑的話縱熱猜着了也不可知只是小婦人平日是個冰清玉潔的人不但與姜秀才無好並不知道他面長面短評空白地受此奇詢就是死也不肯甘心若還是別的老爺在此馬官小婦人只好含冤抱屈而死也不被前來告狀廟謝老爺是龍圖



轉世沒有審不出的冤情。所以終於放箭。此等想如子  
只求老爺原情度理。把這桶怪事。替小婦人等想一  
等想。奴得小婦人自之疑。就辦得丈夫心上之感。  
了。知縣道再沒有不肯。道在契之理。這等你

便些化無奸。那個丫鬟被他淫污。或在你身上  
的寒冷了。發知道了。發對他說了。故此他冒認有私  
做個種風月的話柄。也不可。知上官道了。發平月  
響。小婦人等步不離小婦人。替他發得誓過。並無此  
事。知縣道你坐下。去叫馬生員的干証上來。那些干

証就是當初同席的朋友，爲既開恐怕審輸了官司，要正他無故出毒之罪，故此決了這班朋友，來叢善念，茲席上之言，又把醫善念，茲的醫生也，備重在裡面，要他說出陰症二字，爲定罪之由，使將來沒有反覆，知縣先問那些朋友，道當日善生貞席上之言，是諸兄親身聽見的麼？那些朋友道：好情的真，假莫實，難明只是這些說話，却是出于善生之口，入于爲生之耳，門生輩，衆耳衆目，一齊聽見的，知縣道：這等善生貞平，只是個老成的人，還是個不正氣的人，衆朋

友道平日做人極老成，雖有這些言語說得不正氣，知縣道：「等他平日是個私腐的人，還是個喜詛諧？」好頑平的人，眾朋友道：「他平日也善詛諧，也喜頑，只是小節，雖然不拘大體，也還不失不帶戲謔，到這個地步，知縣道：「這等他當日之死，果然由于何病？」眾朋友道：「他未吃冷酒之先，就說出陰症二字，後來果以陰症而死，現有用藥的醫生是一方之國手，求老父師審他，就是知縣問醫生道：「善秀才死于陰症，才縣已知道了，不消你再說，只是這陰症二字，還是在

他脈息裡面診出來的，還是在他自家口裡偵探出來的。醫生道：他自己害羞，不對醫生說，是衆位相公要救他的性命，背後對醫生說的，就是他的脈息也。也與衆人的說話一般。明之是個陰症，知縣笑了，一笑，就分付叫馬生員上來。馬既開，只說：「奸情審定了，叫他跪上去，好看妻子用刑。」誰想冷然道：「不是知縣見他走到，又笑，一笑道：『這張狀子，李縣審出來了，不是。』」一橋，奸情例是一橋人命。善秀才飲酒的時候，又不喪心病狂，為甚麼奸了你的妻子，肯對你說：「此是必無。」

之理不過是平日戲謔慣了故意造出這番說話要  
誣你的便宜就是陰症二字也是見眾人罵他冷酒  
又為謔中之謔隨口說出來的原沒有聲成現及  
至得病之後眾朋友以為前言既驗好必是真要救  
他性命背後分付醫生教他作陰症醫治迎來的醫  
生那裡知道診甚麼脈不過把聖聞心切四個字做  
了標記去撞人的太歲撞得着醫好幾個撞不着醫  
死幾個這都是常事他見眾人說是陰症無論是何  
病體都作陰症醫了不封針自然醫死還有甚麼

講得若還果然除症，善生負怕死自然該對醫生負  
說為甚麼酒席之間不怕羞，到性命相關之際反怕  
起羞來，可見善生負與你的妻子一毫無染，只是這  
位用子不該做蕭齋悞人白，斷送他一條性命，以致  
頭而易之事，做了寡然不白之冤，如今只消把他死  
問罪，你夫婦二人之恨，依舊回去，做夫妻自然沒  
得說了，就要叫婦人上來，要與他當面和事，馬既開  
道，棄婦不端之事，昭然在人耳目之間，不是老父、師  
的片言可以折得，橋大嶽的寧可棄了這斷之罪。

那完聚之事萬不敢遵知縣道照你說來維道這等  
一個少年婦人就被這樁莫須有之事耽擱他一世  
不成馬既鬧通生員只是不要罷了何必耽擱他任  
憑改嫁就是知縣對上官氏道這等看起來他是決  
不要你的了。我今日替你斷過男子另娶女子另嫁  
以後不得再起訟端。上官氏聽了這一句就在堂上  
發起性來說老爺是做官的人一言之下風化兩院  
豈有教一個婦人嫁兩個丈夫之理。他要娶任憑他  
娶小婦人有死而已決不二夫說了這幾句就在庭

袖裡面取出一把剃刀。竟要自刎。知縣慌不連忙教他父母兄弟一齊扯住。又對馬既問道。但着這種光景。就知道是個貞節婦人。那樁疑事不辨而自明了。如今聽我解紛。還是與他完聚的是。馬既閉只是搖頭不肯依。斷知縣道。你如今心上之疑。還有那袋毒。不解說來。我聽馬既問道別的事。都可解說。只有冷熱二字。解說不來。知縣聽了這句話。不言不語。為躊躇了一會。祕對他道。你這句話也說得有理。別的疑事。本縣方纔都督他。說明了。只有冷熱二字。不曾有個



註解如何，眼待你的心，這還是本縣思慮不到，以致如此也罷。你們今日都且散去，待本縣慢慢的思想。思想出來，再替你審斷，就是衆人齊叩謝道：但願如此。當日各人散去，個個都說：這個官府枉負了一世的清名，沒有決斷，有好就說有好，無好就說無好，何須要到背後去想。一連過了數日，不見差人來喚覆審，正要寫狀去催想，他又住府公幹去了數日。地方同衆人不等，標拘等，他投文之後，就跪道去求審。知縣道：這件事，本縣也曾大費揣摩，只是思想不出。

就是思想出來也只好自己肚裡明白。若選對諸兄說諸兄也未必就肯釋然。古語說得好，解鈴還因繫鈴人。當初那些謠原出于姜生員之口，如今要知虛實，除非還是問他。他只是本縣乃陽世之官，不能審陰間之事。待我移一函文書到城隍司那邊去煩他，把姜生的魂魄提到面前問他。當日之言是虛是實，討箇的確。回文過來，終好與諸兄定案。眾人聽了這些話，大家都冷笑起來。道是神之事，極是渺茫。那有城隍司的回文，是討得來的。知縣道別的官府問他。

未必就苦。只怕李縣發去的文書，他沒有不回之理。諸兄不信，就試一試。看我如今若差衙役去投，恐怕討來的回文，諸兄未必見信。不如就着馬主齋去討了回文，轉來自好。無好自然明白，再沒有疑心的了。就對馬既問道：你如今回去，預先齋沐浴起來，求縣退堂之後，就備一角牒文，明早給發與你。二發到那邊，虔誠禱告一番，把文書燒了。當日不可回去，就偏在神位之旁，勞二日，起來他定有回文給發。即使沒有回文，才不消勞也。託一個與你決不使你空返。

就是說了這幾句，竟自退堂進去了。衆人心中，卻不  
明白。對馬既問道：「無論真假，你便去走一次，不要認  
做投文書，只當去求夢罷了。」或者弄假成真，有些應  
驗，也不可知。馬既回曰：「果然齋戒沐浴，發起一  
片誠心，到第二日，領了本縣的牒文，到城隍廟中，投通  
牒文，牒七七去。當晚就在神位之前，和衣而睡，只說：『  
斷了沒有？或者日之所思，夜之所夢，無論驗不驗，定  
有此夢境也。』」不可知誰想昏沉一睡，一夜不見。

半是影響清早起來又在神位前坐了一會也不見  
有一毫動靜正要轉身回去只見本廟的道官進來  
裝香劈面撞着馬既問起他相了紫臉却像認得向  
一般口裡啣仁喘氣只管說奇事奇事馬既問向他道  
甚麼奇事那道官道小道是本司掌印的道官今夜  
三更時候忽然夢見城隍老爺喚我帶印上來說要  
印一角牒文回到縣裡去我果然帶印上來走到老  
爺眼前老爺逾一角文書一箇封套要我道就右文  
書每月上用了一顆掛號後用了一顆封筒符籙之

爰用了兩顆，共是四顆，印信爺又教我粘封好了，子  
運與本告拿去，小道遊興一人，那面兒，橫孫至今備。  
然在日竟與老相公一般，所以方終種見訖，為奇事。  
請問老相公為何到此，馬既開，聽見這些話，也吃了。  
一大驚，執把本縣父母，教他齋牒前來，弄討回文的。  
話說了一遍，兩箇人，驚謔不已，只是回文不見，使人  
疑惑，馬既開又等一會，不見响動，只得走回家中，要  
吃些點心，好去甲復知縣，那些紙內有名的朋友，聽  
說馬既開轉來，大家不約而會，都來問信馬既開先

把夢與田文兩件俱無的話略說我的又把道士撞見驚奇說夢的話細述一番眾人也驚訝不已因中有幾個聰明的道神道的田文豈有與人看見之理或者就在夢中發去本縣的父母也在夢中看見也不可知我們換了衣服回去見他二畢竟有此話說馬既剛就在衆人面前脫去見神的色衣換了見官的青衣不想就在換衣之際胸前掉下一角文書衆人大驚拾起來一看上面寫着兩行字道

定安縣城隍司牒文一角仰本告齋赴

定安縣正堂包

當堂開拆

那封筒釘纏之裏果然有印二顆就是城隍道紀司的印信那年月之書又有篆筒十字道

內實件

眾人見了這角文書大家你看了我，看了你都覺得毛骨悚然，一齊贊嘆道：這等看起來，本縣的父母不但足包龍圖的後身，竟是龍圖的正身了。只是縣裡發去的文書只得一件，如今為何有兩件？難道連前文也發回不成？有幾個少年的要私自語



火籤犯人  
フ急御  
スレヤ

一看然後送與包公那些老成的不肯說私與官府  
的文書尚且有罪何況孫：有靈的神道是見戲詩  
的還是齋送與官當堂求着的是就大家換了衣服  
走到縣衙恰好遇着知縣生堂一齊控擗上去說城  
隍司的回文了求老父師當堂同拆着馬既開進  
與門子以十在知縣面前眾人已不得早些拆開  
好着城隍版中的文理鬼判寫來的字跡誰想包知  
縣故意作難不肯就拆且標一放火籤差人去提上  
官氏與他父母兄弟弄弄那做干証的醫士直等這此

人犯一承拘到面前，方纔拆開文書仔細看。就大笑起來道：「原來是這個原故，叫上官氏過那一日，又係丈夫不在家，姜秀才來尋他的時節，還是冷天，還是熱天？」上官氏道：「是十月初旬，熱天過了，正是初冷的時節，知縣道：『這前你穿甚麼衣服坐在那裡？』做甚麼事，都被姜秀才看見，不帶上官氏想了一會，就答應道：『那箇時節，小婦人因寒，衣不曾漿洗，只穿得一件紗衫，坐在石板上，揸衣服了，裝穿的是青布夾襖，坐在。』」

火差秀才只在籬笆外面一張詩一張也不知他看詩  
明瞭着不明白知縣點點頭道是了。你這些說話正  
合着來。文果然是這箇原故。就對衆人道。本縣前日  
所說的話一字不差。如今都湊着了。姜秀才與諸兄  
是一班忘故的朋友。終日笑耍。詎諱絕無怠慢。那日  
去尋馬生。隔着籬笆看見這些動靜。他就見景生情。  
造出那番話來。取笑你上官氏。乃鹽法之人。過了作  
繅的天氣。止穿一件紗衫。身上豈有不寒之理。以極  
寒的身子。坐在石板上。面猶如雪。上加霜。那

塊自然是冷極的了。鬻乃肥胖之人，况在纔冷的時節，穿了一件夾襖，身上豈有不煖之理。以極煖的身子對着灶門燒火，猶如爐中加炭，那胸前一塊自然呈熱極的了。此乃必然之理，一定之情，不必定要貼身着肉方終知道這種光景。他說話的意思不過是使<sub>誰</sub>弄<sub>巧</sub>要你回去試驗出來。疑心一夜到茅二日相見，就說出真情，要博同社之笑，然一笑而已。原沒有別的意思，不想第二日就病起來，不能苟與你見面，那得病的原故是吃了冷酒之後，又脫衣服。

寒冷之氣，內外交攻，犯的傷寒症候，庸醫不辨，誤聽人言，作了陰症醫，所以越醫越重，以致昏眩而死。此乃上官氏受誘之由也。如今回文現在這處，諸兄拿下公細看，不但城隍有回文，連那實犯姜念慈，也具有一張供狀。有~~此~~但不知可是親筆諸兄也。拿下公細認一番說完，就把回文與供狀一齊遞下。衆人攔了仔細一看，只見城隍的文理也與陽間官府的口氣一般，鬼判筆跡也與陽間書辦的字跡無異，衆人看了，還不十分吃驚，獨有那張供狀，使

人看了一遍不覺害怕起來不但筆跡字跡儼若生前就是那篇文理也宛然是姜念茲的口气只因他長于四六下筆便是駢麗之詞不但古作裡面排偶最多就是八股文字之中也句句是錦聯錦對那供

狀云

冥化姜玄

招快

供為庸醫害命詭語傷倫惡雪函大

奇冤以安人鬼事念玄

生居陽世借馬鑣等索

萬驚鳴

恪守清規與上官氏毫無苟且祇以

情大疆忌諱兩忘談鋒有暇即交謔浪無風六

今古法家以  
葉不暖若  
席常言婦  
合者善言  
供狀可恐  
可笑

起訪起訪友非園籬婦窺墻豈為偷情此風着單薄  
 之衫想見香肌欲粟搗衣坐寒涼之石樂知  
 玉朕如冰睹衣厚即知肥體之加溫矣必甚皮即  
 而盡因觀火近則識酥胸之倍煖何膏倚翠而凝  
 俄紅甚矣東方之善詠諧免哉西子之裝不潔至  
 下有因之疾實起于盡背衝寒奈何無恤之醫  
 謬認作花偷中酒攻三不効尚不悔過於己猶  
 曰無不頓眩厥疾不瘳既而云亡則能藉口于  
 人而曰夫人不言必有中嗟乎生者之寃不

白止當歸罪于方生忽死之游理死者之念雖  
消行將索命于起死回生之國等伏望

神天移文

舊父寄語良明達完夫婦之倫早結神人之業免  
使陽間棄婦終朝訟屈而呼冤以致冥府冤魂盡  
盡日披枷而帶鎖今蒙台假理合陳情一字非虛  
虛所供是實

眾人看過之後依舊遵還知縣都說不但字跡宛然  
亦且口吻逼真是亡友的親筆無疑若此老父師照



明正直威鎮幽明怎能勾役鬼驅神審出這橋奇事  
龍團再見之名真不誣也就叫馬既聞夫妻二人跪  
在一處拜謝了恩官謝過之後衆人一齊稟道這等  
看起來馬生夫婦之冤與亡友姜玄之死都起于醫  
生一人求大父師徵治一番逐他出境省得以後再  
誤別人知縣道我前日原要逐他如今看了回文例  
可以置之不問了姜生員的供狀開口就說庸醫害  
命後面又說行將至命他少不得就來相相了何須  
本縣徵治他况且這樣的醫生滿城都是那裡逐送

日本箱醫  
者誤治救  
人者最多  
竟鬼問他  
封命區生  
首不可絕  
牛唇

許多自古道，學醫人廢，就是虛醫扁鵲，用藥之時，少不得也要醫死，然後試得手段出來。從古及今，沒有醫不死人的國手，只好教服藥之人，委之于命罷了。說過一番眾人唯之，而退知縣自從審了這樁奇事，名聲愈震，龍圖再出之號，從廣東直傳到京師。未滿三年，就欽取做了吏部。那做于証的醫生，自從審了官司回，去夜一見神，見鬼說有人問他討命不多。次時就憂鬱死了，却說馬既與上官氏自從在公堂完聚之後，夫妻恩愛之情，心滿意更加十倍。

三年之中連生二子。一日上官氏對馬氏道：「我當初那穉，冤枉。雖然是官府，才推詳得出也。」  
翟得城隍老爺，有靈有感，拘得鬼犯到來，討得供狀，轉公方說審決得下。不然，我夫妻二人此時還不能見面。當時該辦些祭禮，同去拜謝一番。終是馬氏同道我也。正要如此，就揀了一個好日，辦下一副備羊夫婦二人連那兩個兒子，一齊抱了前去。叫道：「士撞鐘擊鼓，通起誠來。」然後拜謝。只見那通誠的道士，就是下白草印的通官。見他夫妻拜得志誠不住的，在旁遙冷

笑却像這樁事情，有些甚麼原故的。一般馬既鬧疑  
心起，來到狩完之後，扯住他細問，他只是東逐西掩，  
不肯直說。後來見馬既鬧問之不已，方纔吐出真情。  
原來當初那一角回文，不是真正城隍給發的，就是  
包知縣付與道官，叫道官做的字，腳當日在堂上，令  
付之後，馬既鬧的公文，還不曾領得到。手他倒先做  
一角回文，教個得用的門子，密密的交與道官，教他  
待馬秀才承夢的時節，乘他在睡夢之中，悄悄塞在  
他懷裡。第二日早些起來，只說到殿上，些些自然撞

着把夜間做夢如何的話說與馬秀才知道。又且叮囑道：官教他全要做清，祿錢連自的錢也不可使他得知。若還賤漏出來，要拿道官去打死。所以道官性命為重，熬了三年，不曾敢說出一字。如今見官府陞遷去了，馬副的夫妻又十分相得，料想沒的有反覆之理。故此終敢吐出真情。馬既問夫妻聽了這番說話，雖然如夢初醒，如睡初覺，也還半信半疑。例說這道官之言，未必盡確。豈有做官的人肯督百姓這等用心。這般出力做清完之全，一些馬脚也

不露就作回文，可假難道那張供狀也是淨來的？  
死者的文理，死者的筆蹟，命一毫一毫不錯，怎麼  
說是做造出來的？且供狀上面那些槌衣燒火的  
話，都是真情。他當初又不曾看見如何逆料，得  
來這畢竟是官說，說要以神助之力，冒為己功，見  
得當初全虧了。他終有今日，要記我費錢的意  
思，不要聽他直等。又過三年，馬既回聯科中了進士，  
在京師遇着包公，拜謝他昔日之恩，說當初這樁不  
幸之事，不知費先父腳多少，深心且莫說別樣，同全

即如假借回文一事也使人感入骨髓體令人盡此無  
論不肯做就做了也要露些形跡出來怎能勾這般  
周列包公罷了這些話故作驚詫之客說當日那旬  
天書的真是城隍的回牒如何說假借二字兄這些  
話十養甚是解馬既知道先師不必再購具中  
情節門生都已知道了某道官尚在文師在任封  
得住他的上如今高遷已久他日上的封條也朽爛  
了怎麼還禁止得住只是門生聞得之後又添了兩  
樞疑事躊躇三載再解說不出如今正要請點那張

甲文是出于老文師之手不必說了請問那張供狀  
為何酷離亡友之筆褪衣燒火二事又從何處得來  
快些賜教明白省得門生終日疑心包公見他說得  
對對知道隔不到底乾大笑起來道那角甲文果然  
是小弟裡出來的今正受枉的情節小弟胸中甚  
是了然只因兄是當局之人又且為先入之言所以  
所以執迷不辯若不把神通設教如何杜得樵夫所  
以做出那樵夫人的勾當褪衣燒火之事乃得于空  
婢之口當初拘審的時候小弟若還要化到官有何



難處只消一紙關文就提到了只因他昔日被兄拷  
打胡招亂說了一次若提到官他必然懼怕說私刑  
尚且熬不過如何受得官刑少不得略加養楚他就  
仍前亂說要曉得官府審事重刑之下必少真情變  
怒之時決多冤獄他在私江亂招還作不得准若在  
公堂之上說幾句胡話出來就使人移動不得不  
以不肯提他到官要留在那邊做箇退步若還責在  
別處地方還一時見他不着又喜得責在府城小吏  
參謁上臺不時往府帶便問他一回有何難處所以

那日軍復諸冠要待從容思想者正是爲此後來姓  
府公幹拘他到寓處一鞠就探出這種真情若回來  
與兄直說兄自然不信沒奈何只得略施小巧假口  
於既死之人此討甲文案供狀之所由來也既然要  
做這樁事畢竟要做得圓匝不然反要弄巧成拙  
笑于諸兄了十芳做官幾載並不需與善生往來  
從知道他的文理尋訪他的筆蹟只因十芳初到之  
時曹秀考一次善生與兄都取在晏茶原卷尚在  
衙搜尋出來一看只見他文字之中工一對偏筆下

又求得溜噠（手）所學他（又）口氣做了那篇四六供批教及  
內衙書辦摹倣他的筆跡（又）寫出來所以儼然無異  
這段因緣雖是（又）小勞費了些心血果然斷得不差也  
還是兄與尊（又）聞風緣來（又）斷（又）該（又）當如此故使小勞傲（又）天  
之幸不需露得馬脚出來不然通官口上的封條不  
消三日就朽爛了怎能勾熬到如今（又）方終（又）淺（又）嘗說竟  
又大笑了（又）一場馬既困（又）餓了這些話（又）感激到極處不  
覺掉下淚來又跪倒在地拜了（又）幾拜（又）方終（又）分別後來  
包知縣直做到尚書子孫（又）官（又）貴（又）不絕人以為（又）慶

心折服之報。馬既困，只因自家妻子，索過這番冤屈，又添了包公許多金石之言，後來做官，無論大小，詞訟都要原情度理，虛裏審鞫，不肯造次用刑，不敢草草定罪，也做到三品終位。這回小說是做與章官長看着的，但願當事諸公，人人都買一冊，不時翻閱，翻閱但學包知縣之存心，不必定原學他弄巧，弄巧還學他弄巧，立角馬脚，落去來，恐怕沒有許多封條，封得位十民之口也。

無聲、戲、之、妖、之、在、田、之、都、是、說、人、再、不、肯、說、  
神、說、鬼、更、妙、在、忽、而、說、神、忽、而、說、鬼、者、後、亦、  
依、舊、說、的、是、人、並、不、曾、說、神、說、鬼、幻、而、能、真、  
無、而、能、有、真、從、來、僅、見、之、書、也、

連城壁外編卷之一

卷之一

落禍坑智完節操

借讐言口巧播聲名

卷之二

仗佛力求男得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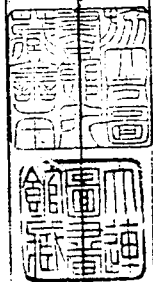
捨天心喪女成男

卷之三

嬰衆怒捨命狗竟陽

撫孤孀全身報知己

卷之四



連鬼騙有故傾家

受人欺魚心落局

內外通計十六回

連城壁外編

閒喬山人譚

覺世裨官編次

睡鄉祭酒批評

落禍坑智完節操

借雙言口巧播聲名

詞云

女性後來似水人  
近日如泥春煠責備且後  
寬莫向長中索短  
治世栢舟易矢亂離節操  
難完散缸撈出自齊紈  
縱有千金不換

話說忠厚節義四个字是世上人的美稱  
個個都喜



押除非八千  
鱗ナドノ故  
ニ又ハトヨミ  
小説セツロ  
訣ス

把ハ以ノ意

蘭賊李海  
天也

歡這个名色只是奸臣口裡也說忠逆子對人也說  
孝奸夫何曾不道義漢婦未曾不講節所以真假極  
是難辨古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專辨真假除  
非把忠難來試他一試只是這件東西是試不得的  
譬如金銀銅錫下爐一試假的壞了真的依舊刺還  
你這忠孝節義將來一試試的倒刺還你的一試  
就試殺了我把忠孝義三件略過一辺單說个節字  
明朝自流寇倡亂闖賊來此以至滄桑鼎革將近二  
十年被擄的婦人車載斗量不計其數其間也有夫

奮且人  
調八  
音

志不屈或奪刀自刎或延頭受誅的這是最上一乘  
千中難得遇一還有起初勉強失身過後深思自愧  
投河自縊的也還叫做中上又有身隨異類心繫故  
鄉寄信還家勸夫取贖的雖則脾顏可恥又還心有  
可原沒奈何也把他箠做中下最可恨者是口厭食肥  
甘身安羅綺喜唱奮調怕說鄉音甚至有良人千里  
來贖對面不認原夫的這等淫婦總是最下一流說  
來教人腐心切齒雖曾聽見人說有个仗義將軍當  
面斬淫婦之頭雪前夫之恨這樣痛快人心的究竟

竟只是耳聞不曾目見。看官你說未亂之先多少婦人談真說烈。誰知放在這熬火炒中一煉。真假都驗出來了。那些假的如今都在真的。半個無存。豈不可惜。我且說个試不殺的活寶。將來做个話柄。雖不可為守節之常。却比那忍辱報讐的還高一等。看官你們差執了春妹責備賢者之法。苛求起來。就不是末世論人的忠厚之道了。崇禎年間陝西。安府武功縣鄉間有个女子。目丈夫姓耿。排行第三。所以人都叫他耿二娘。生來體態端莊。羊毫綽約。自不必說。却

不讀不識  
字便字便脫  
套了進來不  
說動不動  
是女子吟詩  
其覺可厭

又聰惠異常，雖然不讀一句，昏不識一人一字，他自有  
一種性裡帶來的聰明，任你區處不來的事，遇了他  
他自然會見景生情，從人意想不到之處，生個妙用  
出來，佈罷將去做的，即人都笑他，無謂過後思之  
却是至當不易的道理。在娘家做女兒的，即有個  
隣舍在河邊釣魚，偶然把釣鉤含在口裡，與人講話  
不覺的吞將下去，鉤在喉內，線在手中，要扯出來，怕  
鉤住，咳嗽要嚥下去，怕刺壞肚腸，哭又哭不得，笑又  
笑不得，去與醫生商議，都說醫昏上不曾載這一款。

那裡會二醫一那人急了到處逢人問計二娘在家聽見對阿兄道我有个法兒你如此三去替他扯出來其兄走到那家道有舊珠燈取一盞來那人即取到其兄將來拆開把糯米珠一粒三穿在線上往喉嚨裡面直推二到推不去處知道抵着鈎了然後一手往裡面勦珠一手往外面抽線用力一抽鈎扯直了從珠眼裡帶將出來二些皮肉不損魚人不服他好計到耿家做媳婦又有个妯娌往架上拿箱下來取衣服取了衣服依舊把箱放上架去不想架太

可惜去日本  
難波即幾  
千里

上身ノ衣服  
上ハ女ノ腰  
下ハ裙アリ  
ナキハ襟ニ  
ナリ故ニ

高箱太重用力一擎手骨兜住了肩骨箱便放上去  
了兩手朝天再放不下略動一動就要疼死其夫急  
得沒主意到處請良醫向三老搃沒做理會處其夫  
對二娘道二娘子你是極聰明的替我生個主意二  
娘道要手下來不難只把衣服脫去教人揉一揉就  
好了只是要發個男子立在身邊借他陽氣蒸一蒸  
助味纔得和合只怕他害羞不肯其夫道只要病好  
那裡顧得就把叔伯兄弟都請來周圍立住把他上  
身衣服脫得精光用力揉了會只不見好又去問

二娘二娘道四肢原是通連的單揉手骨也沒用須  
把下身也脫了再揉一揉腿骨包你just好甚夫走去  
發他把裙脫了解到褲帶其婦大叫一聲使不得用  
力一掙兩手不覺朝下緊捏住褲腰彼叻二娘立  
在窗外便走進去道恭喜手已好了不消脫罷原來  
起先那些揉四肢借陽氣的話都是哄他的料他在  
人面前決惜慮恥自然不顧疼痛一掙之間手便復  
舊這這叫做医者意也眾人都大笑道好計從此  
督他進个徽号叫做女陳平但几村中有認難的事

就來向計二娘與二郎夫妻甚是恩愛雖怨家道貧窮他慣會做魚米之炊績麻撚草依過湯去忽眈流賊又來東蹂西躪男要殺戮女要奸淫生淑醜的淫慾過了倒還埋下略有幾分姿色的就要帶去一日來到西功相近地方各家婦女都向二娘向計二娘道這是千百年的劫豈是人謀能渴脫的各婦回去都号啕痛哭與丈夫永訣也有尋剃刀的也有買人言的帶有身邊都說等賊一到即尋自盡決不玷汚清白之身取二郎對妻子道我与你死別生離只



從來不肯說  
死的人豈是  
个敢死之士

死等ハキリ  
下シ

在這一刻了，二娘道：「直到如今也沒奈何，我善被他擄去，決不忍恥偷生也。決不輕身就死，湏及我生卒的力量，竭我胸中的智巧，去做了着，若萬不能脫身方纔上這條路，倘有一線生機，我決逃回來，与你團聚。賊若一到，你自去逃生，切不可顧戀着我，做了兩敗俱傷。我若去沒你料，想無銀取贖，也不必野來尋我。只在家中死等，就是說完，出了幾點眼淚，走到床頭邊，摸了幾塊破布，放在袖中，又取十個銅錢，教二郎到生菜舖中去買，巴豆二節，道要他何用。」二娘道：

你莫管我自有用處。二郎走出門來，衆人都攔住，問道：「今正作何料理？」二郎把妻子的話述了一遍，又道：「他尋幾塊破布帶在身邊，又教我去買巴豆，不知何用。衆人都猜他意思，不出。二郎買了巴豆回來，二郎敲去了殼，取肉縫在衣帶之中，催二郎遠避自己，反梳頭，勻面，艷粧以待。下多時，流賊的前鋒到了，衆兵首見二郎，你扯我曳，只見一個流賊走來標，致：「年紀不ハシ上ハシ三十來歲，衆兵見了，各ハシ一ハシ走ハシ，二郎知道是個頭目，雙膝跪下，道：「將命ハシ，你收我做ハシ了ハシ婢ハシ，辛ハシ四ハシ罷ハシ那ハシ。」

粧粉ミカニ、  
大ミカニ、  
初ミカニ、  
行ミカニ

賊頭慌忙扶起道：我擄過多少婦人，不曾見你這般顏色。你若肯隨我，就與你做結髮夫妻，豈止婢妾，只是一件。後面還有大似我的頭目來見你，這等標致，他又不要奪去。那裡有得到我。二娘道：不妨，待我把頭髮弄蓬鬆了，面上搽些鍋煤，他見了我的醜態，自然不要了。賊頭攆住，連拍道：初見這等有情，後來做夫妻，還不知怎樣疼熱。二娘粧扮完了，大隊已到。總頭查點各營婦女，二娘掩飾過了賊頭，放心。把二娘鎖在一間空房，又往外面擄了四五个來，都是

二娘的陸舍文與二娘道這幾個做你丫鬟使婢  
到晚教衆婦煮飯燒湯賊頭與二娘吃了晚飯洗了  
脚手二娘歡喜脫了衣服先上床睡賊頭見了  
二娘雪白的肌膚好像

餽貓遇着肥鼠

餓鷹見了嫩雞

自家的衣服也弄不得解開根根衣帶都扯斷身子  
還不曾上肚那翹然一物已到了穴邊用力一抵誰  
想抵着一塊破布賊頭道這是甚麼東西二娘從  
容道不瞞你說我今日恰好遇着經期月水來了

賊頭不信，等起破布一聞，果然爛血腥，二娘道：婦人帶經行房，定要生病。你若不要我做夫妻，我也禁你不得。你若果然有此意，將來還要生兒育女，權且等我兩夜。況且眼前替身又多，何必定要把我的性命來求樂？賊頭道：也說得是我，且去同他們睡。二娘又攆住道：我見你這等年少風流，心上愛你，不過只是身不自由。你與他們做完了交，還來與我同睡，皮肉靠一靠，也是甘心的。賊頭道：自然。他聽見二娘這幾句肉麻的話，平日官上府招不降的心，被他招降了。

臨王勾不去的，竟被他勾去了，勉強爬將過去，心上  
好不難丟着官，你說二娘的月經，爲甚麼這等來，淨  
湊巧，原來這是他初出茅廬的第三計，預先帶破布，  
正是爲此，那破布是一向行經用的，所以帶血腥氣，  
掩飾過這一夜，就好相機行走了。彼時衆婦都睡在  
地下，賊頭放出平日打伏的手，段來一个、一个、交鋒對  
壘過去，一來借衆婦權當二娘發洩他一天狂興，二  
來專尋二娘聽見，知道他本意，高強衆婦个、个歡迎，  
毫無推阻，預先帶的人，言剃刀，只做得个備而不用。

到那爭鋒奪寇的時節，還像浪不得把入言某死幾個，刺刀割死幾個，讓他獨自受用，總稱心的一般。二娘在床上側耳聽着，賊頭說甚麼話，只見他兩散雲收歇息一會，喘氣定了，就道：「就道你們可有銀子藏，在何處？」有首飾寄在誰家，把眾婦逐一問將過去，內中也有答應他有的，也有說沒有的。二娘暗中點頭道：「是了，賊頭依舊把上床來，把二娘緊！樓住問道：你丈夫的本事，比我何如？」二娘道：「萬不及一，不但本妻不如，就是容貌也沒有你這等標致。」

也沒有你這等溫存我如今反目禍而得福了只是  
一件你這等一個相貌那裡弄不得一碗飯吃定要在  
鞍馬上做這等冒險的生財頭道我也曉得這不  
是樁好交只是如今世上銀子難得我借此擄些金  
銀句做本錢就要改邪歸正了二娘道這等你以前  
擄的有多少了賊頭道連金珠首飾筆來也有二千  
餘金若再擄得這些有个羊萬的氣候我就和你去  
做老員外財主婆了二娘道只怕你這些話是騙我  
的你若果肯收心莫說半萬就是一萬也還你有賊



字棟ハ多ク  
中ハサシ入テ  
置テ

頭聽見心上跳了幾跳問道如今在那裡二娘道不  
耳不傳道今晚衆人在此不好說得明夜和你商量  
賊頭只得勉強推過一宵第二日隨了樁頭又流到  
一處預先把衆婦中棟在別房好到晚間與二娘說  
話總上床就問道那萬金在那裡二娘道你們男子  
的心腸最易改變如今說與我做夫妻只怕銀子到  
了手又要去尋好似我的做財主導了你若果狀肯  
與我白頭相守須要發个誓我總對你講賊頭聽見  
一个肋斗就翻下床來對天跪下道我後來若有變

天下有敵的  
人沒有一個  
不是好騙  
的

更死於萬力之下。二娘揀起道：我實對你說，我家公  
是箇有名財主，死不多年。我丈夫見東反西亂，世  
事不好，把本錢收起，連首飾酒器，共有萬金，掘一個  
地窖埋在中，你去起來，我和你一世那裡受用。得  
尺賊頭道：恐怕被人起去了。二娘道：只我夫妻二人  
知道我的丈夫，昨日又被你們殺了，是我親眼見的。  
如今除了我，還有那個曉得？況又在空野之中，就是  
神仙也想不到。只是我自己不好去，怕人認得。你把  
我寄在甚處，親眷人家，我對你說。那個所在，你自

去起賊頭道我們做流賊的人有甚麼親眷可以託  
專寄子況且那個所在生疎教我從那裡掘起  
究竟與你同去總好二娘道若專同行除非拙做叫  
化夫妻一路乞丐而去人終認不出賊頭道如此甚  
好既專於做叫他這輜重都帶不得了將來寄在何  
處二娘道我有個道理將來捆做一包到夜間等衆  
人睡靜我和你抬去丟在深水之中只要記着地方  
待起了大窖轉來從此經過撈了帶去就是賊頭把  
他擣住心肝肉叫不下了道他又擣又聰明又

不是前世  
是今生

○妻善治  
家稱內助

行頭 世居  
役者 カツラ  
衣服 フカ  
箱

有情意我前世不知做了多少好妻修得這樣一個  
好內助也旬漏緊了又漏那一主夫妻財當晚与二  
娘交頸而睡料想明日經水自然乾淨預先養精蓄  
銳好奉茶財主諄這一晚竟不到衆婦身邊去睡到  
第三日又隨穩頭流到一處路上恰好遇着一對叫  
化夫妻賊頭把他衣服剥下交與二娘道這是天賜  
我們的行頭了又問二娘道經水住了不曾二娘道  
住了賊頭聽見眉歡眼笑摩拳擦掌早已不渴到晚好  
追歡取樂只見二娘到午後忽然睡倒在床嬌啼婉

轉下裡不住叫痛賊頭向他那裡不自在二娘道不  
知甚麼緣故下身生起一個毒來腫得碗一般大渾  
身發寒發熱好不耐煩賊頭道生在那裡二娘拳差  
纖玉指指着裙帶之下賊頭大驚道這是我的命  
門怎麼生得毒起就將他羅裙揭起綉褲扯開把命  
門一看只見

玉膚高聳紫暈微含深痕漲作淺痕魚門可入兩  
片合成一片有縫難開好像蒸過三宿的饅頭又  
似浸過十朝的淡菜

賊頭見了好不心疼，替他揉了，一會連忙去捉醫生，討藥來，敷誰想越敷越腫，那裡曉得，這又是二娘的一計，他曉得今夜斷鏡不過預先，從衣帶中取出一粒巴豆，熬出油來，向牝戶周圍一擦，原來這件東西極是利害的好，皮膚一經了，他即時腫脹，他在家中曾見人驗過，故此買來帶在身邊，這一晚賊頭攪住二娘，同睡對二娘道：我恨命熬了兩宵，指望今夜和你肆意取樂，誰知又生出意外的，隻來叫我甚麼熬得過，如今沒奈何，只得做個太監，行房麼？

二娘不但要  
守節竟把  
賊頭當了  
傀儡糊塗  
意學弄以  
自取其樂  
耳

靠窗了。說完果然竟去摩靠起來。二娘大叫道：「疼死  
人。」  
礙不得將汗巾隔着手把他。此物一捏，原來二娘  
防他此着，先把巴豆油塗在在汗巾上。此時一捏已捏  
上此物，不上一刻，烘然發作起來。賊頭道：「好古怪。連  
我下身也有此發熱發寒，難道靠得，一靠就過了毒  
氣來不成？」起來點燈，把此物一照，只見腫做個水晶  
棒槌。從此不消。二娘拒他，自然不敢相近。二娘千  
方百計，只保全金釧、玉指，都視為土木形骸。任他  
舌嫩乳酥，胸金蓮、玉指都視為土木形骸。任他

盤虫噬手  
智士斷腕  
即是此法

到登ハセツ  
六行一

摩捥カキ只當不知這是救根本不救枝葉的權宜之術  
睡到半夜賊頭道此叻人已睡靜好做更了同二娘  
起來把日間捆的包裹カキ抬去カキ在二條長橋之下記  
了橋边的地方認了岸上的樹木回來把叫化衣服  
換了只帶幾兩散碎銀子カキ隨身其餘的衣服行李カキ尽  
皆丟下カキ瞞了衆婦連夜如飛的走カキ到天明將去賊  
營三十里到店中買飯吃二娘張得賊眼不見取一  
粒巴豆カキ攪碎攪在飯中賊頭吃下去不上一个时辰  
腹中大瀉カキ起來行不上二三里路到登了十數次東



到夜間爬起爬倒，瀉个不住。第二日吃飯，又加上半粒好笑，一个如狼似爺的賊頭，只消粒羊巴豆，兩日工夫，弄的焦黃精瘦，路也走不動，話也說不出。晚間的餘事，一發不消，說了賊頭心上，思量道：「婦人家跟着男子，不過過些枕邊的快樂，他前兩夜被經水所阻，後兩夜被腫毒所阻，如今經水住了，腫毒消了，正該把些甜頭到他，誰想我又新起痢來，要勉強奮發，怎奈這件不爭氣的東西，再也扶他不起，心上好生過意不去。誰知二娘心為林下，止此支，又有他得病之後。」

其巧可及也  
其鎮密不  
可及也

愈加慙慙。日間扶他走路，夜間揆他上炕，有暇吧，不  
及。馮在席上，二娘將手替他揩抹，不露一毫厭惡的  
光景。賊頭流淚道：「我和你雖有夫妻之名，並無夫妻  
之實。我害了這等難醫的病，你不但「不憎嫌，反愈加  
疼熱。我死也報不得你的大恩。」二娘把好話安慰了  
一番。第三日一行到本家，相近地方，隔二三里，尋一所  
古廟住下，吃飯又加一粒巴豆。賊頭馮倒不能起  
身。對二娘道：「我如今元氣淨盡，死多生少。你若有大  
毒之性，去討些藥來救我，不然死在目前了。」二娘道：

我明日就去贖某次日天不曉就以贖藥為名竟走到家裡去欺二郎起來開門恰好撞着妻子真是天上掉下來的那裡喜歡得了問道你用甚法計較逃得回來二郎把騙他受害的話大聚說了幾句二郎只曉得他騙得脫身還不知道他原封未動對二郎道既然賊子來在近處待我去殺了他來二郎道莫說我還有用他的所在你如今切不可把一人知道知道星夜趕到某處橋下深水之中有一个包裹內中有二十多金的物莫取了回來我自有一處二郎依少妻

子的話，寤不漏風，如飛駢去。二娘果然到藥鋪討了  
一服參苓白朮散，合手到齋中與賊頭吃了，肚腹止了。  
十分之三將養三四日，只等起來。掘窖，二娘道：「要掘  
土，火不得用，把鋤頭待我到鐵匠店中去買一把來。」  
又以買鋤頭為名，走回家去，只見橋下的物支，二郎  
俱已取回。二娘道：「如今可以下手他了，只是不可急。」  
邊須要如此，造般，不可差，一着說完，換  
了衣服，坐在家中，不往廟中去了。二郎依計而行，拿  
了一條鐵索，約了兩個幫手，走到廟中大喝一聲道：

使陳平過  
二娘必拜  
下風

賊奴你如今走到那裡去賊頭嚇得魂不附體二節  
將鐵索鎖了帶到一個公眾去處把大鑼一敲高聲  
喊道地方隣里三黨六親都來着殺流賊衆人聽見  
都走檣來二節把賊頭捆了高高吊起手拿一條大  
棍一面打一面向道你把我妻子擄去好淫婦好賊  
頭道我擄的婦人也多不知那一位是你的奶子二  
節道同你來的耿二娘就是我的妻子賊頭道他說  
大夫眼見殺了怎麼還在這等看起來以前的話都  
是騙我的了只是一件我擄便擄他去同便同他來

却于他一些相干也沒有老爺不要錯打了人二郎  
道利嘴賊奴你同他睡了十來夜還說沒有相干那  
一个聽你擊起棍子又打賊頭道肉中有个緣故客  
我細招二郎道我沒有耳聾聽你衆人道便尋他招  
了再打也不聽二郎放下棍子衆人森然無聲都聽  
他說賊頭道我起初見他生得標致要把他做妻子  
十分愛惜他頭一晚同他睡見他腰下夾了一塊破  
布說經水來了那一晚我與別的婦人同睡不曾捨  
得動他第二晚又惹了一夜到第三晚正要和他睡

不想他要緊去處生起一個毒來，又動不濕，第四晚  
來到路上，他的腫毒總消，我的痲疾，病又養了。一日  
一夜，浮上幾百次，走路說話的精神都沒有，那裡還  
有氣力做那樁事。自從出管，直浮到如今，雖狀同行  
同着，其實水米無交，老爺若不信時，只去問你家人，  
就是衆人中，有幾個伶俐的，道是了了。怪道那  
一日，你道他帶破布買巴豆，我說要他何用。緣來為  
此，這弄着來，果然不曾受他淫污了。內中也有妻子  
被擄的，又向他道：這寺前日擄去的婦人，可還有幾

不殺口自  
有殺人者  
直可謂笑

个守節的庶賊頭道：「除了這一个，再要半个也沒有。內中還有帶入言利力的也，拼不得死都同我睡了一問的人，聽見知道毒子被淫，不好說出氣得面如土色。」二節提了棍子，從頭打起，賊頭喊道：「老爺，我有二千多兩銀子，送與老爺饒了我的命罷。」衆人道：「銀子在那裡？」賊頭道：「在某處橋下。」請去，撈來就是二節道：「那都是你擄掠來的，我不要這等不義之財，只與萬民除害。」起先那些問話的人都恨這賊頭，不過有聲道：「還是為民除害的。」不消二節動手，你一拳我一



棒不上一刻工夫，嗚呼哀哉，尚鄉會了，還有幾人害貪  
 嗔病的，想着那二千兩銀子，賺了衆人，星夜趕去，掏  
 換費，寒心機，只做薄个，水中撈月，看官你說二娘的  
 這些計較，奇也不奇，巧也不巧，自從出門，直到回家，  
 那許多妙計，且不要說，只是末後，一着何奇神妙，他  
 着要把他弄死在路上，只消多費幾粒巴豆，有何難  
 哉，他偏要留他，送回家中，借他的口，表明自己的心  
 蹟，所以為奇，假如把他弄死自己一人回來，說我不  
 曾失身於流賊，莫說衆人不信，就是自己的丈夫也

盜人ヲ梁上  
君子ト云故  
古スヲ用

只說他是撇清的話那見有散書中裏撈得一疋白  
布出來的如今獎語出在雙人之口個人信為穿鑿  
這總叫做陳平陳平的奇計只得六出他倒有七  
出後來人把他七件支編做口字云

一出奇出門破布當對皮二出奇饅頭腫毒不須  
醫三出奇純陽變做水晶槍四出奇一粒神丹浮  
剝脾五出奇萬金說騙出重圍六出奇藏金水底  
得便宜七出奇梁上雙言人口是碑

評

後來完節之婦俱是女中聖人誓死不屈的乃  
聖之清者也。忍辱報仇的乃聖之任者也。耿二  
娘這一種乃聖之知者也不但叫做女陳平還  
可稱為雌下惠。

連城壁外編卷之三

覺世稗官編



睡鄉祭酒批評

仗佛力求男得子

格天心妻女成男

設云

夢兆從來貴反詳

夢凶得吉理之常

却更有時明說與

不須寤後攬思腸

話說世上人做夢一受其理甚不可解為甚底好  
的睡去了就會見張見李与他說起話做起事來那

千古際未發  
不意於小說  
中聞此妙論

做張做李的人，若說不是鬼神，渺々茫茫之中，那裡生出這許多形像？若說果是鬼神，那夢却終有不驗的，為甚麼？鬼神這等，沒正經等人睡去，就來纏擾或是醉人以酒，或是○人以色，或是誘人以財，或是動人以氣，不但睡時攪人的精神，還到醒時費人的思索，究竟一些效○也沒有，這是甚麼原故？要曉得鬼神原不騙人，是○自己騙自己，夢中的人，也有是鬼神變來的，也有是自己魂魄變來的，若是鬼神變來的，善則報之以吉，惡則報之以凶，或者凶反報之以

吉要轉他為惡之心。吉反報之以凶。要願他為善之志。這樣的夢。後來自然會應了。若是自己魂魄變來的。他就不論你○之邪心理之是非。一味只要阿其所好。你若所好在酒。他就變做劉伶。杜康携酒來與你吃。你若所好在色。他就變做西施毛嬙。獻色來與你淫。你若所重在財。他就變做陶朱猗頓。送銀子來與你用。你若所重在氣。他就變做孟賁烏獲。拿力氣來與你爭。這叫做日之所思。夜之所夢。自己騙自己的。後來那裡會應。我如今且說一個驗也。驗得巧的。

一个不驗也不驗得巧的做個用場道末以起說夢  
之端當初有個皮匠一貧徹骨終日在家堂香火面  
前燒香禮拜道弟子窮到這個地步一畝怎麼財主  
昇來你就保佑我生意亨通每日也不過替人上兩  
雙鞋子打幾个允音頭有甚麼大進益音只除非保佑  
我掘到一窖銀子方纔會發積就不敢指望上萬上  
千便是幾百幾十兩的橫財也見賜音一主不枉音弟子  
哀告之誠終日說來說去只是這幾句話忽一夜就  
做起夢來有一个人間他道聞得你要掘窖可是真

的皮匠道是真的。那人道如今其處地方有一个  
窖在那裡你何不去掘了來。皮匠道底下有多出數  
目。那人道不要向數目只選你一世用他。不盡就是  
了。皮匠醒來不勝之喜。知道是家堂香火見他禱告  
志誠曉得那裡有藏教他去起了。弄得天明就  
去辦了三牲請了命馬走到夢中所說的地方。挖了  
去地方。總動土掘下去。不上二尺。果然有一个蒲包  
捆得結結實實。皮匠道是了。既然應了夢。決不止一  
包。如今不但數十幾百連上千上萬都有了。及至提



起來一包之下，並無他物。那包又是不重的。皮匠的高興，先掃去一半了。再拿來解開一看，都是一蒲包的豬鬃。皮匠大駭，欲待甩去。又思量道：豬鬃是我皮匠的本錢，怎好暴棄天物？就拿回去穿線縫鞋。後來果然一世用他，不欠這。或者是回他自生，志想魂魄要阿其所好，信口教他去起害。偶狀撞着的，又或者是神道回他，聽緊得厭煩，有意設這個巧法。將來回覆他的，總不可知道。一個是不驗的巧處了。如今却說那驗得巧的。杭州西湖上有個于墳，是女保于

銑頭通  
音

忠肅公的祠墓，凡人到此求夢，再沒有一個不奇驗的。每到科舉年，他的祠堂竟做了個大歇店。清晨去的，有的纔有床；午前去，的就在地下打鋪；午後去的，連屋角頭也沒得躡身，只好在階簷底下亂草叢中打幾個嗑銑而已。那一年有同寓的三個舉子，一存去祈夢，分做三處宿歇。次日，得了夢兆回來，各有恐懼之色。你向我，不說我問你，不言。直到晚間吃夜飯，居停主人道：列位相公，各得何夢？三人都攢眉蹙額道：夢兆甚是不祥。主人道：夢凶得吉。後來之常，只要詳

得<sub>レ</sub>好<sub>レ</sub>佈<sub>レ</sub>且說來待我詳<sub>レ</sub>看內中有一个道我夢見  
于忠肅公親手遞個象棋與我<sub>レ</sub>合手來<sub>レ</sub>看上面是  
个卒字所以甚是憂慮卒者死也我今年不<sub>レ</sub>中<sub>レ</sub>也罷  
了難道還要死不成那二人聽見都大驚大駭又起  
來這個道我也<sub>レ</sub>是這個夢一些不差那個又道我又  
是這個夢一些不差三人愁做<sub>レ</sub>一堆起<sub>レ</sub>先去<sub>レ</sub>祈<sub>レ</sub>夢原  
是爲<sub>レ</sub>功名如今功名都<sub>レ</sub>不想大家要求<sub>レ</sub>性命了主人  
想了一會道這樣的夢<sub>レ</sub>真<sub>レ</sub>得某道人詳<sub>レ</sub>終<sub>レ</sub>解<sub>レ</sub>得<sub>レ</sub>出<sub>レ</sub>我  
們<sub>レ</sub>一<sub>レ</sub>改<sub>レ</sub>解<sub>レ</sub>他不來三人都道那道人住<sub>レ</sub>在<sub>レ</sub>那<sub>レ</sub>裡<sub>レ</sub>主人

道就在我這對門，只有一河之隔。他平素極會詳夢，你們明日去問他，他自然有絕妙的辦法。三人道：「既在對門，何須到明日？今晚便去問他。」就是了。主人道：「雖隔一河，無橋可度，兩邊路上俱有柵門，此叢都已鎖了，湏是明日纔得相見。」三人之中，有兩個性緩的，有一個性急的，性緩的竟要等到明日了，那性急的，道：「這河裡水也不深，今晚便待我涉過水去。」他詳一詳，說不出我的吉凶，就是你們的禍福了。着薄大家睡不着，說完就脫了衣服，獨自一個走過水去敲

題目認得  
明白自然  
做出好文  
字來道人  
定是個字  
者

聞道人的門把三人一樣的夢說與他詳道人道這  
尋夜靜更深柵門鎖了相公從那裡過來的此人道  
是從河裡走過來的道人道這等那兩位過來不曾  
祈夢的道他們都不曾來道人大笑道這等那兩位  
都不中單是相公一位中了此人道就是一樣的夢  
為甚麼他們不中我又會中起來道人道這字  
既是棋字上的就要到棋子上去詳了後來下象棋  
的道理卒不過河一過河就好了那兩位不肯過河  
自賦不中你一位走過河來自賦中了有甚麼疑得

此人聽見雖說他詳得有理，心上只是有些狐疑。及至掛出榜來，果然這個中了，那兩個不中，可見但凡夢兆都要詳得，好鬼神的聰明，不是顯而易見的。頂要深心，財認一番，方纔揣摩得出。這樣的夢是最難詳的了。却一般有最易詳的，明白，就像與人說話一般。這又是一種靈明，拖則要同歸於驗而已。萬曆初年，揚州府泰州鹽場裡有個灶戶，叫做施達卿。原以燒鹽起家，後來發了財，也還不離本業。但只是發本錢與別人燒，自己坐收其利。家資雖不上百萬。

每年的出息倒也有數十這是甚廣原故只因灶戶  
裡面志貪者多有家業者少塩商怕他賴去不肯發  
太本與他達鄉原是同縣的人那一个不熟只見做  
人信定的要銀就發不論多寡人都要蓋他下次再  
沒有一个賴他的只是利心太重燒出塩來除使用  
之外他得七分燒的只得三分家中又有田產屋業  
利上盤起利來一日富似一日灶戶裡辺只有他這  
个財主言語道得好

地無硤破

赤土為佳

海邊上有這人，富戶那一個不奉承他，夫妻兩口日子  
不<sub>レ</sub>盡素封之樂，只是一件年近六十尚<sub>レ</sub>厭無子，其事  
向有<sub>レ</sub>醋癖，五十歲以前不許他娶小，只說自己會生  
誰想<sub>レ</sub>空心<sub>レ</sub>蛋也<sub>レ</sub>不曾生<sub>レ</sub>一個，直到七、四十九歲之  
後，天<sub>レ</sub>交已絕，曉得<sub>レ</sub>沒<sub>レ</sub>指望了，緣客他討<sub>レ</sub>幾個通房，連  
卿羅不能<sub>レ</sub>勾<sub>レ</sub>肆意取樂，每到<sub>レ</sub>經期之後也奉了<sub>レ</sub>錢差  
走去<sub>レ</sub>下<sub>レ</sub>幾次，種却也古怪，那些通房在<sub>レ</sub>別人家就像  
雌雞母鴨一般，不<sub>レ</sub>消家主同衾共枕，只是說話走路  
之間，得<sub>レ</sub>空偷<sub>レ</sub>一摸，就有<sub>レ</sub>了胎，走到<sub>レ</sub>他家，就是<sub>レ</sub>蘭局



了レ的猪ヲ揭過了レ的狗ヲ任レ你翻レ來覆レ去レ橫困も也沒レ有レ豎レ困も也沒レ有レ穩レ生レ冬ノ熟レ之田ノ麥ノ做レ春ノ夏ノ不レ毛レ之レ地ノ連レ御レ心ノ上ノ甚レ是レ憂レ煎レ他ノ四ノ十ノ歲ノ以レ前ノ聞レ得レ人ノ說レ準レ提レ菩レ薩ノ感レ應レ極レ靈レ凡レ有レ吃レ他ノ的レ齋ヲ持レ他ノ的レ呪ヲ的レ只レ不レ要レ祈レ保レ兩ノ事ノ求レ子ノ的レ只レ求レ子ノ求レ名ノ的レ只レ求レ名ノ久レ而レ久レ之レ自レ有レ應レ驗レ他ノ就レ發レ了レ一ノ點ノ虔レ心ノ志ノ誠ノ鑄レ一ノ面ノ準レ提レ鏡ノ供レ在レ中ノ堂ノ每レ到レ齊ノ頭ノ清レ晨ノ起レ來ノ對レ看レ鏡ノ子ノ左ノ手ノ結レ了レ金ノ剛ノ拳ノ印ノ右ノ手ノ持レ了レ念レ珠ノ第レ一ノ誦レ淨レ法ノ弟ノ真レ言ノ二ノ字ノ

道

唵 嚩

念了二十一遍第二誦護身真言三字

唵 嚩 嚩

也是二十一遍第三誦大明真言七字

唵 吒 吒 鉢 鉢 訥 鉢 訥

一百零八遍第四總誦準提咒廿七字

南魚颯哆嚩 三藐 三菩提 俱胝 嚩 嚩 你 也 他 唵

折隸 主 隸 準 提 準 婆 訶

也是 一百零八遍然後念一首偈

稽首皈依，悉帶頭面頂禮，七俱胝。我今稱贊  
大準提，惟願慈悲，垂如護。

諷誦完了，就把求子的心，支禱告了番，叩首數通已  
畢，方纔去吃飯做事。那準提齋，每月共有十日。那十  
日

初一 初八 十四 十五 十八 廿三

廿四 廿八 廿九 三十

若還月小，就把廿七日預補了三十。又有久恐怕瓊  
碎，記他不清，將十個日子編做兩句話道：

一八四一五八三四八九十

只把這兩句念得爛熟自然不會忘了。只是一件這  
个準提菩薩是極會度鍊人的。偏是不吃齋的日子  
再撞不着酒造。一遇了齋期便有人請他赴席。那吃  
齋的人清早起來心是清的。自然記得。偏没人請他  
吃早酒。到了晚上百事分心。十個幾個都忘了。偏要  
撞着頭腦。遇着暈腥自然下齋。等到忽然記起的辰  
節。那魚肉已推了。咳罷下了。肚子挖不出了。独有施  
達鄉專心致志。自四十歲上吃起。吃到六十歲這二

十年之中再不會亡心記一次怎奈這禱求子的心事  
再遂不來那一日是他六十歲的壽誕起來拜過天  
地就對着準提鏡子哀告道菩薩弟子皈依你二十  
年日子也不少了終日燒香禮拜頭也磕得勻了  
常若告若求話也說得煩了就是我前世的罪多孽  
重今生不該有子難道你在玉皇上帝面前這小  
小上也講不來如今弟子絕後也罷了只是使二  
十年虔誠奉佛之人依舊做了無祀之鬼那此一向善  
不誠的卻要把弟子做話柄說某人那樣心誠尚且

求之不得，可見天意是挽回不來的。則是弟子一生  
善行，不唯無益，反開世人謗佛之端。絕大衆皈依之  
路。弟子未生的罪業，一發重了，還求菩薩捨一捨慈  
悲，不一定要寧馨之子富貴之恩，就是痴聾瘡啞的  
下賤之輩，也賜弟子一個度。種也是好的。說完不  
覺孤恹起來，竟要放聲大哭。只道是個壽星，恐怕不  
祥，哭出聲來，又收了，進去。及至到晚，壽酒吃過了，賀  
客散去了，老夫妻睡做一床，少不得在被窩裡也做  
一做生日。睡到半夜，就做起夢來，也像日間對着鏡

子呼冤叫屈日間收進去的哭声此時又放出來了  
正哭到傷心之處那鏡子裡竟有人說起話來道不  
要哭不要哭子嗣是大隻有只是有沒有一只是沒有  
難道像那騙孩童的菓子一般見你哭得凶就騙兩  
个興你不成達鄉大駭走到鏡子面齋仔細一看竟  
有一尊菩薩盤膝坐在裡邊達鄉道菩薩方纔說話  
的就是你麼菩薩道正是達鄉就跪下來道這等弄  
子的後嗣畢竟有沒有一承菩薩說个明白者得弄  
子痴心妄想菩薩道我對你說凡人專財子祿四个

字是前生分定的，只除非高僧轉世，星宿現形，方能  
能夠四美俱備，其餘的九胎俗骨，有少幾樁，宜少幾  
樁，那裡能夠十全？你當初降生之前，只因負暈病重，  
討了壽數二字，竟竟不曾提起子孫來，那生靈簿上  
不曾註得，所以今生沒有我也。再三替你挽回，怎奈  
上帝說你利心太重，刻薄窮民，雖有二十年好善之  
功，還唯折不得四十載貪刻之罪。那裡求得子來，後  
嗣是沒有的，不要哄你達，卿慌起來，道這幸請尚善  
薩，可還有甚麼法子懺悔得來？底善善通懺悔之法。



低有只怕你掃不得連鄉道。兒子年已六十死在眼  
前。將來莫說田產屋業都是別人的。就是這幾根骨  
頭還保不得在土裡。土外有甚麼。掃不得善薩道大  
衆的偈語說得好。酒病還須仗酒醫。你的罪業原是  
財上造來的。如今還把財去懺悔。你若掃得低着家  
私算。來施捨。又不可被人騙去。務使窮民得沾美惠。  
你的家私十分之中散到七八分上。還你有兒子生  
出來。連鄉誓道。這孝子謹依法。只求真善。不  
要失信。善薩道。你不要叮囑我。只消叮囑自家。你若

不失信我也決不失信說完達卿瞬向鏡子一看菩薩忽然不見了正在驚疑之際被妻子翻身疑醒終曉得是南柯一夢心上思量道我說在菩薩面前哀懇二十年不見一些影响難道菩薩是沒耳朵的如今這個夢分明是直捷回音不難道還好不信無論夢見的是真菩薩猴菩薩該懺悔不該懺悔總則我這些氣當將來是没人承受的與其死了待眾人瓜分不如趁我生前散去主意定了次日起來就對鏡子拜道蒙菩薩教誨的話弟子句句遵依就從今日

做起菩薩請着拜完了教人去傳衆灶戶來當面分  
付從今以後燒盃的利息要與所相友你們得七分  
我得三分以前有些陳帳你們不曾還青的一概  
免就尋出票約來在準提鏡前一火焚了又分付衆  
人以後地方上凡有窮苦之人荒月沒吃飯的冬天  
沒綿襖穿的死了沒棺材盛的都來對我講我察得  
是實一一捨他捨他只不可假粧窮能來欺我就是有甚  
麼該修的路該修的橋該建建的廟宇只要沒人侵  
欺我欺我只管捐資修造煩列位去傳諭傳諭一聲衆人聽見

不覺歡聲震天，個個都念幾聲，阿彌陀佛而去。不曾傳諭得三日，達鄉門前，就捱柵不開，不是求來救饑的就是討衣遮寒的，不是化磚頭砌路的就是募石救修橋的。至於募緣化化的僧道討飯求丐的乞兒一發如蜂似蟻，幾十隻午還打發不開，達胸膛中也有些涇渭，紫記了菩薩，分付不可被人騙去的話。宗公都要自己查勘得確，方纔施捨與他。那些假公濟私的領袖一個也不容上門。他那收節的家私，橋頭有一鳥捨得，一年有餘也就去了。二千忽然有個通

房集黃精瘦生起病來，不要飯，不貪，只想酸餅的  
東西吃。達那知道是善善了，問他經水隔了幾天，通  
房道：「二十個月不洗身上了。」達那喜歡得眼閉口歪，不  
住啼啼的，笑先在菩薩面前還個小小的心許到生  
出的肢節，做四十九日水陸道場，拜懺佛力。那些勸  
做善事的人，聞得他有了應驗，一發踴躍，奔來起先  
的募法，還是論錢論兩的多。到此肢募緣的眼睛忽  
然大了，多則論百少則論十，要拿住他，施捨若還少  
不寧，可不要竟像達那通房的，身乃是他們做出来。

的一般衆人道他要生兒子，畢有求於我。他又道：「如  
我有了兒子，可以無求於人。達卿起先的善念，雖則  
被菩薩一激而成，却也困自己無子，只當拿別人的  
東西來撒漫的。此眩見通房有了身孕，心上就躊躇  
起來，道：『明日生出來的，無論是男是女，總是我的骨  
血，就作是個女兒，我生平只有半子，雖不啻些，查也  
產嫁他，再一受個兒子，少不得要承家守業東西。散  
尽了教他，把其麼做人家菩薩，也是通情達理的。既  
送個兒子與我，難道教他呷風不成？況且我的家私

也散去十分之二譬如官府用刑說打一百打至二  
三十上也有饒了的菩薩以慈悲為本決不求全責  
備我如今也要收兵了從此以後就看着俗語二句  
無錢買茄子 只把老來推  
募化的要多他偏還少好待募化的不要做个退兵  
之策俗語又有四句道得好

善門難開

善門難閉

招之則來

推之不去

當初開門喜捨的，收節，歡聲也震天，如今閉門不捨

的時節，怨聲也震地。一眨眼，就惹出許多謗言。之言，首他為善不終，且看他兒子生得出生，不出若還小產起來，或是死在肚裡，那肢節只懊悔不及誰相心。起先祝願的話，也不靈。後來詛咒之詞，也不驗。等到十月滿足，一鯨順溜，生將下來。達娜立在卧房門前，聽見孩子声叫響，連忙問道：「是男是女？」收生婆子把小肚底下摸了一把，不見有礙手的東西，就應道：「只怕是位令愛。」達娜聽見心上冷了一半，過了一會，婆子又喊起來，道：「恭喜！只怕是位令郎。」達娜就



跳起來道：「既然是思，怎麼先說是女？等我吃這一驚。」口裡不曾說得完，兩隻腳先走到菩薩面前了。盪一盪頭，叫一聲好菩薩，正在那邊拜謝，只見有個了鬚如飛的野來道：「收生婆，請老爹說話。」達那慌忙去，只說：「產母有甚麼，差池野到門前立住，問道有甚麼話講。」婆子道：「請問老爹，這個孩子還是要養，他起來不養，他起來連卿大驚道：「你說的好奇話，我六十多歲，終生一子，猶如麒麟鳳凰一般，豈有不養之理？」婆子道：「不是，個兒子連卿道：「難道依舊是女兒不成？」

婆子道：「君是女兒，我倒也勸你狠起來了。」達那道：「這話一發奇，既不是兒子，又不是女兒，是個甚麼東西？」達婆子道：「我收了一世生，不曾接着這樣一個孩子，我也辨不出來，你請自己進來看。」達那就把門簾一掀，走進房去，抱着孩子一看，只見

肚臍底下腿膝中間結子，下查無其形，而有其跡，含苞豈蔻，開其外而閉，其中不凹不凸，不凸不凹，好像個壓扁的饅頭，又圓缺又缺，竟是個做成的肉餃，逃於陰陽之外，介乎男女之間。

原來是個半雌不雄的，石女達鄉看了，嘆一口氣，連  
叫幾聲「孽障」，將來遍與學子道：「領不領隨在你們，我  
也不好做主意說。」竟出去了。達鄉之妻道：「做一世  
人，只生得這些骨血，難道忍得淹死不成？就當不得  
人，娘也只當放生一般，留在這辺，積個陰德，也是好  
的。」就教婆子收拾起來，一般教通房，撫養却說達鄉  
走出房去，跑到菩薩面前，放聲大哭，哭了一場，方纔  
訖，說道：「菩薩是你親口許我的教，我散去家私，還我  
一個兒子，我雖不曾依得你，這二三千兩銀子也

是難出午的。別人在佛殿上施一根椽，捨一個柱，就要祈保許多心支。我捨去的東西，若拿來交與銀匠，也打得幾個銀孩子出來。難道就換不得一個兒子，便是兒子捨不得，女兒也還我一名等。我指個女婿養之老，也是好的。再作我今生罪孽深重，祈保不求索性不教我生也罷了。為甚麼弄出這個不陰不陽的東西，雷在後面現世說完又哭，哭完又說，竟像空要與菩薩說個明白的一般。哭到脫魂精神倦了，昏昏的睡去。那鏡子裡面依舊像前番說話來道不

要哭不要哭。我當初原與你說過的，你不失信，我也不失信。你既然將就打發我，也將就打發你。難道捨不得一分死寶，就要換箇完全活寶去不成？達那聽見，又跪下來道：「菩薩果然是原信，該當絕後無。」

辭了，只是請問菩薩可還有甚法法子懺悔得麼？

菩薩道：「你若肯還依前話，拚着家私去施捨，我也還依前話討個鬼子來還你。就是達那還要替他討個明白，不想再問就不應了。醒來又是一夢，心上思量道：菩薩的話原說得不差，是我抽他的橋板，怎麼怪？」

得他放我的短樣也罷我這些家私依舊是没人承  
受的了不知他在肚皮外散盡了他且看驗不驗到  
第二日照前番的套數菩薩面前重發誓愿呼集衆  
人教他不可回我中止善心不來勸我布施凡有誅  
做的好莫不眨相聞自當領教衆人依舊敬辛念佛  
而去那一年恰好遇着奇荒十家九家絕食達那思  
量道古語云饑餓一口跑肚一斗此時捨一分強如  
往常捨十分不可錯了機會就把倉中的糶子盡數  
發出來賑濟饑民又把這本收起來教人到湖廣江

西買米來賑粥一連捨了三月全活的饑民不止上  
十此旺家私持去一半心上思量道如今也該有此  
動靜了只管去向通房經水來不來肚子大不大可  
想<sub>吃</sub>甚店東西通房都道一些也不覺得<sub>達</sub>鄉心上  
又有些疑惑起來道我住的東西雖然不曾滿數只  
是菩薩也諛<sub>把</sub>个消息与我為甚店比前倒<sub>達</sub>鎮起  
來忽一日了繫抱了那个石女走到<sub>達</sub>鄉面<sub>前</sub>道<sub>光</sub>  
爹抱<sub>孩</sub>子我要去有事這孩子生了半年<sub>達</sub>鄉不  
曾沾<sub>午</sub>回他是<sub>个</sub>怪物見了就要<sub>氣</sub>胸起來此<sub>股</sub>款

待不接。怎奈那了鬘曰：小便緊急，不由家主情愿，在懷中竟上馬桶去了。連卿把孩子細一看，只見眉清目秀，耳大鼻豐，恰好一個相貌，就嘆口氣道：這樣一個好孩子，只差得那一些，就西無所用。我的罪業固太重了，你前世作了甚麼惡，就罰你做這樣一件東西，說完，犯他抱裙，揭開着那腰下之物，不想看出一場大奇事來。你道甚麼奇？那孩子生出來的，眼即小便之處，男女兩件東西都是有的，只是男子的倒縮在裡面，女子的倒縮在外面，所以男不像男，



女不像女，如今不知甚麼原故，女子的漸（一）半了。男子的又拖了半截出來，竟不知是幾時變過的他。母親夜間也不去，他日間也不去看他。此眩達哪無心看見，就驚天動地，叫起來，道：「你們都來，看見了！一眨眼，妻子通房了，鬚使婢都立，攏來通甚麼，奇異！達哪把孩子兩腳扒開，與衆人看，衆人都大驚道：「這件東西是那裡變出來的好，怪異！」達鄉道：「這等看起來，分明是菩薩的神道了，想當初降生的眼，他做個兩可的道理，試我好善之心，誠與不誠，男也由

得他女也由得他不男不女也由得他如今見我的  
家私捨去一半所以也拿一半來安願我這等毒來  
將來還不止於此只是這一年也還是拿不穩的我  
若照以前中止了善心焉知伸得出來的縮不進去  
如今沒得說只是發狠施捨就是了當日牽了妻子  
通房到菩薩面前磕了無數的頭就去急急尋好事  
做不多幾時場下瘟病大作十个之中医不好而三  
个薄板棺材從一兩一口賣起賣到五六兩還不住  
達卿就買了幾牌木頭敲上許多匠作晝夜做棺材

施捨。又着人到鎮江請明醫。豫州買藥料。把醫生養  
在家中。施藥替人救治。醫得好的。感他續命之恩。醫  
不好的。啣他掩尸之德。不上數月。又捨去二三千金。  
再把孩子一看。不但人道又長了。許多連醫囊腎子  
都褪出來。達卿一來。回善。麥圓滿。二來。回孩子。麥心。  
金就往各寺。敦請高僧。達七、四十九日。水陸道場。  
醮還。夙愆。功德完。日。正值孩子週試之期。數百里內  
外。受惠之人。都來慶賀。以前達卿曰。孩子不雌不雄。  
雜取名字。直到此。岐方纔拿得定。是个男子。曰。他生

得奇異，取名叫做奇生。後來易長易大，一些災難也  
沒有，資性又聰明，人物又俊雅全，不像爐戶人家生  
出來的。遠鄉延請明師教他誦讀，十六歲就進學。十  
八歲就補廩，十年就中了恩選，做過

縣

一仕知州，致仕之，胥家贊仍以再計，遠鄉

不曾施捨，白得了一個貴，又還饒了一個封君也。

施捨的利錢重，子不重，可見作福一夏是男人  
種子的。仙方女子受胎的秘訣，只是施捨的銀子不  
可使他落空，都要做些眼見的功德。如今世上無子

的人十個，九個是財上安命的那裡，弄得施捨究竟  
那些家產終久是別人的，與施捨一樣，他寧可到  
死後分財，再不肯在生前作福，這是甚麼原故？只因  
有兩個主意橫在胸中，所以不肯割捨。第一個主意  
說：「焉知我後來不生生出來，還要吃飯，不知天有生人，  
必有報人，那有個施恩作福，修出來的兒子會餓？」  
死的第二個主意說：「有後無後是前生註定的，那裡  
當真值將來不知因果，一旦雖未必個個都像施達  
卿，應得這般如响，只是錢財與子息這兩件東西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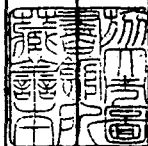
約有些相礙的錢財多的人家子息定少子息多的  
人家錢財必布不信但看打魚船上的窮人卑由院  
中的丐婦衣不遮身食不充口那兒子橫一個墜一  
個止不住只管生出來盈十墨萬的財主妻妾滿堂  
眼睛望得<sub>LE</sub>出再不見生就生了也養不數可見銀  
子是妨人的東西世上無嗣的諸公不必論因果不  
回果請多少散去些以為容子之地

評

施達那是个極有算計的人前半段施捨也不如

後半段施捨也不妙。在中間歇了一歇。若  
竟施舍到頭明白。生个兒子出來就索  
然無味。沒有這樣好小說替他流芳百世了。如  
今世上為善不終之人。个个都可以流芳百世。  
只要替做小說的想个收場之法耳。

遠城壁外編卷之三



覺世裨官編



醴鄉祭酒批評

舉衆忍捨命狗彘陽

撫孤寡全身報知己

詞云

南風不識何由始婦人之禍貽男子翻面蒙  
濛無雌硬打雄向隅悲落魄試向君何衆  
甚難當翻云別有香

這首詞叫做菩薩蠻單為好南風的下一針砭南風



一事不知起於何代創自何人。游流至今竟與天造地設的男女一道爭鋒比勝起來。豈不怪異。怎見男女一偏。是天造地設的。但看男子身上凸出一塊。女子身上凹進一塊。這副形骸。豈是造作出來的。男女鮮。天地賦形之意。以其有餘補其不足。補到恰好。處不覺快活起來。這種機趣。豈是矯強得來的。及至交通。通以後男精女血結而成胎。十月滿足。生男育女。起來這段功效。豈是徼倖得來的。只為順陰陽之感。之情。法乾坤覆載之義象。造化陶鑄之功。自然而然。不

虧/名/多/難/說  
可/口/按  
古人曰：這忽  
然欲然，起心  
所謂不知其  
然而然，所以  
勉強之，漸漸  
近自然。

後穿鑿，所以褻狎而不礙於禮，頑辱而有益於心，至  
於南風，一爻論形則無，有餘不爻之分，論情則無，不  
歡共樂之趣，論爻又無，生男育子之功，不知何所取  
義，創出這樁爻，未有苦於人，無益於己，做他何用，虧  
那中古之時，兩個男子，好好的立在一處，為甚麼這  
一個忽然就想起這樁爻，那一個又欣然肯做，起這  
樁爻來，真好，一段幻想，況且那尾間，一爻是曰：玉臙  
之內，污物無所洩，穢氣不能通，萬不得已，生來出污  
穢的造物，賦形之初也，怕男女交盡之際，誤入此中。

所以不生在前而生在後，即於多門別戶之中，已示  
雲泥霄壤之隔。奈何盤山過嶺，特地尋到那幽僻之  
處，去搗糲起來，或者年長嫁夫家，不見不能婚娶，借此  
以洩慾火，或者年幼被畫家貧，不能糊口，借此以覓  
衣食也。還情有可原，如今世上偏是有妻有子的男  
子，酷好此道，偏是豐衣足食的子弟，喜做此道，所以  
更不可解。此風各處俱尚，尤莫盛於閩中，由建寧而  
武而上一府，甚似一府，一縣甚似一縣，不但人好，此  
道連州未是無知之物，目為習氣所染也好。此道起

素深山之中有一種榕樹別名叫做南風樹凡有小樹在榕樹之前那榕樹畢竟要斜着身子去勾搭小樹久而久之勾搭着了把枝柯緊纏在小樹身上小樹也漸漸倒在榕樹懷裡來兩樹結為一樹任你刀鋸斧鑿折他不用所以叫做南風樹近日有二才士聽見人說只是不信及至親到園中看見此樹方纔曉得六合以內怪支儘多倍口所傳野史所載的不必尺是荒唐之說是一絕云

並蒂芙蓉連理枝誰云艸木情痴人間果有蘭

風樹不到閩天那海知

看官你說這個道理解得出解不出州未尚且如此  
那人的癖好一發不足怪了如今且說一個秀士與  
一個美童因戀此道而不舍後來竟成了夫妻還做  
出許多義夫節婦的變來這三綱的變態五倫的  
因位正史可以不載野史不可不載的異聞說來醒  
一醒聽眼喜靖末年福建興化府莆田縣有个廩膳  
秀才姓許名歲字秀芳生得面如冠玉唇若塗朱少  
年俊郎也是个出类拔萃的瓊陽有許多長朋友

手星入舍夫  
星出宮是做  
意陽的常事  
但猶有既為  
人美而尚  
又婦人乃  
太欠恬靜

位他終日聞香嗅氣買笑求歡那裡容他去攻習舉  
業直到二十歲外頭上加了法網嘴上帶了刷牙漸  
漸有些不便起來方纔討得幾日閒空就去奮志堂  
寫埋頭苦索一考就入學就補廩竟做了莆田縣  
中的名士到了廿二三歲他的夫星便退了這事  
星却大旺起來為甚麼原故只因他生得標致未冠  
敗節還是個孩子又像個婦人肉着們看見還像与  
自家一般不見得十分可羨到此年紀雪白的皮膚  
上面出了幾根漆黑的鬚髮漆黑的紗巾底下露出

既來竟似可  
厭無人意之  
所憎能使面  
施差為愛也  
其心亦然

一張雪白的面孔態度又溫雅衣飾又妝與就像獲  
州虎丘山上綃做的人物一般立在風前飄然有  
凌雲之致你道婦人家見了那个不愛只是一件婦  
人把他看得滾熱他把婦人却着湯冰冷為甚麼原  
故只目他的生性以南為命與北為讐常對人說婦  
人家有七可厭人問他那七可厭他就歷歷數道  
脂抹粉以假為真一可厭也纏脚鑲耳矯揉造作二  
可厭也乳峰突起養若懸壺三可厭也出門不潔繫  
若靨瓜四可厭也兒纏女練不得自由五可厭也月

經來後，滯席沾裳，六可厭也。生音之餘，茫茫無畔岸。七可厭也。恁如美男，的姿色有一分，就是一分，有十分，就是十分。全無一毫，假借從頭至脚，一味自然，任我東南西北帶了，隨身既欠，無疑。又無掛礙，做一對潔淨夫妻。何等不敬聽者道：別的都說得是了，只是潔淨二字，恐怕過譽了些。他又道：不好此者，以為不潔。那好此道的，聞來別有一種異香。嘗菜也有一種異味。這个道理，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聽者不好，与他強辯，只得由他罷了。他後來想起不孝有三，魚



後為大女，不得要娶，房家着渡个種子，有个姓石的富家，目重他才貌，情愿把女儿嫁他，倒央人来做媒，成了親，支不想家進門來，夫婦之情，甚是冷落，一月之內，進房數次，其餘都在館中獨宿，過了兩年，生下一子，其妻得了產勞之症，不幸死了，秀芳尋个乳母，每年出些供膳，把兒子叫他領去，摸娘自己，同几个家僮過日，目有了子嗣，不想再娶婦人，只要尋个絕色童顏，為續絃之計，訪了多時，再不見有福建是出另色的地方，為甚，店沒有，只因李芳自己生得大好。

形容活現奉  
早逼真尤瑞  
由至今還在

了。雖有着得過的那肌膚眉眼，再不能勾十全也有  
幾個做毛遂自薦，采與他整，效畫鳳及至交歡之際，  
反掌得珠玉在後，令人形穢，所以秀芳居數載，並  
無外遇。那敗節城外有个開米店的老兒，叫做尤侍  
裏，年紀六十多歲，一壽一壽，都過過了，止有壽生一  
子。名喚瑞郎，生得眉如新月，眼似秋波，口若櫻桃，腰  
同細柳，竟是一个絕色婦人。別的手姿都還，形容得  
出，独有那種肌膚白到个尽頭的，去處竟沒有一件  
東西比他雪白而無其膩，粉有其膩而無其光。

在襁褓之時人都叫他做務孩兒長到十四歲上  
發白裡閃紅裡透白起來真使人看見不得與他  
府城之東有個勝境叫做涓洲嶼中有个天妃廟  
立在廟中可以觀海晴明之際竟與琉球國相望每  
年春間合郡士民俱來登眺那一年天妃神託夢與  
知府說今年各處都荒旱曰我力懇上帝獨許此  
郡有七分收成彼田還未種知府即得此夢及至  
秋收之際果然別府俱荒只有興化稱熟知府即出  
告示令百姓於天妃誕日大興勝會酬他力懇上帝

倚寒亦是回  
來人

風競至此可  
使東西北尺  
化為南

之現到那賽會之時，只除女子不到合郡，男人無論  
黃堂白叟，沒有一個不來。尤特裏一向不放兒子出  
戶到這一日，也禁止不往。自己有些殘疾，不能同行，  
叫兒子與隣舍家子弟做伴同去。臨行，叮萬囑，若  
有人騷你到冷靜，所在去講兩話，你切不可聽他。瑞  
郎道：「曉得，竟與同伴一齊去了。」這日，乃是好南風的  
都預先養了三日眼睛，到此時，好估顏色。又有一班  
作孽的丈人，帶了文房四寶，立在樞路頭上，見少年  
經過，畢竟要盤問姓名，窮究住處，登堂記明白，然後遠

觀氣色近着神情就如相面的一般相完了在名字  
上打一個暗号你道是甚麼原故他曰合城美女幅驥  
於坎要攢造一本南風冊帶回去評其高下定其等  
慕好出一張美童考案就如吳下評陽妓女一般尤  
瑞郎與同伴四五人都不滿十六歲別人都穿紅看  
紫打扮得妖々境々独有瑞郎家貧無衣粧飾又兼  
母服未滿渾身俱是布素却也古怪那共三估承色的  
定考案的都有幾分眼力偏是那穿紅着紫的大緊  
着就丟過了独有渾身布素的尤瑞郎一千一方

雙眼瞎都釘在他一人身上，要進不放，他進要退不放。他退扯，攙，纏，個不了。尤瑞郎來看勝會，誰想自家反做了勝會，把与人看起來，等到賽會之時，核橋上去，會又過了，只滿到嶼上眺望，一番有許多帶攢盒上山的，這人扯他吃茶，那個拉他飲酒，瑞郎都謝絕了。与同伴一存轉去，偶然回頭，只見背後有个斯文朋友，年可二十餘歲，丰姿甚美，意思又未得安闲，與那扯攙的不同，跟着瑞郎一同行走。瑞郎過東，他又過東，瑞郎過西，他又過西，瑞郎小解，他也

嘆

這樣法則是  
他自幼學來  
的般受夏周  
受般夫有所  
受之也

小蘇瑞郎大便，他也大便，准了跟了四五箇，改辰又不問一句話，瑞郎心上甚是狐疑，反至下山，改郎走到一個峽嶇，所在青苔路滑，瑞郎一脚搯去，幾乎跌倒。那朋友立在身邊，一把攙住，道：「尤兒，仔細！一面相扶一面，把瑞郎的手心輕輕摸了幾摸，就如搔痒的一般。瑞郎臉上紅了，又白白了，又紅，白是驚，白的紅是羞紅的。」一霎時露出許多可憐之態。對那朋友道：「若不是先生相扶，一文直滾到山下，請問尊姓大名？」那朋友將姓名說來，原來就是齋居數歲，並無外遇。

的許季芳彼此各說在處約了改日拜訪說完瑞郎  
就與季芳並肩而行直到城中分路之處方纔作別  
瑞郎此時情實已開明曉得季芳是個看戀之意只  
回衆人同行不好厚那一個所以借扶危濟困之情  
寓惜玉憐香之意這種意思也難爲他真說情意就  
是容貌丰姿也都難得今日見午見萬何曾有個強  
似他的我今生若不相處朋友就罷若要相處朋友  
除非是他纔可以身子相許想了一會不覺天色已  
晚脫衣上床忽然袖中掉出兩件東西拾起來看是



這个法別是  
他自己創出  
來的後來騙  
小官者不聞  
有此妙訣

老肝鳳髓別  
人不得尋新

一條白綾汗巾，一把軍金詩扇，你道是那裏來的原來  
許李芳跟他行走之時，預先捏在手裡，等候要乘衆  
人不見，投入瑞郎袖中，恰好遇着个扶筴的樵會兩  
人袖口相數，不知不覺丟將過來，瑞郎還不知道，此  
時見了，比前更想得緊，勸却說：許李芳別了瑞郎回  
去，如醉如痴，思想興化府中竟有這般絕色，不枉我  
選擇多年，我今日撥手之時，見他微微含笑，絕無拒  
絕之容，要相處他，或者也還容易，只是三日一文五  
日一會，只算得朋友，叫不得夫妻，若要娶他回來，做

他竟學當小  
菜吃也忒欺  
心怪不濟後  
來天人走忌

了填房長久相依繞好。但且這樣異寶誰人不起窺  
伺之心。縱然与我相好也。本不得他相處。別人畢竟  
要使他後一而終。方纔遂我大志。若是小戶人家無  
穿火吃的。我就好以金帛相求。萬一是一舊家子弟不  
希罕財物的。我就無計可施了。翻來覆去想到天明。  
正要出城訪向。忽有幾個朋友走來道。聞得美童的  
考案出了。貼在天妃廟中。我們同去看。何如。李芳  
道。便得就與衆人一同步去。走到廟中。抬頭一看。竟  
像殿試的黃榜一般。分為三甲。第一甲第一名就是

尤瑞昂衆人贊道：定濟公道。昨日看見的自然要美。他第一，又有一个道：可惜許李芳早生十年，若把你未冠映節的姿容，留到今日，當与他立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李芳笑了一笑，向衆人道：可曉得他家如何？又親作何生現？衆人中有一个道：我與他是緊隣，他的家事，瞞不得我。又親是開米店的，當初也將就過湯日子，連年生意折本，欠下許多債，米大小兩個老學俱死過了，兩口棺木還停在家中，不能殯葬。將來一定要受聘的，當初做粉孩兒的時候，我就看

何不竟寫恩  
借

這來句搭小  
友者多用此  
法社者射也

上他了。恨不得把氣吹他大來。如今雖不曾下聘，却是我荷包裡的東西，列位休來剪絡。李芳口也不閉，別了衆人回去。思想道：「照他這等說，難道罷了不成？」火不得要，先下手。連忙寫今晚生帖子先去拜他父親，只說：「久仰高風，特來拜訪，不好說起。」瑞節之妻，瑞節看覓李芳，連忙出來，拜揖。李芳對待裏道：「令郎這等長大，想已開筆作文了。晚生不揣，敢邀入社，何如？」侍裏道：「廢良之子，只求識字記帳，怎敢妄想功名？」承盛意，只好心領。李芳瑞節兩人眉來眼去，侍裏早

名士寫晚生  
怕拜人者非  
為財即為色  
也怕人怕人

已看見明曉海他為此而來不然一个名士怎肯寫  
晚生帖子來拜市井之人心上明白外面只當不知  
二人坐了一會分別去了侍裏次日要去回拜李芳  
瑞節也要隨去侍裏就引他同行李芳諒他決來回  
拜恨不得守排香案迎接相見之歡次不得有許多  
謙恭的禮數親熱的言詞坐了半晌方纔別去看官  
你道侍裏為何這等沒心生氣曉海人要騙他兒子全  
無拒絕之心不但廟門揖盜又且送親上門是何道  
理要曉得那个地方妖道通行不以為恥侍裏還債

舉喪之物都要出在兒子身上。所以不拒窺伺之人。這叫做明知好酒。故意犯令。既然如此。他就該任意。瑞郎出去。做此道了。為何出門看會之時。又不付不許到冷靜。所在與人說話。這是甚麼原故。又要曉得福建的南風。與女子一般。也要多。個初婚再醮。若是處子。原身就有人肯出重聘。三茶不缺。六禮兼行。一樣的明婚正娶。若還拘管不嚴。被人嘗了新去。就叫做敗柳殘花。雖然不是棄物一般。也有售主。但只好隨風逐浪。棄取由人。就開不得舊屏。選不得佳婿了。

所以侍裏不廢防閑也是飄積待沽之意也說興化  
城中自從出了美童考業個人曉得尤瑞節是個狀  
元那些學中朋友只餘衣會不周的不敢妄想天蒼  
肉吃其餘略有家支的人那個不垂涎唾唾早有人  
傳到侍裏耳中侍裏就對心腹人道小兒不幸生在  
這個惡類地方料想不能免任我總則不蒙面忍  
恥顧不得甚么婚姐論財夷虜之道我身背上有三  
百兩債負還再一百兩拳棗二百兩辦我的衣衾棺  
槨有出得五五百金上只管來聘不然教他休想從

此把瑞郎愈加管束，不但不放出門，連面妝也不許人見。福建地方南風，雖有受聘之例，不過是個意思，多則數十金，少則數金，以示相求之意。那有勤千金，聘男子的衆人見他，開了大口，個個都禁止不提。那沒力量的道他兒子的沒庭料，想不是金鑲銀裹的，豈其娶妻必齊之美，便除了這個小官不用也罷。那有力量的道他兒子的年紀還不曾二十八，且熬他幾年，待他窮到極處，自然會跌下價來。所以尤瑞郎的桃夫佳節，又遲了幾日，只是思量許李芳不能見面。



終日閉在家中，要通个音信也不能，旬不上半月，害起相思病來，求醫不效，問卜無靈。隣家有个同伴過來，看他向起，得病之由，瑞節曰：無人通信，要他做个氣蓋使者，只講把前情直告同伴，道這毒何不寫封一封信，待我替你寄去，教他設處五百金，聘你就是了。瑞節道：若得如此，感息不尽，就研墨來寫了。一个寸楮討封好了，遞与同伴，同伴竟到城外去尋去。若問到他的住處，是一所高大門楣，同伴思量道：住這樣房子的人，一定是个財主，要設處五百金，金料也容易。

易及至喚出人來一問原來數日之前將此房典與別人自己搬到城外去住了同伴又問了城外的住路尋去只見數間茅屋兩扇柴門冷冷清清一本香無人點門上貼一張字道

不待有小坡下鄉凡高明書札槩不敢鎖恐以失  
答閑罪亮之宥之

同伴看了轉去對瑞郎述了一遍道你的病害差了他門上的字明是拒絕你的況且房子留不住的  
人那裡有銀子幹風流事勸你及早丟開不要妄想

瑞郎聽了，氣得面如土色。思量一會對同伴道：待我  
另寫一封絕交書，連前日的汗巾扇子，煩你一齊帶  
去。若見了他，可當面交還，替我罵他幾句。如吾仍前  
不見，可從門縫中丟擲進去。使他見了，羞澀我胸  
中之恨。同伴道：使使瑞郎爬起来，氣忿忿的寫了一  
篇，依舊釘封好了，取出二物一齊交與同伴。同伴拿  
去，見兩扇柴門依舊封鎖未開，只得依了瑞郎的話，  
從門縫中塞進去。看官你道：許季芳起初何等高  
興，還只怕賄賂不通。如今明白出了題目，正好做文。

字了爲何全不料理反到鄉下去游蕩起來要曉得  
秀芳此行正爲要做情種他的家事連田產屋業美  
來不及千金聽得人說尤侍家裏要五百金聘禮喜之  
不勝道便儘我家私換得此人過來消受幾年就餓  
死了也情愿竟將住房典了二百金其餘三百金要  
出在田產上面所以如飛趕到鄉下公賣田恐怕同  
窓朋友寫春來約他做文字故此貼字在門上回讓  
社友並非拒絕瑞節忽一日得了田價回來興匆  
要央人做事不想開大門一腳踏著兩件東西括

續在回中作  
態

起。一看，原來就是那些表記當初塞與人，也不知  
覺。如今塞還他，也不知覺。這是造物欺美英雄的  
个小小伎倆。李芳見了，嚇得通身汗下。又不知是他  
父親看見，送來羞辱他的。又不知是有了進生退來  
回覆他的。那一處不疑到把汗巾捏一捏，裡面還有  
些東西。解開，却是一封眉札。拆來細看，上写道  
竊聞有初者，舞終進鏡者，退速始以為豈其然而  
今知真不謬也。妃宮警遇，李曲相隨，持危扶顛，備  
示恫恤，歸而振衣拂袂，復見明珠暗投，以為何物

才人情痴乃爾目矢心旌以報謬思所袖之歡詎  
意凌寔未承前魚早棄我方織蘇錦為猷君乃署  
翟門以辭曩如魍魎逐影不知何所見而來今忽  
鼠竄抱頭試問何所聞而去君既有文送窮鬼我  
寧無劍斬情魔紙扇不載仁風數綰柱沾淚跡謹  
將席趙鼎避去

李芳看了大該道原來他寄信與我見門上這幾行  
務字疑我拒絕他故此把字吞來拒絕我這樣屈夫  
屈地的事教我那裡去伸冤到了次日願不得怪與

不怪皆與不皆只得央人去做尤侍家見他照數送  
聘一厘不欠可見是个志誠君子就滿口應承約他  
兒子病好即便過門就將送來的聘金還了債負舉  
了二喪餘下的藏為養先送終之費這總合着古語  
一句道

有子萬支足

且說尤瑞郎聽見受了許家之聘不消吃藥病都好  
了只道是絕了春一激之力還不知他出於本心李  
芳選下吉日鎮了瑞郎過門這一夜的洞房卷燭比

當日娶親的<sup>ウケスニ</sup>光景大不相同有撒帳詞三首為誌

其一

銀燭燒來滿畫堂新人羞淡<sup>ハシクサテ</sup>背<sup>セ</sup>新郎<sup>ハヤム</sup>不用<sup>ニ</sup>  
相板扯便不回頭也不妨

其二

蒼下庭前巧合歡<sup>ウツク</sup>穿成一串倚蘭午緣何今夜  
天邊月不許情人對面看

其三

輕摩軟玉嗅溫香不似游蜂掠<sup>ヒラキテ</sup>其狂<sup>キウ</sup>何更<sup>ナニ</sup>新節



偏識苦十年前是一新娘

季芳瑞節成親之後真是如魚得水似漆投膠說不盡綢繆之意瑞節天性極處不叫要回去看又親季芳一來舍不得相離二來怕他在街上露形故人窺伺之輩只叫把侍裏捧來同住晨昏定省待如親文一般侍裏只當又生一個兒子喜出望外只是六十七以上之人早竟是風燭草露任你百般調養到底留他不住未及一年竟過世了季芳哀毀過情如喪考妣追薦已畢尺禮殯葬瑞節曰秀芳喪產聘他已見

多惜之至。後來又見待他父親如此，愈加感深入骨。不但願靠終身，還且誓以死報他。初嫁李芳之晚，纔十四歲，牌下的人道大如小指。李芳同睡之晚，貼然無礙，竟像婦女一般。及至一年以後，忽然雄壯起來。看他急火如焚，漸漸的禁止不住。又有五個多夏的指頭在上面摩、捏，少不得那生而知之，不消傳授的本事，自然要試出來。李芳怕他辛苦，往常替他代勞，只是每到竣夏之後，定要長嘆教聲。瑞郎向他何故？李芳只是不講。瑞郎道：莫非嫌他有礙，麼？李芳

搖頭道：「不是瑞節道，莫非怪他多事麼？」李芳又搖頭道：「不是瑞節道，這等你為何長嘆？」李芳被他盤問不過，只得實情相告，指着他的此物道：「這件東西是我的對頭，將來与你離散之根，就伏於此。」教他怎不賭物傷情。瑞節大驚道：「我兩個生則同衾，死則共穴，你為何出此不祥之語？」畢竟為甚原故，李芳道：「男子自十四歲起，至十六歲止，這三年之間，未曾出知魚豕之心，相處一個朋友，自然守心貼意，如夫婦一般。及至腎水一通，色心便起，就要想起婦人來了一。」

當初仇過別  
人所以如今  
怕人仇己

想到婦人身上就要與男子為誓書上道妻子具而  
孝衰於親有了妻子連父母的孝志都衰了何況朋  
友的交通如今你的此物一日長似一日我的緣分  
一日短似一日了你的腎水一日多似一日我的歡  
娛一日少似一日了想到這個地步教我如何不傷  
心如何不嘆氣說完了不覺放聲大哭起來瑞郎見  
他說得真切也止不住淚下如雨想了一會道你的  
話又講差了若是汝相處的人後來娶了妻子自  
然有个分散之日我如今隨你終身一世不見女子

面色是人者  
當此一通貼  
之坐右

有其<sup>本</sup>色心起得就是偶然興動又有<sup>興</sup>遺之法  
在此何須慮他李芳道這個遺興之法就是將來敗  
興之端你那裡曉得瑞節道這又是甚底原故李芳  
道凡人老年的顏色不如壯年壯年的顏色不如少  
年者是甚底原故要曉得腎水的消長就<sup>關</sup>於顏色  
的盛衰你如今為甚底這弄標致只曰元陽未洩就  
如含苞的香蕙一般根本上的精液總聚在此處所  
以顏色甚艷香味甚濃及至一開之後精液就有巧  
去路顏色一日淡似一日香味一日減似一日漸

的乾熬去了。你如今遺興遺出來，的東西不見甚底。  
無用之物，就是你皮裡的光彩，面上的嬌艷，底下去了。  
了。一分上面就少了一分。這也不關你事，是人生一  
定的道理。少不得有個壯老之日。難道只管少，年不  
成，只是我愛你，不過無計留春，所以說到這，個地步，  
也只得出由他罷了。瑞爺被他這些話，說得毛骨悚然，  
自己思量道：我如今這等見愛於他，不過為這幾分，  
顏色萬一把元陽洩去，顏色頓衰，漸的的弄厭起來，  
就是我不丟他，他也要弄我，了如何，使得就對李芳

道我不曉得這件東西，是這樣不好的。既然如此，你且放心。我自直，壞過了幾日。李芳清早出門去會考。瑞郎起來梳頭，拿了鏡子到亮處仔細一照，不覺疑心起，來道我這臉上的光景，果然比前不同了。前日是白裡透出紅來的，如今白到增了幾分，那紅的顏色却減去了。難道他那幾句說話，就這等應驗我那些點膿血，就這等利害不成？他為我把田產賣盡，生計全無，我家若不虧他，又母俱無葬身之地。這樣大恩一毫也未報，難道就是這樣老了不成？仔細尋

一會忽成幾起，狠來道：「纔見這個孽根，不妨不如斷了。」  
送了，他省得在耳興風起浪，做太監的人一般也過  
日子。如今世上有尋尋沒兒子的，人佟多，譬如我娶  
了家小，不能生育，也只看得我如今爲報恩絕後，又  
母也怪不得我，就在箱裡取出一把剃刀，磨得鋒快  
走去，瞻在春檯上，將一條索子一頭繫在梁上一頭  
縛了此物，高掛起一隻手，拿了剃刀，恨命一下有  
根去了。自己量死在春檯上，目無人，呼喚再不听得  
醒。李芳從外邊回來，連叫瑞蘭不應，尋到春檯邊，還



只說他睡去不敢驚醒。只見梁上掛了个肉茄子，  
蕩來蕩去，捏住一着線，曉得是他的對頭。李芳嚇得  
魂不附體，又只見禪榻之內，鮮血還流，叫又叫不醒。  
推又推不動，只得把口去接氣，一連送幾口熱氣，下  
肚方纔甦醒。轉來李芳道：「我急急中說那幾句話，不  
過是憐惜你的意思，你怎麼就動起這心來？」說完  
推胸頓足，哭个不了，又悔恨失言，將把清手自己打，  
痛得疼痛之極，說不出話，只做手勢教他不要如此。  
李芳連忙去迎醫，贈藥替他療治，却也古怪，別人踢

幾希之間  
門漢門ソ云

被<sub>レ</sub>一个指頭也<sub>要</sub>望<sub>レ</sub>上幾<sub>改</sub>。他就像有神助的一般。不上月餘就收<sub>了</sub>。只<sub>レ</sub>那疤痕又生得古<sub>怪</sub>。就像婦人的牯戶一般。他起先的容貌態分明是个婦人所異者。幾希之間耳。如今連幾希之間都是个。還有甚<sub>么</sub>。分<sub>辨</sub>李芳就索性教他做婦人打扮。起來頭上梳了雲鬟。身上穿了女衫。只有<sub>二</sub>雙金蓮<sub>一</sub>。不止<sub>三</sub>寸也。教他<sub>加</sub>束縛。瑞節又有<sub>个</sub>藏拙之法。也不穿鞋襪也。不穿褶褲。做<sub>二</sub>雙小<sub>一</sub>皂靴穿起來。儼然<sub>是</sub>戲臺上<sub>一个</sub>。且又把瑞節的節字改做娘字。索性

名實相稱到底後此門檻也不跨出終日坐在綉房  
性子又聰明女工針指不學自會每日爬起來不覺  
紡績就是刺繡曰李芳家無生計要做个內助供給  
他讀書那時節李芳的兒子在乳母家養大也有三  
四歲了瑞娘道此女也好斷乳何不領回來自己撫  
養每年也有幾兩供給李芳道說得是就去領了回  
來瑞娘愛若親生自不必說李芳此時嬌妻嫩子都  
在眼前及時行樂誰想天不由人坐在家中  
事後天而降忽有兩個差人走進門來道許相

ハハ六 マダ  
類ヒシ公ハ  
クメルコソリ  
目ヤスル

公老爺有諸季芳道

我做甚麼差人道通學的相

公有一張公皇出首相公說你私置腐刑禮立內監

旨謀不軌大爺當堂准了差我來拘還有二个被害

叫被尤瑞郎也在你身上要季芳道這等借牌票看

一看差人這牌票在我身上就伸出一隻血紅的手

臂末上字道

立拿叛犯許藏周童尤瑞郎赴審

原來太守着了呈詞說異之極故此不出票不出籤

標手來拿以示怒極之意你道此吏後何而起只曰

衆人當初要聘尤瑞節，後來暫且停止。原是熬他父親跌價的，誰想李芳掃了這主大銀，竟去聘了回來。至美爲他所得，那人不懷妬忌之心，起先還說，雖不能勾獨享，待李芳嘗新之後，大家也普同供艱一番。略止垂涎之意。誰想李芳把他藏在家中，一步也不放出去。天下之寶，不與天下共之，所以就動了公憤。雖然動了公憤，也還魚隙可乘。若李芳不對人道痛哭，瑞節也不下這个毒手。李芳也沒有這場橫禍。所以古語道：魚故而哭者不祥。又道：運退遇着有情人。

一毫也不錯。衆人正在觀鬘之際，忽然聞得這件新  
聞，大家閑然起來，道：「難道小尤就有這等痴情？」老許  
就有這等奇福，偏要割斷他，那種痴情，享不成這段  
奇福。故此寫公皇出首起來，做頭的就是尤瑞郎的  
緊隣，把瑞郎放在荷包裡，不許別個剪綰的。那位朋  
友當時李芳看了，硃聲進去，對瑞郎說了。瑞娘驚得  
神魂俱喪，還要來差人送推。一日，好鑽條門路，然後  
赴審。那差人知道官府盛怒之下，不可遲延，即刻就  
拘到府前伺候。升堂竟帶過去，太守把棋子一拍道：

你是何等之人，把良家子弟，阉割做了太監，一定是  
要謀反了。季芳道：生員與允瑞郎相處，是真，但阉割  
之變，生員全不知道，是他自己做的。太守道：他為甚  
麼自己就阉割起來？季芳道：這個原故，生員不知道，  
就知道也不便自講。求大宗師審他，自己就是太守  
就叫瑞郎上去問道：你這阉割之變，是他動手的，是  
你自己動手的？瑞郎道：自己動手的。太守道：你為甚  
麼自己就阉割起來？瑞郎道：小的父親年老，債負甚多，  
二母的棺柩暴露，未葬，虧許秀才指出重賞，助我做。

了許多大吏。後來又親養老，送終，慙虧他一人，獨任  
小的感大恩，無以為報，所以情願鬮割了服。吏他終  
身的太守大怒道：「豈有此理！你要報恩，那一起報不  
得，做起這樣。」吏來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怎去為無恥  
私情，把命道廢去，豈不聞不孝有二？無後為大。左我  
且先打你个不孝，就丟下四根鐵索，皂隸拖下去。正  
要替他扯褲，忽狀有上千人擁上臺來，喧嚷不住。福  
建的土音，官府聽不出，太守只說審屈了。吏眾人鼓  
噪起來，嚇得張惶無措。你道是甚麼原故？只曰：「元瑞



郎的美態是人々羨慕的。這一日看審的人將有數  
千一半是學中朋友。聽見要打尤瑞郎。大家撥撥去  
去爭看美態。皂隸見是學中秀才。不好阻滯。所以直  
擡上堂。把太守嚇得張惶無措。太守細向看雙方條  
曉得這個情由。皂隸待衆人止了。唯議立定身子。方  
纔把瑞郎的褲子扯開。果然露出一件至寶。只見  
嫩如新藕。媚若嬌花。光膩無纖。好像剝去壳的雞  
蛋。溫柔有縫。又像燻出甌的壽椒。就是吹一口彈  
。羊下尚且要皮破血流。莫道受屈棒。忍官刑熬得。

不珠殘玉碎，皂隸也喜南風。縱使硬裝心腸，只怕也下不得那雙毒手。清官也好門子，雖一眨怒翻面孔，看見了，也難禁一點婆心。

太守看見這樣粉飾的肌膚，料想吃不<sub>了</sub>得棒起歌待饒了。又回看的人多，不好喜由心。皂隸拿<sub>了</sub>竹板，只管沿沿摸<sub>了</sub>，再不忍打下。太<sub>了</sub>挨<sub>了</sub>了一會，不見官府說饒，只得擊起竹板，方纔么唱<sub>了</sub>一聲。只見李芳擗命跑上，匍匐在<sub>了</sub>瑞節身上道：「這都是生員害他，情愿<sub>了</sub>打<sub>了</sub>起先衆人在<sub>了</sub>旁<sub>了</sub>，邊<sub>了</sub>噴<sub>了</sub>唾<sub>了</sub>，金<sub>了</sub>之<sub>了</sub>，吃<sub>了</sub>个<sub>了</sub>，都道便<sub>了</sub>宜<sub>了</sub>了<sub>了</sub>老<sub>了</sub>許<sub>了</sub>那

種醋意還是暗中摸索。此時見他伏將上去，分明是當面驕人了。怎在禁海衆人不發起來，就丁有鼓堂譁噪道：公堂上不是韓龍陽的所在。這裡光景看不見太守正在怒極之暇，又見衆人譁噪，就立起身來道：你在本府面前尚且如此，則平日無恥可知。我少不得要申文字道：革你的前程，就先打後革也無礙。說完，連籤連筒推下來，皂隸把瑞卽放起，擗倒木要取頭。跪竹板恨命的砍，瑞卽跪在旁邊亂喊。又當盡頭，又當撞頭。李芳打一下，他撞一下，打到三十板上。

李芳的腿也爛了，瑞節的頭也碎了，太守總叫放起  
一存，相出去討保。衆人見打了李芳，又革去前程，大  
家總游了醋，愧歡然散了。太守移文申黜之後，也便  
從輕發落，不曾向那龐割良民的罪。李芳打了回來，  
氣成一病，嘔不起，瑞節焚香告天，割股相救，也只  
是區他，不轉還怕李芳爲他受辱亡身，臨終要埋悲  
誰想易簧之際，反捏住瑞節的手道：我累你失身絕  
後，死有餘辜，你千萬不要怨悵，還有兩件事叮囑你。  
你須要牢記在心。瑞節道：那兩樁？李芳道：衆人一

來為受你二來為好我所以構此大難我死之後他  
們个个要起不良之心你須再遠避他方藏身歛跡  
替我守節終身這是第一樁事我讀了半世的書不  
能教達止生一子又不曾教得成人煩你替我用心  
訓誨若得成名我在九泉也瞑目這是第二樁事說  
完眼淚也沒有乾哭了一場竟奄然長逝了瑞即哭  
得眼中流血心內成灰欲待以身殉葬又念四歲孤  
兒無人撫養只得收了眼淚備辦棺衾自投死別之  
日就發誓喫了長齋七七替他看經念佛殯葬之後

就尋去路思量十六七歲的人帶着個四歲孩子  
還是認做兒子的好認做兄弟的好况且作孽的日子  
處處都有這裡尚南風焉知別處不尚南風萬一到  
了一個去處又招災惹禍惹來惹怎了得畢竟要莊  
做女子緣不由頭露面可以完節終身只是做了女  
子又有兩樁不便一來路上不便行走二來到了地  
方難坐意躊躇幾日忽然想起有个母舅叫做王  
肖江沒兒沒止得一身不如教他引領一來路上  
有伴二來到了地頭好尋生計算計定了就請王肖

江來商量。肖江聽見喜之不勝道：「漳州原是我祖籍，不如搬到漳州去。」你只說丈夫死了，不願改嫁。這兒子是前母生的一同，隨了舅公過海。這等講來，他南風北風都吹你不動了。瑞郎道：「這人算計真是萬全。」就依當初把郎字改做娘字，便於稱呼。起先李芳病重之時，將餘剩的產業賣了二百餘金。此時除喪支費用之外，還剩一半。就連夜搬到漳州賃房住下。肖江開了一個鞋鋪，瑞娘在裡面做。肖江在外面賣生意，甚行，儘可度日。孤兒漸漸長成，就揀了明師。

送他上学取名叫做許承先承先的實質不叫做穎異也不叫做愚笨是个可士可農之器只有二件像種那眉眼態度宛然是个許李其頭髮也黑淨可愛肌膚也白淨可愛到了十三三歲漸的惹愛起來同忘學生大似他的个買菓子送他吃他又做陸續懷橘的故支帶回來奉頌母親瑞娘思重道這又不是好支了我當初只為這幾多顏色害得別个家破人亡弄得自己東逃西竄自己已經過這番孽障怎好不儆戒後人就分付承先道那送菓子你吃的



人都見要騙你的，你不可認做好意。以後但有人討你便宜，你就要稟先生切不可被他捉弄。承先道：曉得不多幾日，果然有个学长控他窟脉。他稟了先生，先生将学长責了，校来告诉瑞娘。瑞娘甚是歡喜，不想過了幾日，先生又瞞了衆學生，買許多菓大放在案頭，每待承先背脊之際，張得衆人不見，暗的塞到承先袖裡来。承先只說先生快無巧意也。帶回來孝順母親。瑞娘大駭道：先生都不執起来，這還了得！就託故辭了，另揀个鬚髮俱皓的先生送他。

去讀又過幾時承先十四歲恰好是瑞璣當初受聘之年不想也有卷呈照命一日新知縣拜客從門首經過儀仗執事擺海十分齊整承先在店堂裡看那知縣是個清年進士坐在轎上一眼觀着承先推過四五家門面還掉過頭來細看王肯江對承先道貴人擡眼者便是福星臨你明日必有好消息不上一刻知縣拜客轉來又從門首經過對坐下人道把那個穿白的孩子拿來只見兩三個巡風皂隸如狼似虎趕進店來把承先一索鎮住承先驚海踰叫痛哭瑞

押出ハ人々  
又テ出ヌ

娘走出來向甚么原故那皂隸不由分說把承先亂  
拖亂扯帶到縣中去了王肯江道往常新官上任最  
已心穿白的人想是見他犯下忌諱故此拿却微治了  
瑞娘顧不得拋頭露面只得同了肯江趕到縣前去  
看原來是縣官初任要用門子見承先生得標致自  
已相中了故此拿他來逾認狀的瑞娘走到之時承  
先已經押出討保立刻要取認狀瑞娘走到家中抱  
了承先痛哭道我受你父親臨終之託指望教你讀  
書成名以承先人之志誰想皇天不佑使你做下賤

之人。我不忍見你如此待我。先死了你。後進衙門。還好見你。又親於地下說完。只要撞死肖江。勸了一番。又扯到裡面商議。了一會。瑞娘方總住哭。當晚就這了認狀。第二日。就教承先換了青衣。進去服役。知縣見他人物。又俊俏。性子又伶俐。甚是得憲。却說瑞娘與肖江預先定下計較。寫了一牘海船。將行李衣服。漸搬運下去。到那一日。半夜起來。與美先三人一同逃走。下船。曳起風帆。頃刻千金。不上數日。飄到廣東廣州府。將行李搬移上岸。賃房住下。依舊兩個鞋。

且身身之之公公考考  
評評

鋪瑞娘... 間要他刺股懸梁若有一毫怠惰不是打就是罵竟  
像肝裡生出來兒子承先也肯向上讀了幾年文  
理大進屢次赴秀府縣俱取前列但遇道試就被致  
冒籍的攻了出來直到二十三歲宗師收散遺才承  
先混進去考幸取通場第一當年入城就中了奉回  
來拜謝瑞娘瑞娘不勝歡喜却說承先喪父之喪終  
得四歲吃飯不知餓餓那裡曉得家中之支自他說  
乳母家回來瑞娘就做婦人打扮直到如今承先只

說當真是個繼母。那裡去辯雌雄。瑞娘就要與他說  
知也。講不出口。所以鵲突過了二十三年。直到  
進京會試。與福建一人。舉人同寓。承先說原籍也是  
福建。兩下認起同鄉來。那舉人將他齒錄一翻。看見  
父許歲。嫡母石氏。繼母尤氏。就大驚道。原來許季芳  
就是令先尊。既然如此。令先尊當祔不好。女色止娶  
得一位。石夫人何曾再娶甚麼。尤氏承先道。這個家  
母如今現在。那舉人想了。一會大笑道。莫非就是尤  
瑞娘麼。這等他是個男人。你怎麼把他刻做繼母。承

先不解其故，那舉人就始末根由，細細的講了。一遍承先總曉得這段希奇的故事，後來承先幾科不中，選了知縣，做過三年，陞了都屬，把瑞娘待如親母，封為誥命夫人，終身只當不知，不敢提起。所聞下子，就是死後，還与李芳合葬，題曰：尤氏夫人之墓。這也是為親者講的意思。看官你聽，我道：這許李芳是好南風的茅，卜个惜種，尤瑞節是，做龍陽的茅，一个即婦論理，就該流芳百世了。如今的人，看到這回小說，个个都掩口而笑，却像鄙薄他的一般。這是甚麼原

故只曰這樁事不是天造地設的道理是那走斜路的古人穿鑿出來的所以做到極至的所在也無當於人倫我勸世間的人斷了這條斜路不要走留些精神施於有用之地為朝廷添些戶口為祖宗綿嗣續豈不有益為甚麼把塗汁一般的東西流到那污穢所在去有詩為記

陽精到處便成孩

南北雖多總受胎

莫道黃陽不生子

蛆蚘盡自後庭來

評



若使世上的童叟一个个都像尤端節方節這南風也該好。若使世上的朋友一个个都像許李芳多情這小官也該做。只怕世上沒有第二个尤許白白的損了精神壞了行止。所以甚覺可惜。

連城璧外編卷之四

學世御官編



賸鄉祭酒批評

連鬼驪有故傾家

受人欺魚心落局

詩云

世間何物最堪驚

賭勝場中幾粒微

能變素封為乞丐

慣教平地起戈矛

輸家既入連鬼陣

贏處還吞釣命鉤

半潭人、陶士行。

盡收博具付中流

這首詩是見世人因賭博傾家者多，做來罪戾子的  
骰子，是無知之物，為甚成罪他，不知這件東西，雖是  
無知之物，却像箇妖孽一般，你若不去惹他，他不過  
是幾塊枯骨，六面鑽眼，極多，不過三十六枚，點數而  
已。你若被他一纏上了，這幾塊枯骨，就是幾條冤魂。  
六面鑽眼，就是六條鐵索，三十六枚，點數，就是三十  
六箇天罡，把入相縛住了，要你死，就死，要你活，就活。  
任有拔山舉鼎之力，不到烏江，他決不肯放你。如今  
世上的人，迷而不悟，只要將好了的人家，與他去送。

庸少賭八日  
本賭ト太  
遠フニ悉  
譯シカメ

起先要贏別人的錢，不想到輸了自家的本，後來要  
翻自家的本，不想又輸了別人的錢，輸家失利，贏家  
也未嘗得利，不知弄他何幹。說話的你羞了世上的  
錢財，定有着落，不在這邊，就在那邊。你說兩邊都不  
得，難道被鬼攝去了不成？看官，自古道：鵝蚌相持，漁  
翁得利。那兩家賭，到後來，你不肯歇，我不肯休，弄來  
弄去，少不淨，都歸到頭家手裡。所以賭博場上輸的  
討愁煩，贏的歡喜，看的陪工夫，剛只有頭家淨  
利。當初一人有千金家，隻因好賭，弄得精窮手頭

只教過十兩，笨子還要去。做孤注一擲，街上經過見箇道人賣仙方，是一口價，說十兩就要十兩，說五兩就要五兩，還嫌了，就不肯賣。那方又是封著的，當面不許開，要拿回家去，自己拆看。此人把他面前的方一一看過，看到一封，上面寫着：

賺錢不輸方

價銀拾兩

此人大喜，思量道：有了不輸方去賭，要千兩就千兩，要兩就兩，何惜這十兩價錢？就儘腰間所有買了此方，拿回去拆開一看，止得四個大字道：

只是拈頭

此人大駭說被他騙了要支轉去。退仔細想了想道  
話雖平常却是箇至理我就依着他行且看如何。應  
驗後此以後遇見人賭就去拈頭拈到後來手頭有  
了些錢要自己下場想到仙方的話又熬住了拈了  
三年頭熬了三年賭家賞不覺拈起一年總曉得那  
道人不是賣的仙方是賣的道理這些道理人々曉  
得人人不肯行此人若不去十兩銀子買怎肯奉為  
春蒸就如世上教人讀各教人学好總是教的道理

但是先生教學生就聽朋友勸朋友就不聽是甚麼  
原故先生去東修朋友不去東修故也誰休絮煩照  
方纔這壽說來拈頭是極好的生意了如今又有一  
人為拈頭拈去了一分人家這又是甚麼原故聽  
在下說來便知不曉喜靖初年蘇州有箇百姓叫做  
王小山為人百伶百俐真箇是眉毛會說話頭髮都  
空心的祖上遺下幾畝田地幾間住房約有二三百  
金家業他的生性再不喜將本覓利只要白手求財  
自小在色盜行裡走動習頭家分一籌記帳拈共

小頭ハハハハハハ  
ノ其生ノ下ヲ  
ハタラシク

小頭一來学二來糊口三到後來人頭熟了四本隻強  
了漸五的太美起來遇着好卦兒自己拿銀子放頭  
遇着不六勉七的先教付八稍後交九壽馬只有得十越沒有  
得十一陪十二久而久之名聲大了教百里內外好十三此道的都  
相投竟做了箇賭行經紀他又典了十四一所十五蒼園居  
有臺有樹桌上擺些假骨董壁上掛些  
粧體面十六二來有要賭沒十七稍的就作了銀  
信常得幾倍他又肯撒漫家中僱箇厨子  
的儲饌極是可口拈十八十兩頭十九交費二十六七兩



人都情慮作成他。往來的都是鄉紳大老。公子王孫論千論百家，輸贏小何的，不敢進他門檻。常有入勸他自己下場，或者禁他搭一分。他的主意，軍濟定了的，百風吹他不動，只是醒眼看醉人。却有一件，不好見了富家子弟，不論好賭不好賭，情慮不情慮，千方百計，定要扯他下場。下了場，又要串通慣家，弄他一個不輸箇，潔淨不放出門。他後三十歲開場起，到五十歲，這二十年間，送去的人家，若記起帳來，也做滿一本，百家姓只是他趁的銀子，大來大

去家計到此也還不上千金那敗奔門外有个老者也姓王号總軒封入智巧不足忠厚有餘祖文並無遺業是他克勤克苦挣起一分人家雖然只有二三千金家業那些上萬的財主反不如他後容外無在崇王愷之名內有陶朱精頓之寶他的田地都買在平鄉高不愁旱低不愁水他的店面都置在市口担收海重稅納得輕宅子在羊鄉羊郭之間前有鉢田後有菜園開門七件更件不須錢買取之官中而有餘性子雖不十分慳吝錢財上也沒得錯與人甲

地是他逐畝置的房屋，是他逐間起的樹木，是他逐  
根種的。若有豪家勢宦，要占他片瓦尺土，一草一木，  
他就要與你拚命。人知道他的便宜難討，也不去惹  
他。上不欠官糧，下不私債，不想昧心錢，不做欺公  
事。夫妻兩口逍遙自在，真是一對烟火神仙。只是子  
嗣難得，將近五旬，總生一子，且往天竺山祈嗣，而得  
取名喚做空生。眉清目秀，聰穎可佳，將及垂髫，  
繼軒要送他上學，只怕搗了郵塾，中不肖子，身習于  
下流，特地請一蒙師在家訓讀，半爰不放出門教到

十六七歲文理粗通。就把先生辭了。他不想兒子上進。只求承守家業而已。偶有一年。蘇州米糧甚賤。繼軒的祖米不肯輕賣。聞得山東河南一路年歲荒歉。客商販取。陳去糶者。人々得利。繼軒就催下船隻。把祖米盡數下船。裝往北路糶賣。臨行分付篋生道。我去之後。你須要閉門謹守。不可徇行游蕩。結交匪人。甚費我的錢鈔。我回來查帳。若少了一文半分。你須要仔細。坐生唯唯聽命。送父出門。終日在家靜坐。忽一日生起病來。求醫無效。向下少靈母親道。你這病

想是拘束出來的，何不到外面走走，把精神血脈活  
動一下，活動或者強如吃菜也。不可知竺生道：我也  
如此，只是我不曾出門，得慣東西南北都知，方一  
走出門去，尋不轉來，如何是好？母親道：不妨，我叫表  
兄領你，就是次日叫人到娘家喚了姪兒朱慶生來，  
慶生與竺生同年，只大過幾月，凡事懵懂，只有路頭  
還熟，當日領了竺生，到虎丘三塘游玩了一日回來，  
不覺精神健旺，竟不是出門耽節的病容了。母親大  
喜，以後日遂教他出去遊玩。一日走到一個去處，經

過一所園亭只見

曲水遠門遠山當戶外有三折小橋曲如之字內  
有千重密檻碎若冰紋假山高聳出牆頭積雨生  
苔畫出个穩色滿園閑不住芳樹參差圍屋角日  
風散結弄个春城無處不著花粉牆个蝶白無  
痕疑入凝寒雪洞野水一泓香有翳知為消夏荷  
亭可稱天上蓬萊真是人間福地若非石崇之金  
谷定為謝傅之東山一所有者及有之堪可窺所苦  
者如海之門難入

竺生看了，不覺動心，駭目對慶生道：「我們游了幾日，名山到不如這所花園有趣。外觀如此富麗，裡面不知怎去，樣樣精雅，可惜不能勾遍游。」游慶生道：「這園畢竟是卿家<sup>宦</sup>人家的，定有個園丁看守着，把幾個銅錢送他，或者肯<sup>放</sup>進去，也不可<sup>知</sup>。但不知他住在那一間屋裡？」竺生道：「這大門是不向的，我們竟走進去，撞着人，向他，就是不兩人推開大門，沾着石子路走，不過幾轉，迴廊立不見個人影，行到一個池邊，只見許多金魚浮在水面，見人全不驚避，兩人正看的好。」

忽有一人頭戴一字巾，破中身穿醬色道袍，腳踏半舊紅鞋，手拿一把高麗扇，走到二人背後，咳嗽一聲。二人回頭嚇出一身冷汗，看見如此打扮，定不是園丁了。只說是鄉宦自己出來，怕他拿為賊論，又不敢向前施禮，又不敵轉身逃避，只湯假相埋怨。一個道：「都是你要進來，看卷一个道都是你要來看景致，口裡說話臉上紅一塊白一條，看他好不難過。這戴巾的後容道：二位不煩作意，我這小園是不禁人遊玩的，專看只管看，只是荒園沒有甚處景致。二人



線放心道這許多謝老爺小人們輕造空國罪了  
戴中的道我不是甚麼官長不頂如此稱呼賤姓  
王号小山與兄們一樣都是平民請過來作揖二人  
走下來深唱了兩個偈小山又請他坐下向其姓  
名慶生道晚生姓朱賤名慶生這是一家表弟兄名  
竺生是家姑夫王繼軒的兒子看官你說小山向他  
自己姓名他為何說出姑夫名字也說姑夫是个財  
主提起他来王小山自然敬重却也不差果然只回  
拖了這個尾声引出許多妙處原来小山有一本波

裡帳簿凡蘇州城裡城外有碗飯吃的幸兒都記在  
上面這王繼軒名字上還圍着三個大圈的當晚聽  
見了這句話就如他鄉遇了故知病中見了情戚顏  
色又和藹了幾分眼晴更鮮明了半就回他道小  
子姓王兄也姓王這等五百年前共一家了况且令  
尊又是久慕的幸會了連忙喚茶來三人吃了一  
杯只見小廝道裡面客人餓了請阿爹去陪吃午  
飯小山對着二人道這幾個故友在裡邊可好屈臣  
兄進去用些便飯二人道素昧平生怎好相讓立起

屢飯

屢ハ某ナリ  
重菜ノ膳部  
一一ト云

此後一路奉

身來就告別。小山一把扯住竺生道：「這樣好客人，諸也請不至小字決，不輕放的不尊客氣。慶生以改腹中正有些餓，子午飯俱用渴着。只是小山止扯竺生再未來扯他，不好意思，只得先走。」小山要放了竺生去扯他，只怕留了陪賓，反走了。正客自己拉了竺生往內竟走，叫小廝去扯那小官人進來。二人都被留入中堂，只見裡面捧出許多屢飯銀盃金盃，光怪陸離擺列完了。小山道：「諸衆位出來。」只見十来个客人一存擁出，也有戴巾的，也有戴帽的，也有穿道袍而

手賭揚習氣  
作者具有深  
心見淨呼盧  
一支不但輸  
錢抗本即所  
聞所見無一  
不有損于人  
觀者不可感  
其敏亦兀

科頭的也有戴巾帽穿道袍而跌足的不知甚麼緣  
故二人走下末要和他們施禮衆人口裡說个請了  
手也不拱竟坐到桌上狂飲大嚼去了二人好生沒  
趣小山道二兄快請過來要用酒就用酒要用飯就  
用飯這个時在是斯文不得的二人也只得坐下用  
了一杯酒就討飯吃把各樣菜蔬都嘗一嘗竟不  
知是怎樣烹調這般有味以生平常吃的不過是白  
水煮的肉豆油煎的魚飯鍋上蒸的鴨蛋莫說口中  
不曾嘗過這樣的味就是鼻子也不曾聞過這樣的

香正吃到好處，不想被那些客人，狼食虎食，却似風捲殘雲，一霎時剩下一桌空碗，吃完了也不着茶漱口，把快子亂甩，一齊都跑去了。竺生思量道：「這些人好古怪，看他容兒又不像俗人，為何都這等粗獷？」我聞得讀昏人都尚脫略，想來這些光景，就叫做脫略了。二人擾了小山的飯，又要告辭，小山道：「請裡面去看他們。」呼盧消了飯，了奉送二人不知怎樣，叫做呼盧，欲待向他又怕，羞出醜，思量道：「口向不如眼向。」進去看一看，就曉得了，跟着小山走進一座亭子。

只見左右擺着兩張方桌，上放了幾盃三四人一  
隊在那邊擲色，每人面前又放一堆竹籤，長短不一，  
大小不一，又有一個天平，添馬搬來運去，再不見注  
竺生道：「難道在此行令？」在令「不，誠我家請客，是一面吃酒，  
一面行令的。」他家又另是一樣規矩，吃完了酒，方纔  
行令。正在猜疑之際，忽地左邊桌上二人相嚷起來，  
這個要竹籤，那個不肯與爭，鬧喊個不休。這道  
不曾曉得，那邊一桌又有二人相罵起來。這二句不詳  
備我錯你娘氣，淘氣，只要交手，竺生道：「度生道着。」

這樣光景，畢竟要打得頭破血流，繞住我知你甚麼  
要緊。在此耽驚受怕，正想要支誰知那兩個人鬧也  
鬧得凶，和也和得快，不上一劃，兩家依舊同盪，獅色  
相好，相勸相勸，原氣音人也。如此半生道不信他  
們的度量，這等寬宏，相打相罵，竟不要人和夏想當  
初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就是這等的涵養。看了一會  
小山忽在衆人手中奪了幾根小蠶，交與半生少陰  
又奪幾根，交與慶生，一連幾次，二人共得了二十  
根，裡便捏在手中，竟不知要他何用。又怕停一會還

要吃酒，照竹籤算杯數，自家量淺，吃不得許多，要推  
辭，不受。又恐不是，惹眾人笑，只得勉強收着。看到晚  
眾人道：「不擲了，主人家算帳。」小廝取出算盤，將眾人面  
前的大竹籤一數，一算完了，寫一個帳道：

某，人 翰 若干

某，人 齋 若干

頭家 若干

小頭 若干

寫完念了，一遍，回春取出一个拜匣，開出來，都是銀  
子，分與眾人，到臨了，各取一錢，付與算生，慶生將小



籤仍收了去，竺生大駭，扯慶生到旁邊，道：「這是甚麼原故？」莫非算計我們慶生，道他着要我們的銀子，叫做算計。如今倒把銀子送與你，我料想不是甚麼意思，只是也要問個明白。纔好拿去，就扯小山到背後，道：「請問老伯，這銀子是與我們做甚麼的？」小山笑道：「原來二兄還不知道，這叫做拈頭。他們在我家賭錢，我是頭家，方纔的竹籤，叫做算馬，是記銀子的數目。但凡贏了的，每次要送幾根與頭家，就如打抽豐一般，在旁邊看的，都要拈些小頭。這是白送與二

位的以後不棄常來去。再沒有白過的。就是方纔  
的酒飯也都在眾人身上不必取諸囊中。各帶帶  
來吃些。二兄不來。又有別人來吃。去二人聽了大喜  
道。原來如此多謝。只見眾人一齊散去。生慶  
生也別了小山回來。對母親說。十五十說个不了。又  
取出兩錠銀子與母親看。不知母親如何歡喜。說他  
二人本意高強騙了酒飯吃。又袖了銀子回來慶生  
還爭切道。都虧我說出姑夫他方纔如此。敬重誰想  
母親聽能。掌燈下。腹來把銀子往地下一丟道。好

不爭氣的東西，那個人你一面不相識，為甚麼把酒酒  
飯請你，把銀子送你？是吃鹽米大的雞，道不曉得  
這個原故。我家銀子也取得幾千兩出來，那希罕這  
兩錠，從明日起，再不許出門。對慶生道：你將這銀子  
明日送去還他，我們清白人家，不受這等賤賸之物。  
物兒還了，就來連你，也不可再去寫得，兩人翻喜為  
愁。慶生感哭，把一天高興掃得精光。生沒母，竟進  
房去睡。慶生給了兩錠銀子，咬着嘴唇皮，而着官道  
你說笑生的母親，為何這等有見識，就曉得小山人。

誘賄把銀子送，去還他，要曉得他母親所疑的全不  
是誘賄之憂，他說要騙這兩個孩子做境場把酒與  
食，叫他的口銀子買他的心，如今世上的人一百個  
之中九十九個有這件毛病，那曉得這王小山是南  
風裡面的魯男子，偏是誘賄之憂，豈不疑不疑為甚麼  
不疑他，只道望生是個孩子，東西南北都不知，那曉  
得賄錢擲色，不知這構救，不是生而不知之，都是學  
而知之的，他又道賭場上要銀子，終動得年二人身  
邊錢，銅沒有一厘，就是要賄人，也不肯搭他，不知世

上別的生計都要現買。獨有這樁生意肯賤。王奉白  
手也都做得來。他婦人家那裡曉得。次日生被  
母親拘住。出不得門。慶生獨自一個依舊走到花園  
裡來。小山不見。生大覺。問慶生道。令表弟為  
何不來。慶生把他母親不善。不放出門之實。直言告  
稟。只是還銀子的話。不說出來。小山道。原來如此。以  
後同令表弟。到對面去。帶便再來。慶生道。自然。  
說完了。小山依舊留他吃飯。依舊把些小頭。與他臨  
行叮囑。而去。却說。生一連坐了。幾日。舊病又發。起

未啼、嘔、啼、哭、起先的病倒不是拘束出來  
的、如今真正害的是拘束病了、慶生走來看他姑娘  
問道、前日的銀子拿還他、不曾慶生道、還他了、姑娘  
道、他說這些話、慶生道、他說不要執罷、也沒甚麼講  
姑娘又問道、那人有多少、海紀了、慶生道、五六十歲  
姑娘聽見這句話、半晌不言語、心上有些懊悔起來  
道、五六十歲的老人家、那裡還做這等沒心經的事、  
倒是我疑錯了、對慶生道、你再領表表出去、只  
不要到那花園裡去、就去、也只是看之景致、不可吃

他的東西受他的錢鈔慶生道自然竺生得了這通  
敵命病先好了一半連忙同着慶生竟到小山家去  
小山接着比前更喜十分自此以後教竺生坐在身  
邊一面拈頭一面字跡竺生原是聰明的人不上三  
五日都學會了學得本會販腰南拈的小頭也有  
了一二十四十山道你何不將這些做了本錢也下  
場去試一試竺生道有理果然下場一試却也古怪  
新出的老虎偏會吃人喝自己四五六就是四五六  
呢別人么二三就是四二三一連三日考了二百

餘金。學生恐怕拿銀子回去。母親要盤問。只得備個  
拜匣封鎖了。寄在小山家中。來賭賭到第四日。  
慶生見表兄贏錢。眼中出火。腰間有三十多兩。頭  
也要下場試。怎奈自己的聰明。不如表兄再學不  
上。小山道。你若要賭。何不與表兄合了。他贏你。也  
贏。你收其利。何等不妙。慶生道。說得有理。就把銀子  
與表兄合了。偏是這日風色不順。要紅。沒有紅。要上。六  
沒有六。不上。半日二百三十餘兩。輸得乾乾淨淨。望  
生埋怨表兄。後利市慶生埋怨表兄。不用心。兩個袖



爭旁觀好，不心痒。眾人道：「小主沒道備，小山何不備此興？」他擲下小山，通銀子，終有只。要些，當頭抵。出來眾人歡生，生犯些東西，極押一押，生通。又我父親雖不在家，母親管得嚴緊，那裡取得東西出來？眾人道：「鼓子那個要，你回去取東西，只消把田地房產寫在公中，上暫抵一抵，若是弄亂了，先還他銀子，原取出來，就是輸了，也不過放在他家，做个意思，待你日後自己當家，將銀取贖，難通犯你田地房產，賠了回來，不成坐生臉了。」豁然大悟，就討公中筆來，寫慶生。

小山如此此黃  
心便趁些錢  
財也旬買參  
李次補  
富家

通本大利大有心寫契多借券百兩好贏他們券千  
兩回去坐生適自然小山叫小厮取出命黑筆硯筆  
生提起筆來正要寫想一放下來道我常見人  
將產業當與我家都要寫坐落何處後問四至分  
明方終成得一張典契我那些田地從來不曾管業  
過不曉得坐落在何方教我如何寫起眾人都道他  
說得有理疑了半晌那曉得王小山又有一部皮裡  
冊籍乃是他的家的田地山塘房產屋業都在上面不  
但畝數多寡地方坐落記得不差連那原注的尊名

田隣的木桶都登記得明白。到此賬隨口念來，如流似水。他說：「白坐生寫一句，只了銀子數目，中人名，待臨了填。」小山道：「你要當多少？」坐生道：「二百兩罷。」小山道：「多則一千，少則五百，二三百兩不好算帳。」坐生道：「這等就是。」五百兩罷。坐生依他填了。坐生對衆人道：「中人寫你們那一位。」小山道：「他們是回賄的人，不便作中。」又且非親非戚。這个中人，須要借重你。」坐生道：「只怕家姑娘曉得埋怨，不便衆人道不。」過暫抵一時，那裡到令姑娘曉得的田地。坐生就着

了。花押ハナシ小山收シ了。對タガヒ坐イ生道銀子不消カク充出來ヲ有得  
收シ拾費シ力カ你只管取テ等馬賭マ三五日結ヒ一次帳ト贏了  
我替ワケ人先還シ你輸ヒ了。我替ワケ你先還シ人坐イ生道也說得  
是收シ了等馬依舊下場ト也有輸ヒ的時ト節ト也有贏ヒ的時  
節ト只是贏ヒ的ト都是小坐イ輸ヒ的ト都是大坐イ贏ヒ了ト十次ト概不  
得輸ヒ去ト。一次的東西モノ起キ先ニ把銀子放在テ面前ト輸ヒ去ト。  
的ト敗節ト也還シ有ヒ些ト個ト鏢ト。如今銀子成日不見シ面  
弄シ來シ弄シ去シ都是シ些ト竹片ト得シ來シ也ト不覺シ十分ト可喜シ失シ去シ  
也ト不覺シ十分ト可惜シ麼ト。生被シ前次輸ヒ怕シ了ト且ト不散シ去シ。  
話

本只管拈頭列選起穩只是眾人也不似前番沒有  
 肥頭把牠拈去下十山曉得他家裏不不滿不過他只  
 因要他作沖故此把些十頭勾搭位他不然早道  
 開法了竺生院頭一次寫梁心上還有些不在面上  
 帶些惶愧之色空列後來漸之不覺察不要田就是  
 田要地就是地要房產就產起先還是者與十山小  
 山應出來踏多不中間一個轉折還覺得不耐煩到  
 後面一段輸得直捷痛快了竟寫重快付與蘇家只  
 是掣後吊一筆道了

待父天年任憑管業

這幾句話若  
平日早說幾  
日便是一個  
聖賢

寫到後來約有一二十張小山肚裡筆一筆道他的  
家裏差的不多了。不要放來生債便假正經起來把衆  
人狠說一頓他是有父兄的人你們為何只管爭的  
住他賭他父親回來知道為一雞為他起來你們也  
過意不去况且他父親苦禪一世也多少留些與他  
受用受用雜道都送與你們不成眾人拱手謝罪  
愿收拾排場坐生還捨不得去手被他說得難詞  
正也只得罷了。這還感激他是个好人肯留此子

我家用只說父親的產業還不止于此那曉得連根都丟了看官假如他母親是好說做此肚還好承承教于母親文未保做個苦肉計或者還退些甲把轉來也不可知那曉得被前日那此峻厲之言封住兒子的口可見人家父母嚴的也得一朱寬的也得一朱只辱寬得有寸且說王繼新裝未去童指謝王偵頭上一脫便回不想天不由人拆了許多苦還哩了許多時只因山東河南米價太貴引得湖廣江南的客入介一裝狼食米盡絕行到只見米麥堆積

如山真是出處。不如衆意。只得把貨都盡與舖家坐。  
在行裡討帳等。二十朝屋。年月再不得到手。又有  
幾家被主人家支去用。要討起後客的米錢。應還  
所客所以准。耽擱半年身。雖在外心。却在家思量。  
兒子年幼。自小便不曾離命。我如今出門許久。難保得  
沒有些風吹草動。要慮到此銀子也等不得討完。  
此餘帳便走到了家來。把銀兩錢鈔文契大帳目細  
一查。且喜得原封不動。終放心。只是伺察兒子個  
舉止大不似前體態。甚是輕佻。言語十分粗莽。吃酒



吃飯不等人齊便先舉觥見人見見客不論尊卑一  
既拱手無論嘻笑如罵動輒傷人父母人以惡言相  
答恬然不以為怪怒不知是那裡子來的樣子紫暗裏  
成的氣憤絕軒在外憂鬱太過原帶些病根回來此  
收見兒子一舉一動着不上眼教他如何不氣火上  
除油不竟成了喘氣之病自古道瘋癆癰腫疔毒  
請的上客那有醫得好的一日重似一日眼見得  
添了臨危之際叫坐生母子在床前把一應不  
壽帳目交付与他道這些田產銀兩不是你松遺

下來的也不是你父親做官做吏論子論而抓來的  
要曉得逐分逐厘逐兩逐兩從骨頭上磨出來血汗  
裡掙出來的我死之後每年的花利種你母子二人  
吃用不完可將餘剩的逐年置些牛產漸一擴充大  
來也不枉我掙下這些累業縱不能勾擴充也須要  
承守鐵此不可賣田窮死不可典屋一典賣動錢就  
要成破竹之勢了我如今雖死精魂一散不散還在  
這前後左右看你幾年你須要謹記我臨終之話  
完一口氣不來可憐死孤坐生母子彌天痛哭成服

聞喪頭一個吊客就是王小山其餘那些賭友吊的  
吊唁的唁往來給繹不絕小山又問衆人出殯  
所來祭尊意思甚懇然笑生之母起先只道丈夫  
在日不肯結交死後無人做保如今看此光景心下  
甚是喜歡及至七七已完追薦完畢只見有人來催  
笑生出喪笑生回他年月不利那人道趁此執喪不  
舉過後冷不丁發要選年擇日就問工夫笑生占他  
附耳唧濃說了許多私話那人又叫笑生領他到好  
堂裡面走了一遍東看西看就如相風水的一般不

如甚麼原故待他去後母親盤問竿生。竿生把別話  
支吾過了。隔又隔幾日。過着秋收之際。全不見有親來  
上門。母親問竿生道。今年歲荒。穀粒無收。  
母親道。又不水。又不旱。怎麼會荒起來。要竿生領去  
踏荒。竿生不肯。一月自己叫家人催了一隻小船。搖  
到一個庄上。種戶出來問是那家宅眷。家人道。我們  
的家主叫做王純新。如今亡過了。這就是我們的  
母種戶。這原來是舊田。主請裡面坐。竿生之母思  
道。田主便是田主。為何加個舊字。難道父親傳與兒

子也。分今新舊不成。走進他家。就說今歲雨水調勻。並非荒旱。你們租米為何一粒不交。種戶道：租米交去多。吃了。難道還不曉得。笑生之母道：我何曾見你一粒種戶通。你家田賣與別人。我的租米自然送到別人家。公為甚。店還送到你家。來。笑生之母大駭。道：我家又不少吃。又不少穿。為甚店賣田。且問你是何人。寫契。何人作中。這等胡說。種戶道：是你家太官寫契。朱家太官作中。親自領人來。召佃的。笑生之母不解其故。盤問家人。家人把主人未死之先。太官出

去賭博將田地寫了契債之契一一說明學生之母  
方纔大悟渾身氣得冰冷話也說不出來停了一會  
又叫家人領到別庄上去家人道娘不消去得各  
處的庄頭都去尽了莫說田地就是身底下的傍子  
也是別人的前日來催大官出喪他要自己搬進來  
位如今只剩得娘和我們不曾有售主其餘家堂  
香火都不姓了說坐生之母眼睛直瞪就像泥塑  
木雕的一般就叫收拾回去到得家中把坐生扯  
至中堂擎了一根竹片道騙了我做得好要打不得

兩三下自己倒倒在地口中鮮血直噴竺生和家人  
扶了上床醒來又暈去暈去又醒來如此三日的  
丈夫做伴去了竺生哭了一場依舊照前頑強不提  
却說這所住房原是寫小山的與小山自知管業不  
便賣與一個鄉紳那鄉紳也不肯出賣竟着柴房家  
人搬進來住竺生存身不下只得把二喪出了交鄉  
與他可憐產業窠巢一眨眼蕩盡遷移得父親在日空  
下一頭親友女家也是個財主丈人見女婿身無着  
落又不好悔親只得招在家中做了布袋後來虧丈

人扶持他自己也肯改過，雖不能恢復舊業，也還苟免饑寒。王笠生的結果不過如此，沒有甚麼希奇。却說王小山以前劫的銀子來，去，不曾做得人家，虧得王笠生這注橫財，方終置些實產。起先誘賄之賍，原與衆人說過，他得一半，衆人分一半的。所以王笠生的家裏共有三十他除供給雜用之外，掙得一千五百兩，平空添了這些手頭。自然活動，只是下件銀子便得了一大主生意也。走了半年，為甚麼原故，遠近的人都說他數月之中弄完了。王笠生一分



人家又坑死他兩條性命，手也<sub>或</sub>辣心也<sub>或</sub>，很故此  
人都怕他，起來財主人家都把兒子關在家中，不放  
出來送命。王小山門前車馬漸<sub>或</sub>稀，到得一年之  
外，鬼也沒得上門了。他是熱鬧場中長大，那裡冷  
靜得過終日，背着手蹣跚進出，再不見有個人來一  
日，立在門前，有介客人走過，衣裳甚是整潔。後面跟  
着兩擔行李，一擔是隨身鋪蓋，一擔是四隻皮箱皮  
箱，比行李更重，却像有銀子的一般。那客人走到小  
山面前，拱一拱手，道：「借問一聲，這廂有買貨的主人。」

家叫做王少山，住在那裡。小山通問他何幹。客人道：在下要買些緞布疋，聞得他為人信實，時來相投。小山想，「想道：他問的姓名，與我的姓名只差得一字，筆就冒認了也。不為無目，況我一下向買貨，原是在行的。目下正冷淡，不過不如留他下來，這些用錢買小茶也是好的。」上門生意，不要錯過。便隨口答應道：「就是小茶，客人通這等失敬了。」小山把他留進園中，揖畢，坐下。少不得要問尊姓大號。貴處那裡。客人道：在下姓田，一向無名，雜住，雖住在四川重慶府，鄆都。

籍也原是蘓州小山道這等是鄉親不說過一會閑  
話就擺下酒來接風吃列坐中間叫小廝拏色盆來  
行令等氣爭日再不見拏來小山問甚麽原故小廝  
道一向用不着不知皂在那個壁角頭再尋不出小  
山罵道沒用奴才還喜得是吃酒行令差還正經事  
要用也罷了不成客人道主人家不燙着些我特運  
裡有一個取出來用之就是說完親將符運開了取  
出一付骰子一個色盆小山接來一看那骰子是用  
得熱滑溜後角都沒有的色盆外面黃縷裹着

老梨子，敢着擲來，是不響的。小山大驚，道：「花客帶這件家，仗隨身，莫非平日也呼盧麼？」客人道：「生平以此為命，豈特好而已哉？」小山道：「這等待我約幾個朋友與花客擲，如何？」人道：「在下有三，不賭。」小山曰：「向那三，不賭？」客人道：「論錢論兩，不賭；略贏便歇，不賭；遇貧賤，下流，不賭。」小山道：「這等不難，待我約幾位鄉紳大老，把主馬放大些，賭到二三千金結一次賬，就是了。」客人道：「這便使得。」小山道：「既然如此，借箱一看，是甚麼銀水，待我好教他們照樣帶來。」客人道：「也。」

說得是就。叫家人把四隻皮箱一衣箱出揭去綿紙封了。開了青銅鎖，把箱蓋掀開。小山看只見

銀光閃爍，宝色陸離，大錠如舟隻，無人橫野渡。掌秋似月溶，如水映長天，面上無絲不到頭。細

如蛛網，脚根有眼，皆通腹。畜多蜂窠，將來存滿紙

園，仍可購成福地。急使盞為阿堵也。堪圖佳行人

小山道：這樣銀水，有甚底。說得請收了罷。客人道：這

外面冷靜，我不放心。你不如點一點教且替我收在

裡面。公輸了，便替我先還人。贏了，便替我買貨。小山

道使淨客人。我的銀子都是五兩一錠，沒有舊兩樣的。拿天平來兌，就是小山道這樣，大錠自然有五兩，小錠兌得只數錠，就是五兩一十數完了一箱。銀齣頭是二百錠，共銀一千兩，其餘三箱錠是一樣合，成四十四之數。小山看完依舊替他鎖好，自己寫了封皮，封得嚴嚴，回教小廝搬了進去。當晚一家歡喜，小山夢裡也笑醒來，真是天上掉下來的生意。到次日，等不得梳頭，就往各鄉紳家去道謝。家又有個好生兒，上門請到，位去請他幾千兩用，各鄉紳

道只怕沒有第二個，王笠生道：「小山通我，又不知他的家裏，比王笠生何如？」只是「現」字，也祇有「天」字，之隔了。各鄉紳聽見，喜之不勝，一齊分付打聽，竟到小山家來。小山請客人出來，見畢，吃了些點心，就下場。賭衆人與小山又是串通的，起先故意輸與客人。當日客人贏了六七百兩，次日又贏了二三百兩。到第三日，大家換過手法，接連贏了，轉來每日四百兩。賭到十日之外，小山道：「如今該結帳了，祇將籌馬一數帳簿一結，美盤一打，客人共輸四千五百兩。」小山

稱  
銀  
先  
下  
同  
也

道：「除了箱內之物，還欠五百兩零頭，請先出來再賭。」  
客人道：「帶來的本錢只有這些，求你借我千把。」我道：「贏得轉來，加利奉還；若再輸了，認寫一單回去取來。」  
就是十公道：「我與你並不相識，知道你是何等之人？」  
你若不還，我那裡來尋你？這個使不得。」大家收拾排場，不消再賭。五百兩的零頭，是找出來，不要太成。  
被大樣，他們做鄉官的眼睛，認不得你甚麼，勸至着。  
不輸出來，送官送府，不像體面。客人道：「你曉得我只有這些，稍都交與你了。」如同去的盤費，尚且沒有。



教我把甚麼還他。小山裏下臉來進房裡，將行李四一檢，又把兩個家人身上搜，果然，半個錢也沒有。只得逼他寫一張欠票，約至三月後一併送還。明晚得沒處討的，不過是介挹繩放的方法。眾人教小山拿銀子出來，分散。小山肚裡是有毛病的，原與眾人說開。照王學士故事，自己得一半，各人分一半的。如今客人在面，斷不得。只得對眾人道：「今日所請，回行明早送客人去了。大家來取，就是客人道：『這等要，你出名寫幾張欠票，明日好照票來取。』」小山道：「使

得提起筆來竟寫也有論千的也有論百的衆人捏  
了票子都回去了小山當晚不得辦个豆腐東道  
與客人餞行客人道你下生平再不失信你到三  
月後還約衆人等我不但送銀子來還了要帶此  
來翻本小山道但願如此吃完了酒又向客人討了  
那四把鑰匙過來終打發他睡到次日道得出衆  
鄉紳一齊到了小山忙喚小廝搬皮箱出來一面取  
天平伺候只見一个小廝把四隻皮箱空做一擡兩  
隻半揀了出來全不吃力小山驚問道這四隻箱子

有二百六七十斤重，怎麼一試就攪了出來，少斷道：便是這等古怪。前日攪進去，是極重的，如今都屍輕了。不知甚麼原故。小山吃了一驚，逐隻把封皮驗過，都不曾動。忙取錦匙開着，每箱原是二百錠一錠也。不少，終於放了心，就把天平上一一量，放了泥，馬一匹，取銀子來，說估一錠，上午果然是屍輕的仔細，看你是甚麼東西。有西江月詞為証。

硬幣一層，作膏外糊，錫箔如銀，原來面上細絲紋，都是虛痕，板印着，自應五兩，襪來不上三分下。

詩  
好一誠假知真愛，做蝴蝶滿空飛。

原來都是些中銀。小山把眼睛定了，一會對衆人道：「不好了！青天白日，被鬼騙了！這四皮箱都是帛錠，要他何用？衆人都去取着，果然不謬。你看我，看你，一個也不做聲。」小山想了一會，道：「怪他說姓田，字海，乃鬼字的頭，又說在鄆都縣，住鄆都，乃出鬼的所在。」詳來一些不差，只有原籍獲川的話，沒有着落。是便是了。我和他前世無冤，今世無仇，為甚麽惹這個圈套？來，我犯帛錠裡，又着中間條，躍，却像有。

行十字一般，掣到日頭底下，仔細一認，果真有印板印的七個字道：

不孝男王竺生奉

小山看了，嚇得寒毛直豎，午腳亂抖，對眾人道：「原來……來是王竺生的父親，怪我弄去他的家裏，要做人來報讐的。這等看來，又合着原籍豫州的話了。小山只說，衆人都是一共的，一齊過了鬼，大家都要害怕。那裡曉得，鄉紳裡面有個不信鬼的，大唱一聲道：『花王你肥吾人的銀子，独自一個藏了，故意鬼頭混。』」

弄這樣把戲來騙人。世上那有鬼會賭錢的。他要報  
讐怕，扯你不到阎王面前去。要這等斯文，來和  
你頑耍好，拿銀子出來，不要胡說。衆人起先都在  
驚疑之際，聽了這番正論，就一嚼百担起來。道正是  
你犯好的人，打發去了。如今說這樣鬼話，就真正  
是鬼也。留他在這邊，我們自會問鬼討帳。那個教你  
會了下來，這票上的字，若是鬼写的，就罷了。若是人  
写的，不怕他少。我們一登十山，被衆人說得有口難  
分。又且寡不敵衆，再向前分剖幾句，被衆人一頓說

槐奴才。教家人一齊動和打了一頓。將索子鎖住。只  
要送官。小山跪下討饒。道：「位老爺請回待小人一  
一賤。還就是眾人通要。還就這一個帳是冷不得的。還  
任你田產屋業。我們都要。只不許體實。小山思量道。  
我這雞蛋怎麼對石子過。若還到官。三府自然有兩  
他體面。况稟上。又不曾寫出賄錢二字。怎麼賴得。  
刑罰要受。監牢要坐。銀子依舊要賠。也是我教該如  
此。不如寫還了罷。就喚小廝取出命筆。照王學士書  
日的寫法。一掃十張。不先不任。只消半日工夫。把賄

場上騙來的產業與祖父遺下的田地，盡銅鑄錢送  
得乾淨，連花園也住不成，依舊退還原主去了。  
文書匣內，剛留得一張欠票，做個海底遺珠，展開  
一看，原來是田客人欠下的五百兩賭債約，至三月  
後送還的。小山看了，又怕起來，道：「他賒去之性，曾說  
生平再不失信。高急三月後果然又來，如何了果？」  
只得叫幾個道士，打了一二月，將四皮箱錠錢連欠票  
一併燒還，只求免來下顧。這一番懺悔，又活了三  
年，終死那此贏錢去的腳紳，夜做夢說田客人要。



來翻本疑心成病不上三年也都陸續死盡可見賭博一更是極不好的不但贏來的錢數做不得人家就是送去了人家也損於陰德如今世上不知多少王少山在陽間趁錢多少王純軒在陰間嘆氣他雖未必個個到陽間來尋你只怕你終有一日到陰間去就他差鬧羅王也是同賭場的便好萬一不好此道這場官司就要輸與原告了奉勸世人三十六行的生意務要做得只除了這項錢財不趁也好評這說小說竟該做仙方責為人子弟的不可不買

了。看這人，不見的更不可不買了看。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containing ten vertical lines, creating eleven columns. This is a typical layout for a ledger or account book page. The lines are evenly spaced and extend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of the frame. There are some small artifacts on the left and right edges, possibly from the scanning process or the original document's binding.

輯

補



連城壁外編卷之三

覺世釋官編次

醉鄉祭酒批評

說○鬼○話○許○顯○生○人

顯○神○通○智○灰○舊○業

詞云

是○害○俱○從○利○得○懶○向○刀○頭○餽○蜜○欲○作○窠○業○又○無  
奈○妻○孥○交○透○歎○息○歎○息○沒○箇○點○金○神○樹

右調如夢令

這首詞是一個恬澹無求之人。不肯貪財買禍。又當  
不得家計蕭條。沒穿少吃。被妻子埋怨。不過做來寄  
感慨的古語云。酒食朋友。蠶米夫妻。做丈夫的人。不  
能勾封妻蔭子。也就于夫綱有愧了。連糞米二字尚  
不周全。使妻子女。熬飢受凍。這等的丈夫。怎怪得  
妻子埋怨。只是做丈夫的人。使妻子終日埋怨的。固  
然不是個有用的男子。做妻子的人。終日埋怨丈夫  
的。也叫不得個有用的婦人。據我說起來。若還是個

沒用的婦人就不該去埋怨丈夫。若還是個有用的婦人，又不消去埋怨丈夫，別樣生理，婦人家誰做不得。那些蠶桑織紉之事，浣紗刺綉之工，那一件是做不得的。古時的婦人嫁了做官做吏的丈夫，尚且有紡績之聲，達於中外，何況做了貧士之妻，不肯受些辛苦，替男子做人家終日張了大口，等丈夫的飯吃。赤了身子，等丈夫的衣穿，稍有不乏，就做起獅吼記來，與他炒鬧，這樣婦人與朱買臣的妻子同是一流。



人物到窮極無聊之際。那逼寫休書的事。都是做得出的。崇禎末年。淮安府鹽城縣。有個極惡的婦人。只因好吃懶做。丈夫養膳他不來。要想賣與別个。他恐怕第二個丈夫也與前面的一樣。不能勾穿好吃好。竟要自家擇個。遇着个远方之人。是做大夥強盜的。見他豐衣足食。只道是個富翁。就隨了他去。誰想未及一年。就被官府拿住。問了死罪。禁在獄中。把妻子發與媒婆變賣。不料前面的丈夫恰好來在本處。

回賣了妻子。不曾另娶。聞得有個官賣的婦人。要尋  
受主。就約了幾個客商。都是要買婦人的一同去相  
及至走到跟前。竟是自家的妻子。這前夫不好意思。  
掉轉頭來。竟走那婦人一把扯住。哭。啼。跪在前  
夫面前。叫他莫記舊情。只當備福一般。贖我回去。前  
夫不理。他只是哀告。那些同來的客商。都是輕裘緩  
帶。豐衣足食之人。見前夫不贖。都想要買他。這婦人  
抵死不從。只要跟了前夫回去。那官媒立在旁邊。問

他甚麼原故。他說當初錯了主意。只想穿好吃好。不問來歷。嫁與歹人。故此有這日子。如今這些客商。個個豐衣足食。焉知不是歹人。倒不知跟了前夫。誰則貧窮。還可以相信得。遇將來決沒有這日子。所以不願從新。只想復舊。前夫見他說得可憐。只得備了官價。寫張領子。當官帶了回去。這婦人走到家中。竟換了一番性格。起先極懶。後來極勤。起先極奢。後來極儉。起先極強。悍。後來極溫柔。這都是走過一家。

嘗着滋味的原故。後來幫助丈夫成家立業。做了个  
有名的財主。當初若不嫁與強盜。吃過好食。穿過好  
衣。受過好衣。好食之累。那裡曉得衣食兩件是好。不  
得的倒不如粗衣澹飯。雖然吃不飽。也還餓不死。雅  
然穿不暖也。還凍不殺。不像好衣好食。要飽出禍。來  
暖出事。來到禍發。事出之後。求為飢寒而不可得也。  
如今世上好吃懶做。埋怨丈夫的婦人。可惜不曾嫁  
與強盜。若還做過壓寨夫人。犯了金科玉律等官府。

做媒改嫁出來的自然會感激丈夫寧受飢寒不做  
歹事使自己安樂一生不受豐衣足食之累了可見  
貧賤人家的女子只該勞筋動骨替男子掙家切不可  
可拿丈夫來嗟怨是便了古語云惟有巧婦不能  
作無米之炊做婦人的就是極勤極苦越來的錢財  
也只好養活自己難道大夫的身子也靠他養活不  
成況且丈夫之外還有兒女還有丫鬟奴僕都是要  
穿衣吃飯的若還男子沒有出息這一世的無米之

飯叫他如何炊煮得來。少不得早晚之間定有幾句  
言語埋怨丈夫的。要曉得那有本事的男子。不消  
婦人埋怨。自然掙得衣食來。沒本事的男子。就是早  
罵一頓。晚咒一場。那衣食兩件也。咒罵不出。白傷  
了夫婦之情。不如自己搜索枯腸。想個計策出來。去  
炊那無米之飯。炊得熟。做個巧婦。炊不熟也。還做個  
賢婦。我如今說個慣炊無米之飯。不愁不熟。只愁太  
熟的婦人。與貧家女子。做個榜樣。省得他埋怨丈夫。

這個婦人叫做顧雲娘。是萬曆初年的人。住在淮安府桃源縣。丈夫顧有成。是個讀死書的秀才。只有文墨之事。略知道些。除了讀書之外。竟像個未雕未斲的孩子。不但錢財不知數目。米糧不辨升斗。連吃飯的飢飽。寒衣的冷熱。都不知道。竟像吃在別人肚裡的。飢飽。寒衣。冷熱。都不知道。竟像吃在別人肚裡的。穿在別人身上。一般穿衣吃飯的時節。定要人立在旁邊替他記着碗數。件數。絲不至於傷飢失飽。寒暖不均。若還一次沒人照管。憑他自穿自吃。就要弄出

病來至于出門走路不辦東西與人行禮不記左右  
一發不消說了同窓的朋友替他取个别號叫做顧  
混沌父母在日也有三千餘金的家產只因喪過二  
親之後未娶雲娘以前有个結髮的妻子比丈夫略  
高一成僅知道飢飽曉得冷熱除了吃着之外一  
毫人事不懂連開門七件事只曉得是家用之物問  
他是樹上生的泥裡長的就不知道了與丈夫两个  
恰好一陰一陽湊成个混沌世界夫妻两口只管穿衣



吃○飯○一○毫○家○務○不○管○不○上○三○年○把○一○家○好○家○私○消○磨○  
殆○盡○這○位○有○福○的○夫○人○命○裡○不○該○熬○餓○受○凍○過○完○好○  
日○子○就○升○天○去○了○苦○得○這○位○顧○雲○娘○嫁○來○續○絃○替○他○  
還○了○飢○寒○之○債○雲○娘○是○個○貧○士○之○女○未○嫁○之○先○也○曾○  
許○過○一○家○人○家○未○及○于○歸○夫○夫○就○死○了○守○過○三○年○將○近○  
二○十○歲○只○因○父○母○嫁○女○之○心○太○急○了○些○不○肯○從○容○擇○  
僑○所○以○把○個○聰○明○女○子○配○了○個○懵○懂○兒○郎○雲○娘○走○進○  
大○門○看○見○新○郎○的○舉○止○與○家○人○的○動○靜○就○知○道○這○分

人家不是做婦人的家數。做得來的連女中丈夫。四個字都用不着。還要截去上二字。不肯列于女子之中。儼然以丈夫自命。就不等三朝。竟出來理事。把丫鬟奴僕叫到面前。逐件分付過去。竟像新官到任。設立堂規的一般。都要依令而行。不許違他一件。說完之後。就叫了丫鬟僕領了去。查盤倉庫。只說願有成。是個舊家。除了田產之外。定有幾年的積蓄。那裡曉得倉無一粒。囊無半文。連娶他的聘金與成親的酒

水都是借欠來的。及至查問田產，並沒有寸土尺地。雲娘看見這些光景，十分憂慮，心上思量道：「這等看起來，連丈夫二字也用不着，竟要做神仙了。除非有個點金神術，能作無米之炊，方纔做得這分人家。不然，只好束手待斃。這一家老小，如何養活得來？就終日思量，要想個點鐵成金的法子，好試他無米能炊的手段。自從分付衆人之後，那些丫鬟奴僕，個個沒有笑容，人都含慍色，好像衙役遇了清官，知道沒

有利落有个不願充當只求華退之意止有个老實  
了鬃年近三十歲沒有丈夫的舉動並不改常做事  
十分踴躍雲娘知道是个好人就叫他貼身伏事把  
以前的話細々問他道你相公這家人家是一向清  
淡的還是以前富足如今消乏下来的那了鬃道數  
年之前還是个財主則這兩三年裡面消乏下来的  
雲娘道這等相公的錢財還是他好嫖好賭邪路上  
花用去的還是他結識親戚相交朋友正事上費用

去的了鬚道相公是个老實人並不喜歡嫖賭也不  
與人往來只因老實太過不會當家前面那位主母  
也與相公一般不會開帳又且好穿喜吃與三姑六  
婆往來所以不上三年就把家私費盡了雲娘道既  
然家主家婆不會開帳家中大小事務都是何人料  
理了鬚道米糧出入是幾個得用的了鬚輪流掌管  
錢財出入是个能事的管家一人經手其餘辛苦勞  
碌的事是我做得多雲娘道了鬚的好歹我都看見

了。不消問得。只是那個能事的管家。平日光景如何。只怕相公不嫖不賭。他倒在外而嫖賭。相公不與人往來。他倒結識親戚。相交朋友。拿了家主的錢財。去做暢漢。也不可。知。了。鬚道。沒有此事。他平日謹慎。不過。並不與一人往來。又把錢財當做性命。就是我們。賄了家主要支幾個錢。使用他。都是不敢的。那裡肯做暢漢。雲娘聽了這些話。甚是疑心。思量男子又不嫖賭。又不結交。沒有甚麼取窮之道。就是婦人好。

穿毒吃也用不了這許多。畢竟是手下的人與外面的人欺他。沒用大家誑騙去了。我如今思想起來。敗落未及三年。日子也還不久。外面人騙去的。雖然追取不轉。手下人落去的。還可以稽查得出來。極不是久藏之物。況且又是幾個。鬻輪流掌管。即便稽查出來。也是看得見的。贓物。獨有錢財之事。是一個家人經手。這一個家人。若還好。標好。賭。所落的錢財。自然花費去了。若肯結識親戚。相交朋友。所落的錢財。

自然寄到親友家中去了。既然兩件都不好，可與這  
些積蓄還不曾運出大門，定有個安頓私囊之處。只  
消費些心血，揉摸冷眼，不時去伺察他。這主錢財還  
可以搜尋得出。從此以後，就把一片心機分為兩處  
用：二分去監守了藥，用八分去稽察奴僕。看見了藥  
打米出去，再不就淘決要延捱一會。雲娘知道他的  
意思，故意走開，閃在幽僻之處，遠遠的照瞭他。看他  
弄些甚麼手脚，只見他樂了幾碗，往牆角頭一倒，就



取米下鍋。原來那條夾牆裡面有個小倉廩，容得  
 一石多米。是這幾個淨用的。緊公同置造的。輪著  
 那一個管糧，就是那一個盛米到交代之日上手的  
 人出空了，交與下手的。人倉廩羅小倒喜得豐歉常  
 平。一年到頭，再沒有個空閑的日子。雲娘看了，就嘆  
 口氣道：「不想一個小小地窖，竟漏去一勞人家手下  
 人之可畏。至於此者，便看見了，再不去覺察。他要  
 把這一个小倉廩，留到荒歉之時，取來救命，故不肯

小用了他米糧的。樊實已被他察出來了。只有錢財的漏孔還尋不着。只見廚房後面有一片小小荒園。雲娘要開闢出來。做个菜圃。正要叫人動手。那个管事的家。人。不肯叫別人出力。竟要自己一个獨任其勞。雲娘就交付與他。等他獨鋤獨種。那个家人平日極懶。及至鋤園種菜。就忽然勤力起來。叫他外面去做事。到臨行之際。定要把鋤頭藏過了。只怕又有勤力的人。要偷了鋤頭去。替他墾地。轉來的時節。茶飯。

不曾吃先要到菜園裡面巡視一番看見別人的脚  
諷就疑心起來定要查問到底雲娘口中不說心上  
思量道他的精神命脉都聚在那一處可見除了菜  
園沒有第二樁心事只消一把鋤頭就得了他三年  
的積蓄了從此以後不往別處搜尋也把精神命脉  
聚在那一處合着古語二句斗做

主僕同心

黃土變金

只是菜園雖小也有一塊地方不知道這主錢財

身于極  
正經處  
作証語  
返語妙

在那一顆菜根下面。又想個計較出來。等他出門。做事。將要轉來的時節。自己先到園中等候。看他進來。那。一。刻。眼。光。落。在。那。一。處。就。知。道。這。主。錢。財。埋。在。那。一。處。了。連。這。一。把。鋤。頭。還。不。消。用。第。二。下。剖。開。一。寸。地。皮。就。可。以。和。盤。托。出。了。果。然。用。了。此。法。把。他。注。目。之。處。看。在。眼。中。知。道。夫。夫。一。分。家。私。牆。洞。裡。漏。去。一。半。泥。孔。裡。漏。去。一。半。還。虧。得。土。地。有。靈。替。他。守。住。泥。孔。漏。得。下。來。不。會。漏。得。出。去。不。像。薛。公。薛。婆。不。會。看。

守牆洞一邊收得進來一邊就放出去也雲娘把這  
無影的弊端盡皆察出也可謂巧到極處能到至處  
了若把別個婦人一面看出來一面就要做出来已  
不清早取一刻早得一刻的用途那裡還肯容忍他  
却不然心上思量道這主錢財雖是我丈夫的故物  
如今取了出來依舊交還原主有甚麼損傷陰騭只  
是那個家人也費了三年心血越積起來如今不知  
不覺被人偷搖了去教他何以為情況且我搖起來

着了此  
 尋去處  
 不但長  
 聰明添  
 謙見又  
 能使人  
 成心思  
 巧智深  
 勇況真  
 經濟妙

就不與他說明。他也知道是我口便不敢怨。恨心上  
 豈有不恨之理。既有怨恨之心。未必不起逃走之念。  
 即使不敢逃走。也要離心離德。起來要他盡心竭力。  
 幫助我做人家。斷不能勾了。還要想個妙法取了。  
 他的銀子來。又不使他怨恨我。不但怨恨。還要使  
 他盡心竭力。幫助我做人家。這纔叫做聰明。這樣的  
 聰明。方纔有些用處。若還只顧財物不結人心。就合  
 着四書一句財聚則民散。有了死寶沒了活寶。取得



个管事的家人。立在旁邊。替他答應道。這些債負。是  
沒有底償的。當初聽了媒人的話。說娘子粧奩極厚。  
壓箱的銀子。儘勾還人。所以做了這樁險事。如今有  
得還。沒得還。只問娘子就是了。雲娘聽見這句話。笑  
了一笑。想了一想。就對家人道。這等你出去。回他說。我  
粧奩雖少。還債的東西。也還略有幾件。只是要待滿  
月之後。纔肯開箱。如今到滿月之期。也不多幾日了。  
叫他請回。竟到彼時。來取決。不少他。一厘。就是家人



依了這世話。出去回覆衆人。衆人欣然而去。顧有成  
聽見雲娘的話。說得硬滾。只說果有銀子帶來。等雲  
娘不在房中。偷了他的鑰匙。把箱籠開來一看。只見  
箱中之物。都是些破衣舊襪。殘針斷線。莫說銀子沒  
有一厘。就是值錢的首飾。像樣的衣服。也沒有一件。  
顧有成看過之後。依舊替他鎖好。就害怕起來。正要  
打點問他。只見雲娘分付家人叫他。明日去喚賣婆。  
說有值錢的首飾。像樣的衣服。多送些來。我要換要。

買○又○不○付○那○些○了○鬚○叫○他○去○請○在○姑○道○婆○說○要○脩○齋○  
禮○懺○超○度○亡○靈○那○些○了○鬚○奴○僕○一○齊○回○覆○他○道○家○中○  
的○飯○來○只○勾○明○日○一○頓○早○粥○午○飯○就○沒○有○了○先○要○發○  
些○銀○子○出○來○辦○下○明○日○的○糧○草○纔○好○出○去○請○人○雲○娘○  
道○不○消○你○們○掛○念○我○這○個○家○主○婆○是○慣○炊○無○米○飯○的○  
只○消○幾○塊○濕○柴○一○鍋○白○水○就○可○以○煮○出○飯○來○何○須○用○  
來○你○們○不○信○明○日○就○試○一○試○還○你○轉○來○的○時○節○決○有○  
飯○吃○就○是○了○衆○人○不○信○只○說○他○講○笑○話○到○了○第○二○日○



雖以處  
竟略而  
不致其  
也  
近來小  
鏡家誰  
無辨此

米雲娘對衆人道。你們去了半日。肚中飢了。午飯已  
煮熟。多時快些去吃。省得說我不會當家。定要等米  
來做飯。願有成隨了。鬢奴僕走到灶前。只見揭開  
鍋蓋。果然有一鍋好飯。煮得噴香。只是飯煮得早。人  
來得遲。覺得太熱了。些盛在碗中。有些鬆軟之意。願  
有成與了。鬢奴僕大家呆了半晌。方纔走散。及至到  
了第二日。那些尼姑道婆一齊走到雲娘相見過了。  
對他說道。輪迴因果之事。我往常再不信的。如今看

起來果然不是虛話。自從我進門之後，夜上夢見前  
面的大娘說他生前不會當家聽人哄騙，把丈夫一  
分好家私平空敗盡。如今死在陰司，被公婆懊恨不  
過，告訴閻王要罰他變猪變狗，他無可奈何。夜上來  
求告我要我做些功果超度一超度。故此借重列位  
師父念心經懺典，等他早生早化。只是家中煮米  
欠缺銀錢短少，只好備些齋供，絲錢等項，却是沒有  
的。求列位師父只當備福一般，念平日相與之情，養

他懺悔一懺悔。那些尼姑道婆。終日在他家走動。死者的銀錢。不知騙過多少。如今聽了這句話。都害怕。起來。思想。被人欺騙的。尚且如此。欺騙別人的。還不知如何報應。巴不得懺悔別人。又替自己懺悔。省得死者發極。要告訴閻王。放出自己。來未必不投生替死。大家不約而同。都許他不要經錢。白做一堂功德。雲娘訂過之後。就揀个起懺的日子。急急打發他出門。好等賣婆來做交易。只見賣婆走到。取出許多衣

服首飾都是值錢像樣的。雲娘揀了幾件放在面前。與他說價大約值多還少。要討些眼下的便宜。與前面吃虧的人扯直。那個賣婆見他纔嫁過來就總成自己。只說是个好主顧也。與前面的人一般。是好欺好騙的。初次相交。正要放鬆一着。等買主好思念他。後來自有取償之處。值一兩的。還不上八錢。也就肯了。雲娘議定之後。一面叫人去借天平。一面進房去取銀子。碩有成與了髮奴僕。大家擁在一堂。看他交

光只見取出來的銀子。也有成錠的。也有散碎的。搗  
是細絲。一塊搭頭也。沒有光明白了。交與賣婆取去。  
那些丫鬟奴僕。个个伸頭人上吐舌。也有歡喜的。也  
有憂愁的。也有說他是娘家帶來的。也有疑他是別  
處取來的。雖然驚詫。還不說神道鬼獨有个混沌夫  
夫。心上驚駭不過。知道他箱籠之中。並無一物。這些  
銀子。是那裡變出來的。一定是个仙女無疑了。從此  
以後。竟把妻子當做神仙。恨不得頂在頭上。真說言



雲  
巧  
反  
成  
批

語之間不敢侮慢。就是雲雨綢繆之際。想到此處也。忽然驚竦起來。惟恐褻瀆了神仙。後來必有罪過。到了滿月之後。那些大小債主一齊上門。雲娘叫人傳話道。銀子是沒有的。若要首飾衣服。還有幾件。列位用得着。待我取些出來。清了帳目。若還用不着。須要到一年半載之後。待我做些女工針指。越積起來。表還那些討債的人。那個肯丟了現的。去討賒帳。只得將機就計。來俯就他。要首飾的取首飾。要衣服的取

衣服雲娘又不相應。件上都作了重價。值一兩的東  
西。起先是八錢買下來。如今作了一兩五六錢。方絕  
打發出去。銀子的來。歷還不曾說明。先趁個對台上  
手。且把顯而易見之事。露此小小聰明。與手下人看  
一看。使他改心。換意。知道這位主母。是要欺騙別人  
不受別人欺騙的。到了起懺之日。自家至誠。上齋  
戒沐浴。過了。隨着尼姑道婆。一同拜懺。拜了三日三  
夜。到收拾道場的時節。跪在公婆神位之前。再三哀

告○道○你○前○面○的○媳○婦○雖○然○不○會○當○家○把○你○吃○辛○吃○苦○  
掙○來○的○家○業○一○朝○敗○盡○叫○他○變○猪○變○狗○其○定○是○該○當○  
的○只○可○憐○他○是○個○沒○用○的○人○當○初○並○無○歹○意○只○因○被○  
人○欺○騙○以○至○于○此○如○今○懺○悔○以○漢○求○你○看○佛○天○面○上○  
饒○恕○他○些○捨○個○人○身○與○他○等○他○托○生○去○深○說○完○之○後○  
又○走○到○死○者○神○位○之○前○拜○了○幾○拜○高○聲○勸○諭○道○承○你○  
所○託○的○事○我○如○今○都○做○過○了○蒙○你○教○導○的○話○我○前○日○  
都○試○過○了○果○然○一○毫○不○差○橋○下○你○有○應○驗○只○是○那○些○

偷騙的人。照你說來。一個不肯饒他。定要明報。應  
其寔都是該當的。只可憐。那些男女。都是愚蠢之人。  
不過曰貪財好利。以至于此。如今又取了轉來。使他  
虛累其名。不曾做得寔事。也甚覺得可憐。如今懺悔  
以後。求你也看佛天面上。饒恕他些。捨他一條性命。  
再過幾年。等他做些功勞。准折了罪過。罷那些了鬻  
奴僕。聽了這些話。個個都毛骨竦然。起先吃了他的  
無米之飯。看了他的倘來之財。心上甚是疑慮。只怕

是自己的東西。走去換。倉廩探。庫藏。就摸胸頓  
足。起來。知道賊情敗露。被他獲着真贓。愧恨之心。自  
然不消說了。只是一半恨他。還有一半疑他。說他是  
新來的。又那裡知道從前之事。自己藏匿的東西。又  
十分牢固。為甚麼一到即知。一搜便着。難道是不神  
仙不成。心在猜疑不決之時。聽了這番說話。就豁然  
大悟。起來。只說以前的話。都是死者陰靈不散。托夢  
與他。指引了藏匿之處。教他取出來的。竟把怨恨生

者○之○心○變○做○惧○怕○死○者○之○念○大○家○抖○做○一○團○等○雲○娘○  
拜○過○之○後○一○齊○跪○在○神○位○之○前○一○面○磕○頭○一○面○禱○祝○  
只○求○大○捨○慈○悲○赦○了○他○的○偷○騙○之○罪○獨○有○一○個○老○實○  
了○鬚○于○心○無○愧○立○在○旁○邊○嘻○笑○自○如○雲○娘○自○從○禮○懺○  
之○後○就○把○三○姑○六○婆○槩○行○謝○絕○連○那○放○鬆○一○着○的○賣○  
婆○也○沒○處○取○償○原○本○白○折○了○一○個○加○二○那○些○丫○鬟○  
奴○僕○受○過○他○這○一○番○驚○哄○都○說○這○一○位○主○母○是○有○鬼○  
神○附○着○的○別○人○失○去○的○東○西○尚○且○披○尋○得○着○何○况○自○

巴的財物有得把人竊去落得不要欺心所以个王  
改了心腸人上換了主意再不敢去欺騙他上待下  
人又能知甘識苦有賞有罰只目他會駕馭英雄竟  
把奸黨邪人變做忠臣義士這一分家業那怕不中  
興起來他以前握着的銀子共有千金還去一二百  
金之債餘剩下来的也不買田也不放帳只拿來堆  
積糧食自古道堆金不如積穀當不得他賤買貴賣  
日長夜大起來不上三十年做了批源縣中第一個

財主生出來的兒子喜得肖母不肖父沒有一毫混  
泥家風。顧有成時常對了兒子談說舊事說你母親  
是個仙女有點鉄成金的妙術又能作無米之炊把  
他進門以後滿月以前的話細上說與他聽那兒子  
不信說他明上是个凡人怎麼叫做仙女那此奇巧  
之事畢竟有些根據不是憑空設出來的就在母親  
面前要窮究這些來歷雲娘恐怕漏泄出來使下人  
識破依舊要欺騙他只是不說直到兒子長成娶了



媳婦惟恐媳婦不會當家○要被下人欺騙○方纔肯了  
家人奴僕把這些原委○直說出來○做個防欺禦騙的  
樣子○所以這樁妙事○流傳至今○使連城壁外集之中  
又添一段佳話也○

評

甄雲娘記得一句大學○就會生財○能使錢米搜  
出○而人心不散○可謂善讀四書者矣○不像腐儒  
輩○塞了滿肚經書○不能用出一字○還說章句之

學○我○不○屑○為○之○。○要○在○經○書○之○外○尋○活○計○也○。

巨父是射

十四



連城壁外編卷之四

覺世釋官編次

捶脚及酒批評

待詔喜風流。鐵錢贖妓。

蓮弁持公道。捨米追賊。

詞云

訪○適○青○樓○宮○窈○窕○盡○盡○黃○金○買○笑○金○盃○笑○聲○無○變○  
作○吠○聲○如○豹○承○教○承○教○以○後○不○來○輕○造○

這看詞名為如夢令乃說世上青樓女子薄倖者多

從古及今，做鄭元和于丹夜的不計其數，再不見有  
第二個穆素徽，第三個李亞仙，做嫖客的人須趁蓮  
花未落之時，及早收拾羅鼓，休待錯夢做了真夢。沒  
來不好收場。世間多少富家子弟，看了這兩本風流  
戲文，都只道妓婦之中，一箇有多情女子，只因嫖客  
不以志誠感動他，所以不肯把真情相報。故此盡心  
寫力，傾家蕩產，去結識青樓，也要想做綉襦記、西樓  
夢的故事。誰想個個都有開場無煞尾，做不上半本。

又有第二個鄭元和于叔夜上臺這李亞仙穆素徽  
與他從新做起再不肯與一個正生搬演到頭不知  
甚麼原故萬曆年間南京院子裡有個名妓姓金名  
蕙小字就叫做蕙娘容貌之嬌艷態度之娉婷自不  
必說又會寫竹畫蘭往來的都是青雲貴客有個某  
公子在南京坐監費了二三千金結識他一心要娶  
他作妾只因父親在焉直做官恐生物議故此權且  
消停自從相與之後每月出五十兩銀子包他不論

自己同宿不同宿，總是一樣。日間客，也會客。夜間不許他留人，後來父親轉了北京要職，把兒子改做北監帶了，隨任讀書。某公子臨行，又兌六百兩銀子與他，為一年薪水之費。約待第二年出京，娶他回去。董娘辦酒做戲，替他餞行。某公子就點一本綉繡記。董娘道：「做行是好事，為何做這樣不吉利的戲文？」某公子道：「只要你肯做李亞仙，我就為你打蓮花落也。」某公怨當夜枕邊哭別，分付他道：「我去之後，若聽見你留。」

一次客我以後就不來了。董娘道：你與我相處了幾  
年，難道還信我。不過若是愁心重的人，或者熬不過  
寂寞，要做這樁事。若是沒得穿沒得吃的人，或者飢  
寒不過，沒奈何要做這樁事。你曉得我愁心原是淡  
薄的。如今又有這主銀子安家料想，不會餓死。為甚  
麼還想接這客來。某公子一向與他同宿，每到交連  
之際，看他以為樂友，以為苦。所以再不與他有二  
心。此時聽見這兩句話，自然徹底相信了。分別之後，



又曾央幾次心腹之人到南京，請做嫖客，走來試他。他整緯不紬，一發驗出他的真心。未及一年，就辭了父親，只說回家省母。竟到南京，娶他，不想走到之時，董娘已死過一七了。問是甚麼病死的，鴛兒道：自從你去之後，終日思念你，茶不思，飯不想，一日重似一日。臨死之時，寫下一封血書，說了幾句傷心話，就沒有了。某公子討書一看，果然是血寫的上面的話，敘得十分哀切。煞尾那幾句云：

生為君側之人。死作君旁之鬼。乞收賤骨。携入貴鄉。他日得踐同穴之盟。吾目瞑矣。老母弱妹。幸稍憐之。

某公子看了。號咷痛哭。我不欲生。就換了孝服。竟與內喪一般。追薦已畢。將棺木停在江口。好裝回去。合葬。刻個副室。金氏的牌位。供在柩前。自己先回去尋地。臨行又厚贈鴛母。道女兒雖不是你親生。但他為妾而亡也。談把你當至親看待。你第二個女兒。姿色

雖然有限。他書中既託我照管。我轉來時。節少不得。也要培植一番。做個屋烏之愛。總來你一家人的終身。都在我身上。就是了。鴛母哭謝。而別。却說某公子風流之興。雖朕極高。只是本領不齊。每與婦人交感。不是望門流涕。就是遇敵倒戈。自有生以來。不曾得一次。顛。鸞。倒。鳳。之。樂。相。愛。的。名。妓。雖。多。考。校。之。期。都。是。草。草。完。篇。不。交。白。卷。而。已。所。以。到。處。便。買。春。方。逢。人。就。問。房。術。再。不。見。有。奇。驗。的。一。日。坐。在。家。中。有。个。

術士上門來拜謁，取出二封薦書，原來是父親的門生，曉得他要學房中之術，特地送來傳授他的。某公子如鐵得食，就把他留在書房，朝夕講究。那術士有三種奇方，都可以立刻見效。第一種叫做坎離既濟丹，一夜止數一女，藥力耐得二更；第二種叫做重陰喪氣丹，一夜可數二女，藥力耐得三更；第三種叫做群姬奪命丹，一夜可數數女，藥力竟可以通宵達旦。某公子當夜就傳了第一種，回去與方正一試，果然

歡美異常。次日又傳第二種。回去與阿妾一試。更覺  
得矯捷無比。術士初到之時。從午後坐到點燈。一杯  
茶湯也不見。到了第二三日。那茶酒飲食漸上的。豐  
成起來。就曉得是藥方的效驗了。及至某公子要傳  
末後一種。術士就有作難之色。某公子只說他要索  
重謝。取出幾個元寶送他。術士道。不是在下有所需  
索。只因那種房術。不但微損於己。亦且大害於人。須  
是遇着極淫之婦。要戰不降。萬不得已。用此為退兵。

之計則可平常的女子動也是動不得的就是還  
就。豈也只好偶爾一試若一連用上兩遭隨你跌在  
的。婦人。不。死。也。要。生。一。場。大。病。在。下。前。日。在。南。京。偶  
然。連。用。兩。番。斷。送。了。一。個。名。妓。如。今。怕。損。陰。德。所。以  
不。敢。傳。授。別。人。某。公。子。道。那。妓。婦。叫。甚。麼。名。字。可。還  
記。得。麼。術。士。道。姓。金。名。莖。小。字。叫。做。莖。娘。還。不。曾。死  
得。百。日。某。公。子。大。驚。失。色。呆。了。半。晌。又。問。道。聞。得。那  
婦。人。近。來。不。接。客。怎。麼。獨。肯。留。兄。術。士。道。他。與。個。甚

麼○貴○人○有○約○外○面○雖○說○不○接○客○要○掩○飾○貴○人○的○耳○目○  
其○寔○暗○中○有○個○牽○頭○夜○以○領○人○去○睡○的○某○公○子○聽○了○  
就○像○發○瘧○疾○的○一○般○身○止○寒○一○陣○熱○一○陣○又○問○他○道○  
這○個○婦○人○有○幾○個○故○友○也○曾○嫖○過○都○說○他○的○色○心○是○  
極○淡○薄○的○兄○方○綠○講○那○種○房○術○遇○了○極○淫○之○婦○方○綠○  
可○用○他○又○不○是○個○勁○敵○為○甚○麼○下○那○樣○毒○手○擺○佈○他○  
斯○士○道○在○下○閨○人○多○矣○婦○人○淫○者○雖○多○不○曾○見○這○一○  
個○竟○是○通○宵○不○倦○的○或○者○去○嫖○他○的○貴○友○本○領○不○濟○

公子貼  
笑大方  
笑大方

不○能○飽○其○貪○心○故○此○假○粧○括○退○耳○他○也○曾○對○在○下○說  
過○半○三○不○四○的○男○子○惹○得○人○渴○救○不○得○人○餓○倒○不○如  
歲○拙○此○的○好○某○公○子○聽○到○此○處○九○分○信○了○還○有○一○分  
疑○惑○只○道○他○是○賴○風○月○的○謊○話○又○細○盤○問○那○婦○人  
下○身○黑○白○何○如○內○裡○蘊○藉○何○如○術○士○逐○件○講○來○一○毫  
也○不○錯○又○說○小○肚○之○下○批○戶○之○上○有○個○小○香○疤○恰  
好○是○某○公○子○與○他○結○盟○之○夜○一○齊○灸○集○做○記○認○的○見  
他○說○着○心○竅○一○發○毛○骨○竦○然○就○別○了○術○士○進○去○思○量



道。這。個。淫。婦。吃。我。的。飯。穿。我。的。衣。上。接。了。別。人。睡。也。可。謂。負。心。之。極。了。倒。臨。終。時。節。又。不。知。那。裡。弄。此。猪。血。狗。血。寫。一。封。遺。囑。下。來。教。我。料。理。他。的。後。事。難。道。被。別。人。弄。死。教。我。償。命。不。成。又。虧。得。被。人。弄。死。萬。一。不。死。我。此。時。一。定。娶。回。來。了。天。下。第。一。個。淫。婦。嫁。着。天。下。第。一。個。本。領。不。濟。之。人。怎。保。得。不。走。邪。路。做。起。不。賤。不。賤。的。事。來。我。這。個。龜。名。萬。世。也。洗。不。去。了。這。個。術。士。竟。是。我。的。恩。人。不。但。虧。他。弄。死。又。虧。他。無。

心中肯講出來。他若不講我。那裡曉得這些原故。自然要把他骨殖裝了回來。百年之後。與我合葬一處。分明是生前不曾做得。烏龜死後。來補數了。如何了得。當晚尋出那封血書。瞞了妻妾。一邊罵一邊燒了。次日就差人往南京。毀去副室金氏的牌位。分付家人。踏着媽兒的門檻。狠罵一頓。了回來。從此以後。刻了一萬戒。嫖文。逢人就送。不但自己不嫖。看見別人。迷戀青樓。就下苦口極諫。這叫做

要知山下路

須問過來人

這一樁事是富家子弟的歡愛了。後來有個才子做  
一回賣油，即擗占花魁的小說。又有個才子將來編  
做戲文。那些挑葱賣菜的，看了都想做起風流事來。  
每日要省一雙草鞋錢。每夜要做一個花魁夢。趨積  
幾時，定要到了婦人家走。誰想賣油，即不曾做得個  
個都做一箇賈志誠了。回來當面不叫有情，即背後  
還罵叫化子。那些血汗錢，豈不費得可措。崇禎末年

揚州有個妓婦叫做雪娘，生得態似輕雲，腰同細柳。雖不是柔無賽的瓊花，鈔關上的姊妹，也要數他第一。他從幼嬌痴慣了，自己不會梳頭，每日起來洗過了面，就教媽兒替梳。媽兒若還不得閒，就蓬上一兩日，又將就掠了，做個懶梳妝而已。小東門外有個篦頭的待詔，叫做王四，年紀不上三十歲，生得伶俐異常，面貌也將就看過篦頭，篦得輕取耳，取得出，按摩又按得好，姊妹人家的生活，只有他做得多。因在

坡子上看見做一本占花魁的新戲、就忽然動起風  
流興來、心上思量道、歌油柳的人、尚且做得情種、何  
况溫柔鄉裡、脂粉業中、摩疼擦癢之待、詔乎一日走  
到雪娘家裡、見他蓮頭坐在房中、或問道、雪姑娘、要  
篋頭麼、雪娘道、頭到要篋、只是捨不得錢、自己篋上  
羅王四道、那個想趁你們的錢、只要在客人面前、作  
養作養、就勾了一面說、一面解出家伙、就替他篋了  
一次、篋完把頭髮遞與他、道完了、請梳起來、雪娘道、

我自己不會動手，往常都是媽替梳的。王四道梳頭甚麼難事，定要等媽，待我替你梳起來罷。雪娘道：只怕你不會。王四原是聰明的人，又常在婦人家走動，看見梳慣的，有甚麼不會？就替他精，綰，梳了一個牡丹頭。雪娘拿兩面鏡子，前後一照，就笑起來道：好手段，倒不曉得你這等聰明。既然如此，何不常來替我梳？一總美銀子還你，你就是王四。正要借此為進身之階，就一連應了。我箇使得。雪娘叫媽兒

與他當面說過，每日連梳連篦，美銀一分，月尾支銷。月初另起，王四以為得計，不等開門，就來伺候。每到梳頭完了，雪娘不教修養，他定要捶、捻、好、摩、美他的香肌。一日夏天，雪娘不魯穿褲，王四斟面替他修養一個陳搏大睡，做得他人事不知，及至醒轉來，不想按摩待詔，做了針灸印中百發百中的雷火針，已針着受病之處了。雪娘正在麻木之時，又得此歡娛相繼，香魂去而未來，星眼開而復閉，唇中齒

外啣，裏，有呼死不報而已。從此以後，每日梳洗了頭，定要修一次養，不但渾身捏高，連內裡都要修到。雪娘要他用心梳頭，比待嫖客更加親熱。一日問他道：「你這等會趁錢，為甚麼不娶房家小做個人家？」王四道：「正要如此，只是沒有好的。我有一句話，幾次要和你商量，只怕你未必情愿，故此不敢啓齒。雪娘道：「你真非要做賣油，即麼王四道：「然也。」雪娘道：「我一向見你有情，也要嫁你，只是媽，要銀子多，你那裡



出得起。王四道：「他就要多，也不過是一二百兩罷了。」  
要我一主兌出來便罷。若肯容我陸續交還，我拚幾  
年生意不着，怕掙不出這些銀子來。雪娘道：「這等極  
好，就把他的意思對媽兒說了。」媽兒樂極，怕說多了  
嚇退了他，只要一百二十兩，隨他五兩一交，十兩一  
交，零碎收了一摠，結美只是要等交完之日，方許從  
良。若欠一兩不完，還在本家接客。王四一一依從。當  
日就交三十兩。那媽兒是會寫字的，王四買個硃

教他寫了，藏在草紙袋中。從此以後，搬在他家同住。每日羹飯錢還他，聚得五兩十兩，就交與媽兒上了。經折回，雪娘是自己妻子梳頭篦頭錢，一概不美。每日要服事兩三個時辰，練得出門做生意。雪娘無客之時，要扯他同宿。他怕媽兒要美嫖錢，除了收帳，寧可教妻子守空房。自己把指頭替代，每日只等梳頭之時，張得媽兒不見，偷做幾遭，銀匠而已。王四要討媽兒的好，不但覓頭，將養分內之事，不敢辭勞。就是

日間煮飯。夜裡燒湯。急急忙不來的事務。也都肯越。祖代庖地方止的惡少。就替他改了。稱呼叫做王半。八。笑他。只當做了半個王八。又各看第四的排行。可。指極尖極巧。王四也不以為慚。見人叫他。就答應。只要弄得粉頭到手。莫說半八。就是全八也。情愿充。當。堆。忙。了。四。五。年。方。緣。交。得。完。那。些。數。目。就。對。媽。見。道。如。今。是。了。求。你。寫。張。婚。書。把。令。愛。交。與。我。待。我。賃。開。房。子。好。娶。他。過。門。媽。兒。只。當。不。知。故。意。問。道。

甚麼東西是了，要娶那一位過門，女家姓甚麼，幾時  
做親，待我好來。恭賀王四道：「又來取笑了，你的令愛  
許我從良，當初說過一百二十兩財禮，我如今付完  
了，該把令愛還我去，怎麼假糊塗，倒問起我來。媽兒  
道：「好胡說，你與我女兒相處了三年，這幾兩銀子還  
不勾美嫖錢，怎麼連人都要討了去，好不欺心。王四  
氣得口呆口呆，回他道：「我雖在你家住了幾年，夜上  
是孤眠獨宿，你女兒的皮肉，我不曾沾一沾，怎麼假

這個名色，賴起我的銀子來。王四只道：雪娘有意對  
他日間做的勾當，都是瞞着媽兒的。故此把這句話  
來抵對。那賤得古語二句，正合着他二人。

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

雪娘不但替媽兒做干認，竟翻轉面孔，做起被害來。  
就對王四道：你自從來替我梳頭，那一日不歪纏幾  
次。怎麼說沒有相干。一日只美一錢，一年也該三十  
六兩四五年，合美起來，不要你我，帳就勾了。你還要

討甚麼人。我若肯從良，怕沒有王孫公子，要尋你個待詔夫人。王四聽了這些話，就像裝十桶井花涼水，從頭上洗下來的一般，渾身激得冰冷，有話也說不出，曉得這主銀子是私下退不出來的了。就趕到江都縣去擊鼓。江都縣出了火籤，拿媽兒與雪娘和他對審。兩邊所說的話，與私下爭論的一般，一字也不增減。知縣問王四道：從良之事，當初是那個媒人替你說合的？王四道：是他與小的當面做的，不曾用

媒人說合知縣道這等那銀子是何人過付的王四道也是小的親手交的沒有別人過付知縣道親筆又沒有媒人銀子又沒有過付教我怎麼樣審這等他收你銀子可有甚麼憑據麼王四連忙應道有他親筆收帳知縣道這等就好了快取上來王四伸手到草紙袋中翻來覆去尋了半日莫說經折沒有連草紙也摸不出半張知縣道既有收帳為甚麼不取上來王四道一向是藏在袋中的如今不知那裡去

了知縣大怒說他既無媒証又無票約明係騙賴棍徒要霸占媒家女子就丟下籤來重打三十又道他無端擊鼓驚擾聽聞劫號了十日總族齋官你道他的經折那裡去了原來媽兒收足了銀子悔他開口要人預先分付雪娘與他做事之時一面撲抱著他一面向草紙袋摸出去了如今那裡取得出王四前前後後共做了六七年生意方纔掙得這主血財又當了四五年半八白替他梳了一千幾百個牡丹



後來才  
早未有  
未作草  
著一

頭如今銀子被他賴去，還受了許多屈刑，教他怎麼  
恨得過，就央個才子，做一張四六寬單，把黃扁寫  
了，縫在背上，一邊做生意，一邊訴冤，要人替他講公  
道。那裡曉得那個才子，又是有些作孽的，欺他不識  
字，那寬單裡面，說鴛兒之惡，却又向笑他自  
己之欺寬單云。  
訴冤人王四，訴為半八之冤，未洗百二之本，被吞  
請親書背之文，以救剝腸之禍，事念身向屠菜地。

今徒揚州執賤業以謀生。事貴人而糊口。寒遭葉障。勾引痴魂。日換梳頭。朝催挽髻。以彼青絲髮。繫我綠毛身。按摩則內外蒸。修喚不醒。陳搏之睡。盥沐則髮容兼理。忙不了。張敬之工纏頭。錦日進千緡。請問係何人執掃。洗兒錢。我留十萬。不知虧若個燒湯。原不思破彼之慳。祇妄想辭吾所欲。從良家議訂於四五年前。聘美重資。浮於百二十之外。正欲請期。或約忽然。負義寒盟。兩婦舌長。

雀角鼠牙易競一人智短藏清  
而探吾囊樂處誰防竊盜管我  
方悔疎虞奇冤未雪在聽階為  
恨求伸於道路伏乞

貴官長者義士仁人各賜鄉評  
歸已使名實相符半八增為全  
使排行復舊四隻減作兩隻若  
張而龜頭亦可永縮矣為此泣訴

媽兒自從審了官司出去，將王四的舖蓋與篋頭家  
伙畫丟出來，不容在家宿歇。王四只得另租房屋居  
住。終日背了這張冤黃，在街上走來走去，不識字的  
只曉得他吃了衙衙的虧，在此伸訴，心上還有幾分  
憐憫，讀書識字的人看了，冤單個掩口而笑，不發  
半點慈悲，只喝來冤單，慳得好不說。那代筆之人取  
笑他的原故，王四背了許多，不見久有一些公道心  
上思量，難道罷了不罷，纔使銀子退不來，也教他吃

我些虧受我些氣方曉得窮人的銀子不是好錢  
的就生個法子，熱日帶了萬頭家伙，背著冤黃不柱  
別處做生意，單上並，在雪娘門口替人篋頭，見有客  
人要進去，嫌他就扯住客人，跪在門前控訴，那此標  
寒兒說雪娘這等無情，結識他，也沒用，況且篋頭的  
人都可以嫌得，其聲價不問可知，有幾個跨進門檻  
的，休罵走了出去，媽兒與雪娘打又打他，不怕起，又  
趕他，不走，被他截住，呵，候之路，弄得出生計，索然，忽一

日王四病倒在家，雪娘門前無人炒鬧，有個解粮的  
運官進來，嫖他兩個，睡到二更，雪娘睡熟，運官要小  
解坐起身來，取夜壺，那燈是不曾吹滅的，忽見一個  
穿青的漢子跪在床前，不住的稱冤，叫枉運官大驚  
道：「你有甚麼屈情？」半夜三更走來告訴，快上講來待  
我。張仲寬就是那漢子，口裡不說，只把身子掉轉，  
依舊跪下背脊朝了運官，待他好看冤帖，誰想這個  
運官是不大識字的，對那漢子道：「我不曾讀過書，不

曉得這上面的情節。你還是講罷。那漢子掉轉身來。正要開口。不想雪娘睡醒。咳嗽一鼓。那漢子忽然不見了。運官只道是鬼。十分害怕。就問雪娘道。你這房中為何有鬼。訴寃想是你家曾謀死甚麼客人麼。雪娘道。並無此事。運官道。我方纔起來。取夜壺。明。有。個穿青的漢子。背了寃。黃跪在床前。告訴見你咳嗽一鼓。就不見了。豈不是鬼。若不是你家謀殺。為甚麼在此出現。雪娘口中只推沒有。肚裡思量道。或者

是那何窮鬼害病死了，冤魂不散，又來纏擾，也不可。知心上又喜又怕，喜則喜，陽間絕了禍根，怕則怕，陰間又要告狀。運官疑了一夜，次日起來，家訪隣舍，隣舍道：客人雖不曾謀死，編人一項銀子，是真就把王四在他家苦了五六年，掙的銀子白白被他騙去，告到官司，反受許多屈刑，後來替了寃黃連人告訴的話，說了一遍。運官道：這等那姓王的死了，不曾隣舍道：聞得他病在寃裏好幾日了，死不死，却不知道。運



官就尋到他寓處。又問他鄰舍說王四死了不曾。隣舍道病雖沉重。還不曾死。終日發狂黃。昏在床上亂喊。亂叫道。這歲月。不肯許寬便宜了。那個淫婦說來。說去只是這兩句話。我們被他聒噪。不過只見昨夜有一二更。天不見响動。我們只說他死了。及至半夜。又忽然喊叫起來。道賊淫婦。你與客人睡得好一般。也被我攪擾一場。這兩句話。又一連說了數十遍。不知甚麼原故。運官驚詫不已。就教鄰舍領到床前。

把王四仔細一看，與夜間的面貌，一些不差。就問道：「老王，你認得我麼？」王四道：「我與老客並無相識，只是昨夜一更之後，昏沉沉似夢非夢，却像到那淫婦家裏，有個客人與他同睡，我走去跪着訴冤，那客人的面貌，却像與老客一般。這也是病中見鬼，當不得真。不知老客到此何幹？」運官道：「你昨夜見的就是我。把夜來的話對他說一遍。」道：「這等看來，我昨夜所見的，也不是人，也不是鬼，竟是你的魂魄。」我既然目擊

此事如何不替你處個公平。我是解漕糧的運官。你明日扶病到我船上來待我生個計較。這出這項銀子。還你就是。王四道。若得如此。感恩不盡。運官當日依舊去嫖雪娘。絕口不提前事。只對媽兒道。我這次進京。盤費缺少。沒有纏頭贈你女兒。我船上耗米尚多。你可叫人來發袋擔去。把與女兒做脂粉錢。只是日間耳目不便。可到夜裡着人來取。媽兒千感萬謝。果狀到次日一更之後。教龜子挑了羅擔到船上已。

了○一○擔○回○去○再○來○發○第○二○擔○只○見○船○頭○與○水○手○把○鏹  
一○款○大○家○喊○起○來○道○有○賊○偷○盜○皇○糧○地○方○快○來○拿○獲  
驚○得○一○河○兩○岸○人○取○棒○個○特○鎮○一○齊○趕○上○船○來  
把○龜○子○一○索○相○住○連○籬○棚○交○與○夜○巡○夜○巡○領○了○衆○人  
到○他○家○一○搜○現○搜○出○漕○糧○一○擔○運○官○道○我○船○上○空○了  
半○擔○約○去○一○百○二○十○餘○擔○都○是○你○偷○去○了○如○今○歲○在  
那○裡○快○招○來○媽○兒○明○知○是○計○說○不○出○教○我○來○挑○的  
話○只○是○跪○下○討○饒○運○官○喝○令○水○手○把○媽○兒○與○龜○子○一

齊捆了吊在桅上。只留雪娘在家待他。好央人行事。自己進艙去睡了。要待明日送官。地方知事的去勸雪娘道。他朋友是紮火團的意思。你難道不知。漕米是緊急軍糧。官府也怕違業。何況平民。你家脏毡都被出來了。料想推不乾淨。他的題目都已出過。一百二十擔漕米。一兩一擔也該一百二十兩。你不如去勸母親。教他認賠了罷。省得經官動府。刑罰要受。監牢要坐。銀子依舊要賠。雪娘走上船來。把地方所勸。

的話對媽兒說了，媽兒道：「我也曉得，他既起這片歹心，料想不肯白過，不如認了晦氣，只當王四那宗銀子，不曾騙得，拿來捨與他罷。」就央船頭進艙去說，愿償米價，求免送官。艙中允了，就教拿銀子來交。媽兒是箇奸詐的人，恐怕銀子出得容易，又要別生事端。回道：「家中公文沒有，先寫一張票約，待天明，了挪借送來。」運官道：「朝廷的國課，只怕他不寫，不怕他不還。」只要寫得明白，媽兒就央地方寫了，一張票約，竟如

供狀一發、送與運官、方纔放了、等到天明、媽兒取出  
一百二十兩銀子、只說各處借來的、交與運官、誰想  
運官收了銀子、不還票約、竟教水手開船、媽兒恐貽  
後患、催隻小船、一路跟著、更討直、隨至高郵州、運官  
纔教上船去、當面分付道、我不還票約、正要你跟到  
途中、與你說個明白、這項銀子、不是我有心詐你的、  
要替你償還、一主完債、省得你到來世變驢變馬、還  
人、你們做娼婦的、那一月不騙人、那一刻不騙人、弄

是都要償還你，也沒有許多銀子，只是那富家子弟，  
你騙他，也罷了，為甚麼把做手藝的窮人，當做浪  
子，一箇要騙他，伏事你五六年，不得一毫賞賜，反把  
他銀子，賴了，又騙官府，枷責他，你於心何忍，他活  
寓中，病在床上，尚且憤恨，不過那魂，魄現，做人，身到  
你家，纏擾，何況，明日，死了，不來，報冤，我若，明，勸，你  
還，他就，殺，你，剛，你，也，決，不，肯，取，出，故，此，生，這，個，法  
子，追，出，那，主，不，義，之，財，如，今，原，主，現，在，我，船，上，我，曾